

野人記第三篇

# 猿虎記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MG  
2712.95  
116

野 人 記 第 三 篇

猿

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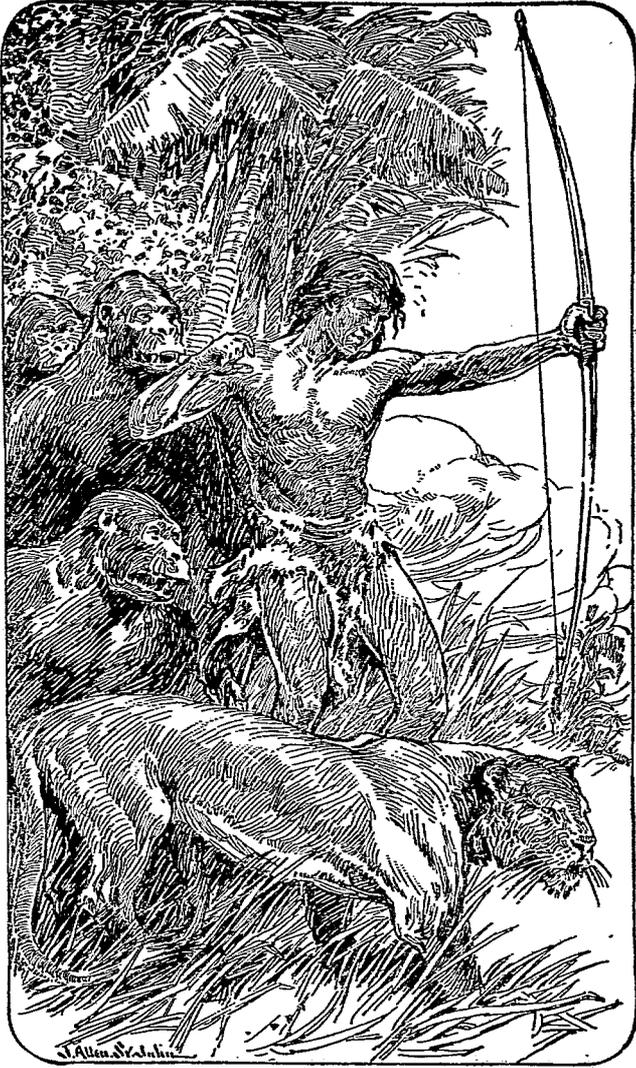
記

俞 天 濂 著  
E. R. Farnouh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3 2168 5028 3



# 目次

- |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棄軒冕烏齊禮卜居 | 劫妻孥陸可夫越獄 |
| 第二回 | 鳳泊鸞飄琴痕墜穿 | 萍蹤浪跡太山投荒 |
| 第三回 | 讀遺書海濱諗毒計 | 獲巨鹿林表侮雄獅 |
| 第四回 | 獻昆蟲異類報深恩 | 抗樹幹荒林救猛虎 |
| 第五回 | 破蠻奴爪牙充將佐 | 航巨海猿虎作船員 |
| 第六回 | 野水戰爭主辱臣死 | 蠻邦徵調虎嘯猿啼 |
| 第七回 | 假虎威荒村謁會長 | 中毒計狹路遇仇人 |
| 第八回 | 猛虎揚威蠻奴殞命 | 英雄落魄魔鬼挪揄 |
| 第九回 | 陸可夫喪心蠱淑女 | 安杜生仗義救嬰兒 |
| 第十回 | 困蠻村幸逢莫甘壁 | 追賊跡巧遇安杜生 |

- 第十一回 埋俠骨豪士酬深恩 卻寢宮蠻奴漏機密
- 第十二回 安杜生輕生酬知己 陸可夫蓄志復深仇
- 第十三回 荒村月上負土埋兒 野幕燈昏揮槍擊敵
- 第十四回 就歸途深林得火器 爭利涉野水奪輕舟
- 第十五回 遭槩擊太山落煙波 奮槍威琴痕守海舶
- 第十六回 入穴揮刀英雄誅鱷 移船就岸魍魎弄人
- 第十七回 莽酋長竊舟救難女 惡間諜失勢喂山君
- 第十八回 刦小艇水次刺蠻奴 洩大憤宵深炸金狗
- 第十九回 海洋初涉破釜洗舟 荒島重來放猿歸虎
- 第二十回 葛師德陰謀刦穀麗 史鏗圖慕色掠琴痕
- 第二十一回 奪穀麗猿虎爭效命 返倫敦骨肉慶重圓

野人記  
第三篇 猿虎記

第一回 棄軒冕烏齊禮卜居 劫妻孥陸可夫越獄



達拿少佐道：「這件事，滿給神祕的疑雲圍繞着。我向警務總監，參謀部去探問。他們只知道陸可夫尼古拉在陸軍監獄中，忽爾失蹤；至於他是用什麼方法越獄出去的，大家一些偵查不出來。」

太山（是時太山已復姓爲格萊頓約翰，且承襲其家舊有灰石爵士世職。因便於記載，仍稱太山。）聽了，呆呆看着自己靴子，只是發楞。想起陸可夫是自己的仇人。從前就是自己作了證人，證明他是個敵人間諜，纔由裁判處判定，將他監禁終身。不料典獄官吏，疏於防範，吃他越獄走了。並且越獄已經幾天。從他以前歷史上追溯，常常有甘心於自己之心；又是自己做了證人，將他監禁，嘗了幾年牢獄之苦。這一次給他漏網出去。他出去第一個目的，一定又去想復仇之策。倒得早作準備爲是。原來太山同琴痕結婚之後，歸國一次，把承襲世職之事辦妥；因爲深愛華齊利部落，不願供職，仍返斐洲。

華齊利部落，領土甚廣，人民非常愛戴，都願他們夫婦，久居其鄉。他本是無可無不可的，夫婦二人就在那裏住下。把華齊利改作烏齊禮。帶着琴痕，同部落中人，過得很是逍遙自在。今年新生一子，烏齊禮雨水太大。太山動議，把他們母子二人，帶回倫敦故邸，暫住些時。雨季過了，再返斐洲。他同達拿是患難至交。一到英倫，就渡海上巴黎，探望達拿。今天纔到達拿私宅。一見面。達拿關切，立刻告訴他這件事。太山知道不妙，馬上就要回倫敦去道：「保羅，以前同陸可夫原也短兵相接過。我自己一些不怕，所怕的就是內子同小兒，恐怕要受他暗算。我深知他的情性，他也曉得我的弱點所在，要想同我爲難，最好莫如從這一路下手，足以使我受精神上苦楚。他既已越獄，怕我得到消息，加以提防，一定用敏捷手段，趁我不在英倫傷我妻子。此刻事機已迫眉睫。妻子既在危險之中，我萬不忍坐視，想立刻回英，加以保護。總需得到確實消息；或從新將他拿住，或經格殺，纔敢再行出外。」太山達拿在巴黎談天，倫敦郊外一個小村落中，也有兩個顏色蒼黑的人，在那裏講話。一個是濃髻繞頰，一個的鬍子，卻像新養不過幾天，臉上顏色，也比濃髻之人，來得蒼白。他那蒼白有些可疑，彷彿是久居室中，不能多見天日所致，他向濃髻之人道：「你不把鬍子剪去，決使不得，難保不給他窺破。還是剃掉的好。現在諸事都已準備就貼，我要走了。等明日在金狗船上見罷。很希望諸事順遂，照我們預定計劃，帶

這兩位上賓就道。大概兩小時內，我可以先帶一位上都符。（在康德海岸之港，與法國海岸最近。在倫敦東南六〇里。）你若能照我計策行去，明晚你也可以帶那一位到都符。從我推測過去，他得到消息，一定就回倫敦的。我們這一次成功，全虧得那些愚笨的法國人，等我走了這許多天，纔聲揚出來。我們得到這個空隙，一切佈置，纔會這般周密。若是前途沒有妨礙，既可以得到金錢，還足以得到娛樂哩。現在我要走了。好朋友，再見罷。」說着，走了。書中交代，這個人就是陸可夫。那個濃鬚之人，就是他爪牙卜費胥。三小時後，有個送電報的，走上達拿少佐私宅台階去。向那出來應門的僕人道：「這電報是給灰石爵士的。爵士在裏面沒有？」僕人知道太山還沒有走。收下電報，在收受證上簽了字。交給送電報人。拿着電報進去。太山纔待起程，見了電報，就是一驚，拆開一看，更是面容失色。向達拿道：「保羅，你看已經動手了，達拿接過去一看。只見上面寫着。」

劇克爲新雇僕人在園中拐去。速歸。琴痕

太山回到倫敦，在車站上坐着家中來接的汽車回去。到了邸前，纔下車。琴痕神色倉皇的接着。把這件事的始末，報告出來。他道：「方纔奶娘把劇克，放在小車中推着，在門外樹蔭下走着。忽然來了一輛窗模低垂的汽車，在拐角處停下。奶娘留心着孩子，沒有十分注意那輛汽車。只知道車子雖

停，卻沒有人下車，機器還是動着。以為在那處等候什麼坐客，也沒有睬他。就在那個時候，新雇的僕人賈二匆匆從邸中出去，說我有話要同奶娘講。小劇克暫且由他將護着。奶娘並不疑心賈二有什麼歹意。把車子丟給賈二，向宅中走來。纔上台階，忽然記起。想叮囑賈二小心一些。不要讓日光射進劇克目中去。剛迴過頭去看，見賈二推着劇克車子向汽車邊奔去。汽車門已開，窗門內露出一個黑臉來。不覺吃了一驚，恐於劇克有什麼不利。長號一聲，跑下台階，向門外追去。等他到樹蔭下，賈二已把小車推到汽車邊，抱起劇克遞給車中黑臉之人。奶娘急了，向汽車邊追來。賈二沒有等他到，縱身躍入車內，把門闔上，車夫把機一扳，剛想開行。不料聯動機起了些障礙，車夫把車子向後退了數寸，纔得活動。就是這一耽誤，奶娘已經縱身上車，脚踏板，想從那黑臉人手中，拿下劇克來。就在那個時候，車子已經走動。奶娘扳住窗口，亂嚷亂跳。賈二等車子速度漸增。握着拳。向奶娘劈面一拳。奶娘手一鬆，給賈二推下車來，剛倒在邸前。他嚷着跳着時候，聲音很大，邸中同鄰家的僕人，都聽見趕出去看，我也聽見他嚷的聲音，知道必然鬧了什麼亂子。出去看時，還親見他很勇敢的，同賈二爭持。也趕上汽車邊去，不料已經遲了。『劇克被拐之事，灰石夫人琴痕，只知道這一些。卻不曉得是什麼人幹的。後來聽見太山講，纔知道陸可夫已經從法國陸軍監獄中逸出。也猜是他幹的。夫婦兩人正在打

算救劇克之策。右首書室電話上鈴聲忽響。太山跑進書室，親自去接。只聽得電話那一端，有人問道：「閣下是灰石爵士嗎？」太山答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閣下令郎被人拐去，只有我可以助你奪他回來。我深知這些奸黨的陰謀。因為起初我也預聞此事，想分些賞銀。現今因為他們想擺脫我，我纔脫了他們黨籍。只要你肯把我已往之咎，不加深究，就可以助着閣下，奪他回來。閣下尊意如何？」太山道：「只要你肯引我上他們藏匿我兒子地方去，我決不相責。」那人道：「那好極了。不過既信任我，卻不許帶着人回來。我對於你，是很相信的。別人的度量，萬不如你。我決不願在別人面前，露我色相。」太山也答應了。問道：「我們在何處相見呢？」那人在電話中，說了一個都符近海一家酒肆店名。說明是水手來往飲酒之所。接着道：「今夜準十點鐘，在酒肆中恭候。不可來得過早。還可保證閣下，此時令郎一些沒有危險。到十點鐘會面之後，就可以引着閣下，前去廝會。千萬記着，一個人上那邊去。萬不可驚動蘇格蘭場警部。我是認識閣下的，在暗中留心閣下舉動。如有不遵守條約，我可不管了。閣下這個最後的機會，也就此失卻，說畢，也不等太山再說什麼，把電機掛上了。太山掛上電機，把這件事，報告琴痕。琴痕魔着太山，要跟他同去。太山不肯道：「這個千萬使不得，那人口氣非常嚴重，若見你同去，他一丟手，不肯引我去，那就完了。」匆匆同琴痕告別，搭車上都符去。叮囑琴痕在家

聽候消息。到了那邊，倘能如願，當先以電話報告。太山救子心急，又沒有先知之術，這一次同琴痕別了，再見之前，不知要生出多少風波。這也是天數使然，人力挽回不來的。太山琴痕怎會知道呢？太山走後，琴痕呆了十分鐘，覺得有些心驚肉跳。在書室中絲織地衣上，來回走着。劇克是他初生之子，半天不在面前，吉凶未卜，很是心痛。明明知道太山沈毅果敢，那人既允相助，此去必能得手。只不知怎樣神經上發生一種異樣感覺。總覺得太山一去，他父子都有絕大危險似的。越想越覺得刺促不寧。想起方纔電話，驀地起了兩層恐怖之心：一層怕的是用電話隱住他們夫婦，好把孩子藏匿起來，或是運出境外。一層怕的是引太山出去，好墜入陸可夫網羅之中。想到這裏，愈想愈怕。不知怎樣，一顆心只在那裏亂跳。看書室中放着的鐘，知道火車已開。追上火車，同太山一起走，已經不及。不過上都符去，還有一次車。若是附那一次車去，十點鐘前，也可趕到都符。這樣一來，可以先到酒肆。主意已定，叫進侍婢車夫來，教他們收拾衣囊，準備汽車。十分鐘後，已經坐着汽車，上車站候車去了。當晚九點四十五分鐘時候，太山在都符海港，走進一家很污穢的酒肆去。肆中氣味異常難聞。纔到裏邊，迎面來了個帽簷低壓，大氅衣領高聳之人。從太山身畔擦過去，輕輕的說了聲「爵士請隨我來。」頭也不迴，匆匆出去。太山知道是他，迴身跟着那人，走出酒肆。進了一條狹巷，巷中燈光非常昏暗。巷口由

海關上標着巷名。出了那條巷，更形黑暗。近碼頭處，堆着許多包裹箱篋，知道中間裝的都是預備運往各處的貨物。太山站住問道：「我的孩子，現在何處？」那人向港中一指，答道：「就在那邊有燈光的小輪船中。」太山從昏暗中細認那人面貌，卻不認識。卜費肱把濃髯剃去，竟像換了個人似的。包藏着叵測之心，一步步引他深入網羅。太山怎會知道。卜費肱道：「拐他的人，把令郎送入船中。派兩個水手守着，以爲萬無一失，所以都上岸去。我等他們走後，用酒把他們灌倒，幾小時中，金狗船上，一個人沒有，我們儘可放膽上去救閣下的令郎。包管沒有人出來阻撓。一些都不用怕。」太山點頭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就上去罷。」那人引着太山到碼頭邊。找到一隻泊在碼頭邊的小船，上了船，解了纜，卜費肱盪着槳，向金狗輪船駛去。太山那時一心只想在幾分鐘內，可以把自己兒子從新抱入懷中。卻沒有見金狗船的煙筒，已經在那裏冒煙。到了船邊，看見船傍懸着一架軟梯。太山跟着那人走上船去。到了船後，卜費肱指着一個艙口說道：「你令郎就藏在那個艙中。我是個生人，若是去抱他出來，怕嚇了他。泣哭起來，不很穩便。還是你親自下去，抱他出來。我在此地替你巡風便了。」太山救子心切，一時粗心，竟沒有細細留心。這金狗輪船，艙面上雖沒有人，機器間中已經生火，一陣陣濃煙，從煙筒中吐出，彷彿預備即刻啓旋似的。太山只想把兒子抱出艙來。聽見卜費肱這般說，就不再游移。

認定階級，向下面黑暗處走去。纔到階級下面，頭上震天价一聲響亮，艙門已闔。到了那時，纔知道中了奸計了。不但不能救兒子出去，自己反陷入網羅。纔聽得響，趕上階級去，想把艙門打開，已經無及。走下去，割了支火柴一照，纔看出這間艙，同別的艙，完全隔開。出入之處，只憑艙門。彷彿專門爲他所設。仔細檢查，艙中別無他人。若是劇克也在船上，一定藏在別處。太山是從小在森林中生長。整整住了二十年。這二十年中，獨往獨來，初無伴侶。悲歡之感，向來只深匿心頭。所以在這種恐怖之處，還是一些不動聲色，靜靜把這個監禁他的地方，仔細檢查牆壁的厚度，艙口的距離。不多一回已經了然。就在那個時候，聽見機器轉動，船已駛行。自己問着自己道：「他們想上何處去？我的命運不知如何？」正在自言自語，忽然聽見機器聲音之中，發出一聲悲呼。那種聲音，明明是從女子口中吐出來的。聽着有些心神不定。

## 第二回 鳳泊鸞飄琴痕墜筓 萍蹤浪跡太山投荒

太山下費肱纜上碼頭。一個籠着很厚面紗的女子，匆匆從一條小街上，到一家酒肆之前。站住。

脚，認清楚店名，走進那個危險處去。酒肆中有二十多個喝得半醉的水手，同碼頭上混事的閑漢，看見這個華服女子進來。都有些納罕。那個櫃臺前伺候顧客的女侍，見着卻有些妬恨。這也是操這種生涯人的常態。見有人比他穿得好，都是他的仇人。那籠紗女子，卻一些不覺得，走到女侍前，問道：「一兩分鐘前，你看見有個身材高大穿華服之人，進來同此地一個顧客，一起出去，沒有？」女侍道：「見是看見。只不知他們上那裏去的。」籠紗女子聽了，很有躊躇樣子。恰好有個喝酒的水手進來。聽見籠紗女子問的話，插嘴道：「方纔我進來，看見有個身材高大穿華服的人，同一個人出來。向碼頭一邊走去。或者就是他們。」籠紗女子取出一個先零來，遞給那個水手道：「請你帶我出去。指點給我看他們去的方向。」水手得了錢，欣然帶着那籠紗女子，出酒肆上碼頭去。纔上碼頭，從黑暗中望見一隻小船，直向停得很近的輪船駛去。眨眨眼已到船邊。水手指着那隻小船低聲道：「呀！那隻船上坐的，不是他們嗎？」籠紗女子一看，叫道：「快找一隻划子，同我追去。追到我送十枚金鎊給你。」水手道：「既要去追，快跟我去。一小時前，聽見這條金狗輪船上水手說。船上三小時前，已經生火。專候一個客人。難保不就是指這隻小船上的客人。要追，快一些去。不要吃他開走了。」說着，帶了路，走下碼頭去。他自己有一隻划子停在那裏。扶那籠紗女子上去，自己也隨着縱入船內。用力一推，已入水

內緊緊盪了幾槳，等貼近輪船，停住槳要錢。那籠紗女子，隨手掏出一把鈔票，也沒有數，遞給水手。水手接過去，看了一眼，竟有一二十鎊。喜出望外，向衣袋中一塞。扶那女子上了軟梯。還想這位有錢姑娘，或者還要回去，把船停着守候。不料那女子剛纔上去，金狗輪船已經起錨，機器已動，輪聲鏗鏘，船身直向口外駛行。知道絕望，慢慢盪回碼頭。剛到半路，隱隱聽見金狗輪船船面，一個女子聲音，嘶聲悲號。愀然道：『可憐！可憐！這纔是真不幸哩。若是不送他去，也就沒事了。』原來籠紗女子，正是琴痕。他走上金狗輪船。船面上一個人沒有。不知太山父子，都在何處。他想趁此良機，找到他們。向一個房艙走去。找到艙門。從一座短階級下去，正是船上前部。兩邊都是職員住的房艙，中央是船中膳室。琴痕有些膽怯，一心只想找到太山父子，竟沒有聽見前面房艙中，有人見他進來，在那邊輕輕關門。在膳室中找了一回。掉過身來，一間間房艙的看去。明知此地凶多吉少。艙中雖是非常沉寂，空氣中似乎含着許多恐怖。偷偷去推那艙門，都是一推就開。沒有一間艙中是有人的。他心中有事，外面起錨開輪，一些沒有覺得。走到右首末了一個艙門前，照樣把門一推，不料這一個人在裏面守着，伸出手來，將琴痕一把抓住，望裏面一拖。力量很大，琴痕猝不及防，長號一聲，向房艙中直栽進去。那人知道離岸不遠，恐怕琴痕呼號之聲，驚動岸上警察。用手緊緊將琴痕的口按住。喝道：『親愛的夫人！等

離岸再遠些，你愛嚷，就嚷破了你的玉喉，都不妨。現在不能由你。」琴痕聽得那人口音廝熟，掉過頭去一看，見是一個短髯纒頰之人。那人手也鬆了。琴痕認清楚那人面目，嚇得向後倒退了幾步。失聲叫道：「你不是從前自稱褚朗的陸可夫，姓尼古拉名嗎？陸可夫深深行了個禮。答道：『正是向來賞識你的人。』琴痕當作沒有聽見。問道：『我那個兒子，現在何處？快將他交給我。你陸可夫尼古拉總是陰險殘酷之人，也決不致這一般些慈悲心沒有，拆開我們母子。快說！他現在何處？在這條船上沒有？』啊！若是你胸膛中還有人心，快帶我去同他見一見。」陸可夫道：『你若是肯聽我命令，我決不傷他。至於你現在此地，是你自投羅網，與我無關。這種佳運，我真也夢想不到。』說着，把艙門鎖上走了。琴痕幾天沒有見他。並非陸可夫有意避他，祇因金狗船出口之後，即遭風濤之險。海波山立，風聲怒號，船身顛簸不寧。陸可夫受不來，病倒了。鎮天價守着臥榻，不能起身。琴痕房中，只有一個金狗船上上的庖人，安杜生，姓師范名，天天送食品來。他是個陰沈愁慘的瑞典人。生得非常滲瀨怕人。高挑身材。雙鬚插鬚。嘴上留着很長的黃鬚。顏色憔悴。指甲中積着許多污穢。看着他把手指握入微溫的魚肉中，擺上來。就是腹中飢餓，也要減去食量。還有一件可怕之處，對於琴痕，態度異常粗暴。一雙藍色的雙眸，小而且銳，生得促在一起。看起人來，不肯正視。舉動敏捷，走起來，脚步很輕，彷彿貓奴。腰間懸

着一把長刀，就拴在油晃晃圍裙帶上。從他行動看來，稍加惡聲，就可以使他以白刃相加。琴痕雖然常常等他走後，把食品從窗中丟入海內，不肯吃他。見了安杜生總是笑顏相謝。自從被擒以後，自己禍福已置諸度外。所往來胸中的，只有丈夫兒子。知道兒子一定在金狗船上，還生存無恙。所擔心的，只有太山。既給他們誘入船中，陸可夫向來深恨太山，誘他上船，決無善意。太山主持正義，事事同他作對。末後還將他監禁法國陸軍監獄之中。現在冤家路窄，已到短兵相接之時。這一次不知太山還能逃命否。他在此地思念太山，太山卻靜靜在那個小艙中躺着。一些不知道琴痕也在船中。他的食品，也是安杜生給他送去。用盡種種方法，想跟他探聽探聽。究竟他的劇克，在船上沒有。不料安杜生儘是瘋瘋癲癲，問問他，他總是傻頭傻腦，口中喃喃的道：『風快起了！風快大了！』老是這兩句話。太山沒法只得丟手。他同琴痕鎖在艙中，無法探問，船行何地。足足走了幾個星期，除去上煤汲水，停行停泊外，整天的前進。有一天陸可夫病勢已減。扶病來看琴痕。這一次還是在船第二次見面。臥病多時，目眵低陷。他的目的，想向琴痕勒索一筆鉅款，為送他還英的酬謝。這一筆鉅款，要琴痕從自己支票上填給。琴痕說道：『只要你肯釋放我們夫婦，同我們的孩子，好好送到文明國土的港口，我情願加倍重酬。在未經完全釋放以前，卻一個錢不能給你。無論如何，是不給的。』陸可夫咆哮道：『你得

聽我命令，好好簽這紙支票給我。否則你們三個，休想再上陸地。慢說文明國土，你們決難再到；就是荒漠之景，也不能重見。」琴痕道：「我的不簽支票，大部份是爲不能信你。若是給你簽了，又安知你不拿了錢，還要殺害我們呢？」陸可夫起身要走。大聲說道：「你要記得。你的孩子，還在我處。省些，依我的命令，簽這紙支票給我。否則，以後你聽見我收拾你的孩子，他吃苦不過悲哭起來；也只能怨你自己的固執，不能怨我。」琴痕聽見他要去加害劇克，不覺心膽俱裂。失聲叫道：「你怎樣這般殘忍，想害起我的孩子來？」陸可夫道：「我何嘗有這種心，不過你自己把金錢看得太重，存心握住錢不放手，要使自己孩子受苦。怎樣怨我。」琴痕聽了，知道同他爭辯，也是無益。沒法想，只得把支票簿取出來，照着他所索的數目，給他填上。簽好了字，遞給他。他接在手中，歡天喜地的走了。次日，太山所住的艙門也開了。透進一塊四方的光下去。卜費胫湊着艙口喊道：「你上艙面來。我有話同你講哩。不過，你得記着，若是不安分，想同我或是我同伴爭鬪；只動一動，就得飲彈。現在上來罷。」太山久不見日光。聽說要他上去，非常歡喜。輕輕縱上艙面，看見遠遠圍着五六個水手，卜費胫卻站在他面前。個個手中，都握着槍，槍口都向着他。雖然明明知道陸可夫也在船中。艙面上卻沒有他的蹤跡。卜費胫見他上來。大聲道：「灰石爵士，你自不小心，常常愛同陸可夫先生鬪趣，破壞他的計劃。他忍無可

忍，遂把你們闖家眷屬賺來。目前處境已極危險，咎由自取，須怨不得他。不過他也不是有錢的，爲着這次旅行，很費了他不少金錢。既完全爲的是你，你該賠償這次損失。這也是應行賠償的，若是你肯服從我的命令，不但可以免除你夫人母子二人許多痛苦，還可以恢復你個人的自由，放你逃生。」

太山道：「你們要多少錢呢？給了你們錢，你們究竟能夠履行約言不能？你同陸可夫兩個，都是萬惡不赦的惡奴。我委實有些相信不來。」卜費肱聽了末後這幾句，覺得有些刺耳。臉色一紅道：「你身處危境，決非可以隨意罵人。固然不能保證一切，使你相信。若是不簽這張支票給我，我此時立刻就教他們開槍將你打死。我們仇怨已深，很想你能够抗拒目前的命令。好讓我有所藉口，將你當場槍決。這次不槍決你，並非有所顧忌。因爲我們的計劃，非留你活着，不能完美之故。」太山道：「別的話慢說。我的兒子，究竟在船上沒有？」卜費肱道：「沒有。你那兒子，我們另行藏匿在一個祕密之所。若是不肯簽這張支票，就可以將他殺死。因爲你不簽支票，我們就得將你宣佈死刑。拐你的孩子，爲着要使你受些痛苦。你既身死，他也沒有生存之必要。徒然使我們擔着許多驚怖。爲此你想救那孩子，只有自己謀自救之方。謀自救之方，只有簽這張支票。」太山知道這些惡奴，殘忍萬狀，說得出，就幹得出。要救劇克，只有簽這張支票一法。也知道他們言與行違，簽字之後，難保不生叵測。不過自己

已上艙面，若是有什麼變動，也可以盡力奪鬪，使他們知道些利害。設有不測，至少帶一個卜費肱，同赴九原。只可惜他不是陸可夫。主意已定，在口袋中掏出支票簿，同墨水筆來。慨然道：「我給你錢便了。只不知你要多少。」卜費肱說了個數目。太山聽了，不覺一笑。暗想這些笨賊，利慾薰心，竟會投入自己網羅來。故意同卜費肱磋商，要他讓步。卜費肱拿定主意，一個錢不肯少。太山裝出萬分無奈樣子，如數寫了。簽上字。暗想這張支票，銀行中見了，不知怎樣說法。我存款那有這許多呢。簽好字，把那紙一文不值的支票，遞給卜費肱。遞過去時候，目光無意中從金狗輪船艙面右首，向岸上望過去。看見船邊離岸不過數百碼。沿岸一帶，綠陰似幕，都是熱帶中植物。高原上也是密層層的森林。不覺有些愕然。卜費肱見了道：「我們就想把你流放此地哩。」太山聽了這句話，知道此地是非洲本部。苟其將他放在此地，他儘有可以重返故鄉的希望。因此把收拾卜費肱之心收起。卜費肱接過支票。教太山把衣服悉數脫去。道：「好在此地是可以無用的。」太山呆了一呆。卜費肱向那些持槍的水手一拍。太山沒法抵抗，只得一件件脫下。他在一邊脫衣，那邊已將一只小船放將下去。等他脫完，船已放下。卜費肱就教那些水手，持槍押着太山下去。半小時後，水手們已經把太山送到水邊，折回金狗船。金狗船等他們回來，也就慢慢開走了。太山站在水邊，正想把一個水手臨走之時，遞給他的一封信。

信拆開來，看是誰給他的。忽然聽見金狗船上，有人喊他。擡頭一看，看見一個黑鬚滿頰之人，舉起一個小兒來，向他縱聲狂笑。認得是陸可夫。氣得他向海中直奔下去。想趕上那已經開駛的金狗船，從他手中奪回劇克來。纔奔上幾步，給海水一浸，忽然醒悟過來。知道進也無益，徒然傷了自己性命。反足以促劇克的壽算。在水中站住，眼睜睜看着金狗船，載着他鍾愛之子，漸漸去遠。一心注意前邊。那些森林中的猛獸，聽得聲息，都躲在樹後目灼灼的看他。樹杪的小猴，吱吱亂叫。遠遠還有一隻豹在那裏長嘯。太山都付諸不見不聞。只呆呆的自己罵着自己，爲什麼輕信卜費肱的話，在艙面時節，不事搜查。想道：「現在只有一件事，足以使我安心。就是琴痕目下還安居倫敦，未墜奸人之手。」想着想着，竟沒有留心背後有一隻猛獸，慢慢向他走來。可憐此時的太山，六神無主。從前人猿的嗅覺，聽覺，一概停止。竟一時沒有知道。

## 第二回 讀遺書海濱診毒計 獲巨鹿林表侮雄獅

太山慢慢拆開水手給他的那封信來，讀了一遍。起初悲憤過度，竟有些模模糊糊，看不清楚。後

來忽然驚醒過來。仔細一看，纔明白那些奸黨的用意。只見上面寫着：

汝見此函，當知余對於汝父子，用心之周密。汝生於猿類之中，向爲裸體之人猿，是以仍去汝衣服，置諸森林。汝子出身高出汝上，進化而爲人類。汝雖一獸，汝子則應按照進化原則，進而爲人。余本可殺汝以報前仇，嗣念汝積惡已多，僅僅殺汝，尙不足以蔽辜。且不足使汝知汝子處境之危，而生悲痛。是以放汝荒島之中，既不能重回大陸，拯救汝子；知汝子今後處境，於愁苦中度日。汝窘余過甚，此特一部份之報復耳。

陸可夫白

再者其剩餘之報復，即將加諸汝妻之身，若何入手其細思之。

太山讀畢，忽聞身後有些異響。驟然一驚，把他人猿的靈機，恢復過來，像負隅之獸似的，旋身過去一看，正見一隻巨猿，向他背後撲來。論起太山來呢，數年前也曾在猿類中稱過雄長，他生長之區，猿類中很有勇名。結婚以後，烏齊禮采地，幅員既廣，間亦出來游獵。獅虎鹿豕，時有所獲。唯視巨猿則若昆季。今忽無衣無褐，在這荒島中爲巨猿所襲。深知巨猿力強，徒手相搏，亦頗惴惴，不過事機已迫，無可避免。並且從那隻撲來的巨猿肩上，向森林中看去，隱隱還有他許多同類。知道猿類性情，是向來一窩蜂的，並不拿以多勝少爲可恥。這隻猿來動手，那些同類也負着攻守同盟義務，要來幫打。若

不顯些手段，降伏這第一隻，不多一回，給他們圍將上來，準是個死。正想動手，那隻巨猿，已經咆哮一聲，向他撲來。若照前幾年的太山，早就迎上去同他廝拚，現在入了文明社會，學會了許多取巧方法，以智取勝，爲森林中獸類所不知的。見他來勢凶猛，向邊頭一閃。等他身臨切近，握起右拳，用力向他腹部一拳。他長號一聲，身子向前一栽，跌在地上。又氣又痛，正想縱起來。不料太山已經趕來，將他按住。立刻一人一猿，廝打起來。這一打，把太山英國貴族一些威儀，完全打去。從新又恢復了數年前，母猿卡拉養子，雄長森林美猴王太山的驍勇。張開利齒，向巨猿頸後咬去。想咬斷他的頸子。巨猿竭力撐開，也用牙來咬太山。給太山不是用鐵腕將他頭抵住；就是握着拳頭，向他猙獰可怕的臉上打去。一拳過去，震得地皮山響。那些巨猿的同類，慢慢圍過來觀看。覺得他們打法非常新穎，不認識同他們王爺打架的白猴，從何處來的。他們的王爺，向來很勇敢有力的，爲什麼給這隻白猴按住，又輾動不來。見太山一口咬下他們王爺一塊毛茸茸的皮來，或是王爺咬下一條白猴沒有毛的皮來，都歡呼踴躍。不多一回，太山已將巨猿的背心緊緊按住。一用力，脅下的筋，根根脹起。把那隻巨猿，按得四肢無力，悲呼起來。太山在訪求人類之前，曾用這個方法，收拾都谷（見野人記）。那時是從無意中得來，此時卻有心摹倣。果然不上半小時，圍着的巨猿，聽見他們王爺狂吼一聲。就在那個吼聲中，太

山一手按住他的背心，一手勾住他頸子，向上一用力。只聽見一聲響亮，同大風吹斷一個巨枝似的，巨猿頸骨已斷。一顆腦袋，向後一仰，倒在背上。呼聲頓絕，已經死了。那些巨猿，見他們王爺這個形狀，很是不解。後來看見太山放了手站起來，他們王爺還是不動。太山用一脚踏住巨猿仰天長嘯。這正是巨猿們向來佔了勝利的表示。他們纔明白王爺是死了。太山這一聲長嘯，嚇得小猴們啼聲頓住。深林獅豹聽了，卻也以吼聲相報。太山嘯畢，低下頭來，環顧諸巨猿，含着挑戰之意。此時他的舊習慣又來了，把頭洒了一洒。這個習慣，還是從前在森林中得來。那時頭髮很長，披在腦後，時時要向前散來。在緊要時節，恐怕頭髮散過來，常常先把頭一洒，再行同人決鬪。太山挑戰，也有他的用意。從前他在森林中，常常有別處之猿，同太山的猿王爭奪王位。先殺猿王，再同猿王部屬決鬪。再勝一次，纔可繼承王位。目前既已殺了一個猿王，這些巨猿中有想做猿王的，必定要來決鬪。與其讓他來挑戰，不如先發制人的好。這也是太山好勝心盛所致。問他本心，他也並不願意再做這種似人非人的猿王。做了猿王，也決無好處。當時他若想到這個，儘那些巨猿散去。到清淨去處，他們也會自己打起來，爭奪這個王位的。現在給太山一激，果然猿叢中擠出一個精力強壯的少年巨猿來。很大膽的走近了幾步。掀開巨脣，露出利齒，咽喉中低低發出一種洪怒之聲。太山只留心他的舉動。身子卻站得像石

像一般，動也不動。他知道若是自己退後一步，一定招他前來追趕。走前一步，也是如此。若是遇見膽小些的，說不定還要退縮下去。不如靜靜站着，以逸待勞，等他進攻之時，再行設法破他。照他猿類決鬪公例，向來挑戰之人，必得繞着那目的物，走幾個轉身，覓便進攻。果然這隻巨猿，也是如此。他以為必可以趁太山不防備，撲將上去，咬他個半死。不料他在那裏走，太山在中間也跟着他轉。目光閃閃，不放鬆他。太山對於這隻巨猿，非常愛他。那猿生得身材非常高大。後腿雖是彎彎的，也有七尺多高。知道他雖還沒有傾覆前王王位之心，以後卻難保他沒有這個壯志。前爪很長，站直起來，幾可及地。牙齒長而且銳。同他兒時那些舊侶，不同之點很多。在初見這許多巨猿之時，還希望是從前舊侶。現在纔知道是另一種族。只不知言語是否相同。想試他一試。趁他還沒有進攻之時，操着喀卻克（太山兒時同處猿類之名。）語言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敢來威脅我人猿太山？」那巨猿聽見太山的話，不覺一驚。答道：「我叫亞克德。」這幾個字講得清清楚楚。同喀卻克話一般無二。亞克德接着道：「莫賴克已死。」我就是王。你走就饒你。不然就殺你。太山道：「我殺莫賴克非常容易，諒來你也看見。我要做王，我也可以殺你。只是我人猿太山並不想做你亞克德種族之王。只想平平安安，在此地住些日子。我同你不妨做個朋友。互相幫助着，過日子。你意下如何？」亞克德道：「你要殺我，是殺不到的。」

種族中沒有最勇敢似我的。我早就想做王。你不殺莫賴克，我也要殺他的。」他講話之時，稍一失於檢點，太山直撲上去。一把抓住他的前爪，把他向後一旋，望他背上直踹下去。亞克德沒有提防，給太山踹倒地下。太山失了重心，也向地上撲去。虧得下去之時，正壓亞克德背上。趕緊踏穩脚步，把亞克德也像收拾莫賴克一般，收拾起來。不過他深愛亞克德，知道收服了他，可以得他臂助。所以到適宜之時，佈着他耳朵，低低的道：「喀古達！」這三個字，就是猿語中你降否的意思。亞克德想起莫賴克臨死時頸間所發巨響，不覺打了個寒噤。只不肯拋棄王位，所以掙扎着還想脫身。不料背心上重量忽加，頸上痛不可忍。沒法想，只得投降。太山把手一鬆道：「亞克德你不妨還是做你的王。我人猿太山是不願做王的。若是有人同你爲難，我可以助你同他決鬪。」說着站起，亞克德也慢慢站起來，把頭洒了洒，又低低咆哮一聲。慢慢向那些同類走去。脚下走着，目光卻把他們一個個看着。向大衆挑戰。很怕他吃了這個大虧，別人要瞧不起他。誰知大衆因他驍勇，向來已經很欽佩他，久有擁戴之心。目前又聽了太山的宣言，怎敢再生反側。因此見他上前，一個個向後退縮。亞克德追着一大衆，向森林中去升座受賀去了。海邊只扔下一個太山。太山同莫賴克爭鬪時，很受了些傷，也覺得痠痛。不過他生長森林之中，這種血肉相搏，是森林生物常有的。這種傷也不算什麼。太山既重返森林，也不以爲

意。目前最重要的，是要找一種軍器。可以供戰爭自衛之用。方纔自己受傷，也是爲沒有軍器使然。受了這種教訓，怎肯再行大意。並且森林之中，遠遠還有些獅吼，同虎豹呼嘯之聲。知道要圖生存，非有防身器械不可。既經重理舊日生涯，則此後光陰，就日日在生存競爭之中。主意已定。在海灘上給他找到了一塊很鋒利的燧石。細心磨礪，將他磨成一尺長二分五厚的一把石刃。在手中顛了一顛，估量過去，用他同沒有軍器的獸類戰爭，儘足敷用。拿着石刃，走進森林。找着一株倒下來的枯樹，仔細檢查，知道是一種硬木。從枯樹上，扳下一株很直的長枝。用石刃將一頭削尖，又用石刃將樹幹上鑿了一個窟窿。然後拾了些枯樹皮，碎成細屑，放入窟窿之中。把那有尖頭的長枝，插入。雙手挾住長枝，一陣亂搓。搓不多時，窟窿冒出一縷煙來，再隔一回，枯樹皮碎屑，已經生火。太山又拾了不少枯枝，覆上去。燃燒起來，種起一個很旺的火。然後把石刃放在火中，燒得很熱。取出來，用水蘸着。水濕之處，石刃原質中的脆質，漸漸消失。刃口也鋒利起來。又選了一種良材，做了刃柄。石刃成功，本想再製弓箭。同木頭巨棍。後來因爲造那石刃，功夫很大。就在溪邊一株高樹之上，用棕葉做了屋頂，在樹上結了一個足以容膝的小巢。一切停妥，日已西沈。纔記起腹中有些飢餓。循着溪邊向上去。找到一所羣獸飲水之處。從溪邊泥土上足印看來，爲數不少。太山爬上樹去候着。那時若不是記掛着妻子，卻也非

常快樂。不過方寸中雖是有些戚戚，從小訓練出來的機變，卻一些不因有了心事，遲鈍起來。也決不因在文明社會中住了三年，有什麼改變。他目前這個狀態，若是給倫敦貴族院中同僚見了。不知要怎樣吃驚哩。他靜靜在羣獸往來通路樹葉中藏着。專候他想吃之物，自己跑來。他纔把身子站穩，湊巧有隻鹿從森林中出來飲水。不過那隻鹿後面，隱隱還有一種足音。聲音很輕。那隻鹿雖是一些沒有知道。太山卻已聽得。相距幾百碼。雖然聽不清是獅是虎，知道必是跟着鹿下來，想吃他的，太山恐怕這隻鹿給他搶去。很希望鹿跑快一些。他在那裏想，那隻鹿也聽見後面有東西追來。在路上頓了一頓，渾身打戰，脚步一緊，想搶過這條淺溪，逃過溪去。不料百碼以外，獅子已在那裏走來。太山看得清楚，趁那隻鹿還未入獅口，等他跑過樹下，縱身落下。知道事機稍縱即逝，若不從速，不但今夜必致楞腹，還怕陷身獅口。因此覷得清切，一落下去，正落在鹿背上。用力一壓，把鹿按住。雙手摺住鹿角，輕輕把他的頭一旋。喀擦一聲，頭骨已斷。那時獅子看見，大吼一聲，箭一般飛過來，想同太山爭奪。太山不等他逼近，把那隻死鹿向背上一抗，用利齒咬住他的一隻前腿，向樹上縱去。他剛拉住樹枝上去，獅子已經撲來。虧得手脚靈敏，險些給獅子抓住。獅子撲了個空，向地上一落。太山趁勢上了高枝，坐穩了，向下望去，正同獅子的黃眼珠兒打了個照面。笑吟吟望着獅子亂罵，還把肩上抗着的死鹿，提

在手中，給獅子看。氣得獅子亂吼，在樹下徘徊不走。太山罵得够了，取出石刃，割下鹿身上一塊熱騰騰的肉來。往口中一送，細細咀嚼起來。幾年沒有吃鮮肉，格外鮮美。從這時候的灰石爵士想來，這種鮮肉，是倫敦最考究的俱樂部中，吃不到的。吃着肉，鼻中嗅着那股鮮血香味，異常滿意。吃飽之後，把餘肉皮置樹上，從樹上縱回自己溪邊小巢休息。獅子在樹下跟着走，他一些不怕，回到巢中，就呼呼酣睡。等他次日醒來。獅子已經走了。日影曠曠，已透林表。

#### 第四回 獻昆蟲異類報深恩 抗樹幹荒林救猛虎

太山在幾天之內，把理想上所必需的軍器，悉數造成。閒暇之時，就在森林中探險。弓弦是用鹿腸做的，原想用虎腸，因為目前只拿住一隻鹿，只能暫時對付着用。等將來拿住了虎，再行更換。各種軍器造成之後，又編了一條極長極結實的草繩。這件東西，本來是太山最愛用的東西。從前收拾脫白喇（見野人記）就用這個。還把鹿皮做了一個刀鞘，一個箭袋，一條圍裙，一條長腰帶。裝束已畢，出去探險。他知道此地並非他兒時游釣的非洲西部。因為林外海中，正是日出之所。推測過去，所處

之地，一定位置在什麼地方的東部。在金狗船上，雖沒有上艙面去；也知道那條船，並沒有走地中海蘇彝士運河紅海開普等處。此地也不類非洲東部，究竟是在何處，實在茫然。起初還以為是過了大西洋上了南美洲了。後來見着獅子，知道決非南美。出發之後，踽踽涼涼，很是寂寞。深悔當時沒有同巨猿們同行。那些巨猿，從上陸第一天見過之後，幾天沒有見面。那天不肯同行，因為中了文明社會的毒，腦筋中還存着人獸之見。現在在此地住了幾天，已經返本歸原。所有的階級思想，完全銷除。縱使巨猿與人類不同，究竟有他們作伴，比獨往獨來的好。一壁想，一壁走着。有時上樹採些果實充飢。有時在枯樹上，找些昆蟲嚼着玩。這吃枯樹中昆蟲的習慣，還是從前在森林中得來的。覺得別有風味。走了一里多路，鼻腔中嗅到一股虎味。太山本想找虎，用他的腸子做弓弦。剝他的皮做箭袋同圍裙。一聞到這股氣味，脚步就放輕了，循着氣味追去。追到臨近，看見那隻虎也像在那裏窺探什麼。仔細一嗅，覺得有些巨猿氣味。再見那虎已入樹中。太山過去一看，原來樹外就是亞克德伴侶們嘯聚之所。有幾個靠着樹打盹。有幾個抓着樹皮搜蟲蟻兒吃。離虎最近的就是亞克德。那虎站在樹木最密叢草之中，專候亞克德走近來，再縱出去吃他，太山悄悄縱上樹去，慢慢溜到虎埋伏所在的上面。左手握着石刃，起初想用草繩下去拿他。後來因為草長，恐怕拿他不到，反驚動了他，吃他跑了，反爲

不美。亞克德不知就裏，還向樹下走來。那虎狂嘯一聲，直向亞克德撲來，他纔轉動，太山已在上面落下去。正落在虎背上。亞克德聽見虎嘯，擡起頭來，剛好看見一隻斑斕猛虎，向他撲來，吃了一驚。忽然樹上又落下前天自己吃他大苦的那隻白猴來，更是着忙。太山不及同他招呼，張開利齒，將那虎頭皮咬住。右手勾住虎頸，左手卻把石刃，向虎的左脅下亂刺。亞克德見他們鬪將起來，恐被壓着，趕忙向後一退。果然他纔向後退，人虎已經落地。虎受刺痛甚，則發狂嘯，聲震林表。太山卻依然不作一聲。後來刀尖已到適宜之所，把鐵腕一用力，直透心窩。那虎狂叫一聲，往地上一滾。除去未死的筋肉，還有些搏動外；軀幹已經不能轉動。太山跳起來，踮住虎身。仰天長嘯。亞克德同他的部屬，見太山手殺猛虎，都嚇得目瞪口呆。還是太山先開口。知道巨猿靈性，究不如人類。不得不說明一下，好讓他們心服。向亞克德道：「我就是人猿太山，是個大游獵家，大軍事家。在大海之濱，本可以殺亞克德自立為王。卻饒了亞克德，一些沒有傷他。今天若沒有我出來救援，亞克德的血，早膏虎吻。可見我是你們的好友。以後你同部下，倘有危險，儘可喊我。」說着，照猿類中遇到危險時候，召集同類前來拯救樣兒，長鳴一聲。接着道：「我既是你們好友，救過亞克德。你們得牢牢記着。若是我太山要你們相助，聽見我的呼聲，你們也得飛馳而來，予以臂助。你們允許我嗎？」亞克德首先贊成。他的部下，當然也答應。

了。訂約以後，大衆散開，仍去找尋食品。這位灰石爵士太山也跟他們一起尋覓。太山留心亞克德，覺得他常在左右追隨着。並且有一次，還做出一個別的不肯做的事。他無意中找到一枚最鮮美的昆蟲，不肯自享，走來送太山吃。這件事，是深印太山腦中，足以使他終身不忘。自此以後，太山就同他們常在一起游獵，並肩聯臂。巨猿們把他竟視爲同類了。不過母猿抱着小猿，公猿吃東西之時，見太山走近前去，還要掀開嘴唇，露出牙齒，喉中低低發出一種憤怒之聲來。這也是他們常態，對於同類，也是這般。因此太山在此，同這些野獸同居，很是自由。把他們當作好友看待。有時受了母猿的呵叱，他就匆匆縱開。若遇憤怒之時，遇見小猿們同他騷擾，他也會照他們樣子，露出牙齒，向他們呵叱。日子一久，漸漸忘記自己曾入文明社會，世界上有同類的人類。一星期內，儘是同這些夥伴侶廝混着。一則自己是個孤身，想有些伴侶。一則他的過去經驗上指導着。要同這些勇悍野獸締結着，達他最後的目的。知道猿類性情，非久在一起玩慣了，他們腦筋中，不會記得有太山這個人。將來呼援，未必肯來。一星期後，默察形勢，知道目的已達。以後這些伴侶，都可以相恃。重新又出去探起險來。起一個早，繞着海邊向北走去。匆匆的走了一天。揀了株高樹，睡了一夜。次晨起來，走到海邊去看日出。太陽卻在他右首出來，不在迎面的一邊。知道海岸是有些漸向西折，這一天，太山的脚步，更加緊了。

一些。在樹上走着，簡直同栗鼠一般。傍晚時分，看那太陽落下去，已在迎面一邊。纔悟到這裏果然是個孤島。陸可夫將他送入荒島，自己卻向大陸駛行。他信中說「按照進步原則，進而爲人。」安知他不把小劇克，扔入野蠻部落。即使野蠻之中，也有慈善之人。不過想起一個襁褓中的小兒，落入他們掌握之中，後事何堪設想。在野蠻部落中生長，受了他們教育，怎可以爲人。若不幸落入吃人的蠻族手中，即使長成，殘暴性成，如何是好。想到這裏，不覺凜然，後來思潮起伏，又記起琴痕來。還以爲他在倫敦。久候不歸。望夫思子，不知若何悲悼。覺得自己所處地位，究竟比他好些。自己究竟還知道這個心愛之人，安居倫敦。他卻一些不知。太山父子的消息。目前悲苦，正不知到何等境地。想着，不覺切齒痛恨起來，還虧得太山不知真相。若是知道琴痕也在陸可夫手中，正不識要如何愁痛哩。既知所處地位，從新迴入林中。慢慢走着。滿腔悲憤。不知不覺，走到一處地方。耳輪中忽然聽見一種爪爬搔之聲。猜不出是何獸類。循着聲音尋去。看見一隻巨虎，給一棵纔倒下地的枯樹壓住。轉動不來。看見太山近前，向着他長嘯，竭力想掙身站起。但是不但身子給巨幹壓住，四爪也給許多長枝勾住。一些不能移動。太山彎弓搭箭，正想結果他的性命。省得他受飢餓之苦。纔把弓絃曳滿，耳中聽了巨虎悲嘯之聲，又行鬆手。暗想同在難中，何苦奪他自由，傷他生命。看他四爪運動雖遲，一些沒有損傷。何不體

上天好生之德，救他一救。收起弓絃，把箭也歸入箭袋，背上了，走到虎前，照着快樂的虎豹樣兒，口中發出一種鼾聲。他不懂虎豹語言，卻常見虎豹快樂之時，常作這種聲響。巨虎聽了，果然住了悲嘯。澄澄的看着他。太山審度形勢，知道要把這巨幹挪開，一定離虎很近。一經放出，自己的生命，就在虎爪之中。明知如此，卻一些不怕。因為怕的一個字，太山是從來不知道的。既經決定救這巨虎，就趕緊動起手來。走進樹枝之中。到了虎邊，口中依舊打着鼾聲。巨虎把頭迴過來，看着太山。含着問訊之意。露出長牙，作個準備，並沒有威嚇意味。太山上去，用肩膀抗住樹幹。這樣站着，他的一條腿，緊貼虎身。人虎竟逼近了。太山運用全身氣力，將樹幹慢慢擡起。巨虎覺得背上重量，逐漸減輕。慢慢爬將出去。太山等他出去，纔把樹幹放下站起來。巨虎還在樹畔站着，呆呆看他。太山知道自己此刻捨命救的，是一隻猛虎。救雖救了他，安知他不撲上前來吃自己呢？想着，不覺一笑。說也奇怪，那隻巨虎靜靜站着，等他出去。太山走出樹枝。站的地方，離巨虎不過三步。知道虎是不能上樹的，正想縱上樹去。忽然轉念一想。想試試這巨虎，究竟還有感激之心沒有？獸類中也講友誼不講？大着膽，昂然過去。巨虎見他近前，把身子向邊頭一讓。太山過去，身子從巨虎口邊擦過。纔走幾步，虎已像家犬一般，低着頭跟來。太山不明白他跟着走的意思。究竟是表示友誼呢？還是跟着走，等腹中空虛之時，上前吞噬？後來仔

卻體察，纔知純粹是友誼，並無襲擊之心。那天晚上，太山嗅到鹿味，縱入樹中，用草繩拿到一頭肥鹿。自己不肯獨吃，仍舊用鼾聲來喊那巨虎。這也是太山從經驗中得來。兩虎出獵，得到生物，也是用鼾聲叫他同伴來分食的。不過聲音比較巨虎時所用，高一些，尖一些。這一次太山叫那巨虎，也用這種聲音。果然纔叫一聲，樹後叢草中，一聲響，走出那隻巨虎來。見了鹿，嗅到血味，樂得他長嘯起來。不多一回，一人一虎，把那隻肥鹿，吃了個罄盡。從此巨虎就不走了。跟着太山在森林中亂闖，分頭找取食物，互相招呼着，從來沒有獨享過。玩了幾天，人虎都沒有鬧過饑荒。有一天，巨虎拿到了一隻野豬，同太山在那裏分吃。正吃得痛快，有隻獅子遠遠見了，怒吼一聲搶來。想趕開太山同巨虎，他來享用。巨虎知道不是他的敵手，避入樹後。太山也上了樹。把草繩解開準備着。獅子走到野豬邊，昂起頭來，想發巨吼。太山的草繩落下，套個正着。用力向上一曳，緊緊把獅頭縛住，拖將上去。等獅子站直起來，只剩後腿在地。太山將繩縛在一個巨枝之上。叫到巨虎。自己也縱下樹去。挺着石刃，同那巨虎，夾攻那一頭懸在半空的獅子。巨虎專咬獅子右腹。太山專刺左腹。沒有等獅子咬斷草繩。太山已經將他刺死，放將下來。太山同巨虎，一齊發一聲長嘯。在那個時候，剛好有二十多個臉上畫得花花綠綠的野蠻人，掉着一隻獨木戰艇，向島邊駛來。聽見森林中發出這種可怕之聲來，都嚇得面面相覷。

## 第五回 破蠻奴爪牙充將佐 航巨海猿虎作船員

太山循着海岸，探看全島形勢之時。常入內地去考查。知道島中絕無人跡。就是海邊一帶，也不像有人來過。看那岸邊淺草蒙茸，即使有人踐踏，海風一吹，仍舊站起，輕易也看不出來。因此索性放下這條心念。殺獅次日，帶着巨虎，來找亞克德等巨猿。巨猿看見他帶着一頭猛虎，都嚇得跑了。太山用了種種方法，纔將他們叫回。拿定主義，替他們講和。雖屬不易，卻因自己思子之心，沒有事做，就要潮上心頭。不如借此消磨一些塊壘。不過巨猿們腦筋雖是簡單，知識雖是有限，還容易同他們講明白來。只是要同巨虎說明來，卻是很難。因為巨虎的腦筋，只有仇視異類之心。這個心，深印腦中，一時消滅不了。要消滅他，決非人力所能。後來給太山想到一種特殊訓練來。他軍器中本來有一支大頭巨棍。先用草繩將巨虎拴住。巨猿們見太山拴住巨虎，都圍來觀看。太山等他去撲巨猿，就用巨棍打他那知覺敏銳的鼻子。使他明白這些身材高大，毛髮鬚髮像人的東西，是不許吃的。太山打了他兩次，兩次他都咆哮着，卻不來搏噬太山。大概他心中還深記着敬愛太山之心。受了這種訓練，又加了

些恐怖之念，從此見着巨棍同巨猿，都不敢輕動。話雖如此說，究竟他的對於太山這般恭順，是否如上文所說的有什麼敬愛之心，還是跟着太山幾天，成了習慣，即使打他，他也不走，也難武斷。不過人類確有馴服百獸的可能。只要訓練得法，很是容易。太山生長森林，林中生物的性情，比較我們格外明白些。他的手段也比較上高強些。所以收效較易。讀者諸君，不要把這件故事，當作神怪小說看纔是。太山訓練已畢，常常帶着巨虎猿羣，出外行獵。同去同來。獵到的東西，都是大家分吃一些。這個奇異可怖的小隊中，最勇猛的就是數月以前常在倫敦社會中往來，到處受人歡迎的太山。他們的小隊，間或也分開了走。有一天，太山一個人，從樹上縱下海邊去。在海灘日光中躺着。不提防海角最高處，有個人望見他。看見沙灘上躺着個白種蠻族。不覺吃了一驚。看了一回，迴過身去，向後面的人說了幾句話。後面二十多個服裝離奇，相貌兇惡的野蠻人，一個個向下偷看。他們藏匿之處，是在下風頭。所以太山一些沒有覺得。後來翻過身來，臉衝着他們，也沒有留意。那些野蠻人趁他沒有看見，縱下海角。從草叢中，向他蛇行而來。這些人身材非常偉大。頭上都戴着野蠻式的包巾。開着花臉。掛着金屬飾品。包巾上插着彩羽。形狀很是可怖。一到岡下，站起身來。那棕色巨掌中，都握着巨棒，僵僵而前。太山思子懷婦，淒淒切切，一些不知。等到聽見起音。定睛一看，縱起身來，知道不妙。迴身迎敵。那些

野蠻人見他起來，一聲吶喊，舞着巨棒，一擁而上。太山按棍而待。等到身臨切近，一棍飛出，已將爲首一個打倒。然後縱入人叢之中，揮棍痛擊。聲東擊西，指南劃北，把二十多個野蠻人，打得落花流水，直退下去。那些殘餘之人，在相離不遠之處，聚在一起，再商進攻之策。太山交叉着手，靜靜站住，唇上含着微笑。不多一回，他們把全隊之人，化作半圓形，舞着蠻刀，直逼上來。太山見去路已斷。大家用的是蠻刀，來勢非常兇猛。要想殺出去，只有從人叢中出去。後面又是大海。知道此番已到緊急之時。一促眉頭。想出一個制勝良謀。看那些野蠻人相距還有些路，走得極慢。喊着跳着，像跳舞似的，逼近來。太山引吭長呼。這一個呼聲，聲音很是可怕。嚇得那些野蠻人，停住脚步，面面相覷。他們雖是蠻族，卻從未聽見過，這種怪聲從人類咽喉中發出。現在雖已目覩，還是不信。頓了一頓，見太山沒有別的動作。仍舊向前逼來。不料這一次，纔一舉足，森林中忽然來了一種聲音。恐有埋伏，從新站住。迴過頭去一看。不覺吃了一驚。韋甘璧人也算非洲有名勇士。見了也是嚇得血脈都停滯了。因爲一隻暴眼獠牙的猛虎，從林中直奔出來。猛虎之後，隨着二十多隻長臂彎腳的巨猿。都向他們奔來。原來太山的馴獸到了。他們驚魂未定。猿虎在前。太山在後。夾擊那些韋甘璧人。饒是他們驍悍，舞着刀棒抵敵。委實抵敵不住。縱然殺死幾隻巨猿。韋甘璧人也死了不少。巨虎爪牙，同亞克德的長齒。傷了不少敵人。太

山握着石刃，各處督戰。不多一回，二十多個野蠻人，只剩下一個，趁空落荒而走。這個人就是烏甘壁域流。章甘壁蠻族酋長，莫甘壁從草叢中逃過岡去。不料吃太山看見。他本來不肯吃人肉的。儘他的猿虎飽啖，自己卻追下莫甘壁去。躍上岡去。看見莫甘壁向沙灘上，潮汐不到之處，停着的一隻獨木戰艇奔去。太山見了那戰艇，又生出一種新希望來。暗想若是這些野蠻人是從別島，或是大陸上，坐着這條船來。我們也可以坐了這條船過去。即使他們住的地方，不是非洲海岸。一定也有人類，到了那邊，再圖進行。主意已定。輕輕追去。莫甘壁一些不知。直到太山拍他肩頭，他纔知道。剛想反抗，兩隻手腕，已經給太山握住，沒等他掙扎。太山輕輕將他按在地下，用非洲西部通用的土語，問道：「你是誰。」莫甘壁答道：「我是莫甘壁。是章甘壁部落中酋長。」太山道：「你若肯助我離開此島，我就饒你性命。你肯不肯？」莫甘壁道：「助是儘肯助你。只是我的部將，悉數給你殺死。沒有人打漿，就不能渡海。連我此刻都沒法離開你這個荒島哩。」太山站起，讓他起立。仔細將他上下一打量。覺得莫甘壁也像一個好漢。催着他一起回去。莫甘壁聽見遠遠猿虎咆哮之聲。不敢前進道：「不好，我們過去一定要吃他們殺死的。」太山道：「他們都是我的部曲。我保他們決不殺你。」莫甘壁方纔見自己那些部將，一個個給猿虎咬死。非常可慘，怎肯再行自投羅網。只是不肯。太山硬逼着他同走。不多一

回，已經走到那血肉淋漓的海灘上，猿虎見他們走來，都昂起頭來呼嘯。太山拖着戰兢兢的莫甘壁，向猿虎叢中走去。以前替巨猿同巨虎介紹。現在卻替莫甘壁同巨猿介紹。究竟猿比虎機靈些，一經介紹，就沒事了。巨虎卻有些爲難。以前聽着太山命令，來殺這些黑人。現在又要他同這個同樣的黑人和好。這是什麼緣故？還虧得腹中已經吃飽。所以只繞着這個黑人，低聲呼嘯。眼光灼灼看着嚇他。莫甘壁嚇得緊緊靠住太山。一步不敢相離。惹得太山大笑不已。後來見莫甘壁實在給巨虎嚇得心膽俱裂，可憐得很。抓住虎頸，拖過來。見他嚇莫甘壁，就用巨棍打他鼻子。纔把他約束住了。莫甘壁看見太山有這種本領，直佩服得他五體投地。把他當作俘虜的怨氣，也消掉了。巨虎既受了太山教訓，不來咬他。他心也安了。不過要說他心中安樂，卻不能說。終日同這些獸類在一起，時時抱着戒懼之心。直到數日之後，纔把那一條心放下。他常自跟着太山亞克德巨虎出外行獵。遇見鹿豕，只用太山一聲令下，四個伴侶，一擁而上。莫甘壁見那些可憐的動物，不等他們去殺，已經嚇個半死，掙扎不來。均分起來，莫甘壁的一部份，是用火烤着吃的。太山同猿虎，都是生啖。若是把自己一部份吃完，想搶別個的未吃之物。人同猿虎，一般喉中都會發出一種洪怒之聲。讀者見了這段文字，千萬不要見了太山的吃東西，同野獸一般。反不如一個野蠻人，生出疑怪來。大概無論人類同別種動物，習慣是

改革不來。倘若有一種惡習慣，從小就深印腦中，縱使後來受了文明社會的同化，改革過來。到無意之中，還要流露出來。從小得到的優良習慣，也是如此。莫甘璧雖是野蠻人，從小受着父母的訓導，食物非烤熟之後，是不許入口的。太山卻是生長猿類之中，從來沒有吃過熟物。他吃熟物，還只在近兩三年。所以不但習慣難改，還覺得生物之味，還勝熟物。生物若是新殺下來，更是鮮潔適口。烤着吃，反足以損失原有滋味。幾星期前，雖是沒有發現出這種習慣。現在既到蠻荒，當然要揀可口的東西吃。若是我們同他一樣，從小就吃生肉。目中遇見的人，也都是吃生肉。當然見了太山的現狀，即使非洲蠻族見了鄙薄。我們一般也會贊成太山。就是以我們美洲而論。羅督甫湖邊，住着一種不吃牛羊的民族。縱使他們四周鄰村中，都住着吃牛羊之人，也不能改革他們習慣。湖邊還有一種專吃驢肉之人。然而四周鄰村，都是反對吃驢肉的。還有那些贊成吃蝸牛，蛙腿，牡蠣之人，說得怎樣可口。見了吃蟪蟻一類昆蟲之人，卻非常憎厭。既是鮮牡蠣可吃。新殺的鹿肉又何嘗不可吃呢。太山費了幾天光陰，把樹幹中的纖維，織成一塊獨木艇上用的短帆。也知道要教這些巨猿盪槳，頗非易易。又不能不帶幾個去，作為戰士。有了這個短帆，他同莫甘璧在波平浪靜之時，或可穩渡滄海。上船之後，教他們依着樣盪槳。恐怕猿類性情，不易駕馭。非有幾星期的訓練，不能奏效。只有亞克德聰明一些。有一天

無意中同他談起，他很高興。太山趁勢把划槳渡海的好處，告訴了他。他也答應效力。向莫甘壁探問，知道大陸離這座荒島不遠。那天他同他部下出來，遇了潮漲，又變了颶風，吹入海中。在黑夜裏駛了一夜。天明之後，見了這個荒島，還以為就是大陸。若不是太山那天告訴他，恐怕到於今還以為是大陸哩。他對於短帆，有些懷疑。因為他從未用過。他的部落，遠據烏甘壁河上游。本部之人，向未航海。對於短帆，信用很是薄弱。太山卻抱着無窮希望。只要有好西風，張起帆來，就可以到大陸。到了大陸，或可遇救。不然，儘在這座無名荒島中守着，恐怕一輩子不會有船從島畔過去的。所以挑了一天西風起的日子，帶着莫甘壁亞克德，十多個巨猿，同那隻猛虎，上了船。張起帆來，離了荒島，直向大陸進發。海中大小舟楫之中，所有船員，國籍雖異，卻都是人類。太山這隻船上的船員，卻是猿虎。也可以在航海史上，開一個新紀元了。

## 第六回 野水戰爭主辱臣死 蠻邦徵調虎嘯猿啼

太山船上載着野蠻人和猿虎合組的船員。順着西風，張起帆來。自己又同莫甘壁划着槳，從暗

礁缺口。向東而行。太山掌帆坐在船頭。教巨虎蹲在自己足邊。說也奇怪，巨虎自從歸順之後，慢慢把太山當作他的主人看待。太山要他怎樣，他從來沒有不依過。對於莫甘璧等卻又不同。偶爾生氣，就要撲上去取他的命。舟中逼窄，太山恐有疏忽，傷了自己伴侶。特地將他放在自己身邊，好留心看守他。船尾上坐的是莫甘璧。亞克德坐在太山莫甘璧之中。還有那十二隻巨猿，卻坐在亞克德莫甘璧間。初上船去，他們閉着沒有事做，東張西望，很是快樂。一出海口，都望着荒島，有些依依不捨情況。戰艇在先本很平穩。到了口外，帆一受風，戰艇就向巨浪中直穿過去。風勢愈緊，波濤愈高。船行愈速，離岸愈遠。船一震動，巨猿向來沒有嚐過這種危險，驚駭萬狀。起初還不過有些轉側不寧，嚷着怨着。亞克德費了不少唇舌，纔把他們鎮靜下去。後來風濤愈高，一個巨浪，直打上船。他們駭極，不肯再受王的約束。一個個跳起來想逃命。若不是太山幫着亞克德彈壓，幾乎把船都鬧翻了。後來慢慢慣了，纔不再騷亂。風勢不息，舟行甚速。十小時後，太山已見船前水平線上，現出一線海岸。那時天已昏黑，辨不出烏甘壁河口。只能將船駛到最近之處停泊。靜待天明，再行尋找。船到海灘。一不留神，竟爾翻了。虧得大家都很敏捷，在黑暗中爬上岸去。沒有給海浪捲去。那隻戰艇，也給巨浪送上岸來。一上岸，巨猿怕冷，都擁在一起取暖。莫甘璧也覺得寒冷。拾了許多枯枝，種起一個火來。巨猿們都圍過來烤火。

就在火邊睡了。太山同虎，卻不想睡。他們在森林中跑慣的。腹中有些飢餓，都想去找取食物。一同走入林中。有時並着肩走，有時魚貫而行。人虎更番做嚮導。後來還是太山嗅到遠遠有些野牛氣味。帶着虎，追蹤尋去。果然在河邊叢叢中，找到那頭牛。睡得正酣。指揮着虎，慢慢爬去。他同虎一起行獵，常是通力合作。虎見太山手勢，早已了然。他取野牛右邊，讓太山攻左邊。野牛睡夢中竟沒有聽見。太山到了野牛身邊，使個暗號，巨虎撲上牛身，一口將牛頸咬住。野牛夢中覺得痛，直跳起來。發出一種狂號。太山見了，直搶上去。挺着石刃，向他左肩窩下直刺。右手卻抓牛頸後長毛。牛受了人虎攻擊。豎起短尾，向羣外奔逃。他想逃開這個恐怖之所。不料太山抓住不放，跟着他走。那柄石刃，還在那裏亂戳。虎齒咬住他頸皮，也不肯放鬆。所以他雖是跑，還帶着人虎同走。到幾百碼外，太山的刃尖，纔戳進他的心房。狂吼一聲，倒在地下。太山同虎飽餐一頓。就在林深草密處，枕着虎身睡了。次晨醒來，又吃了些牛肉。扔下虎。一個人去叫莫甘璧同巨猿們來同吃。吃完之後，猿虎又想睡覺。太山趁空，帶着莫甘璧去找烏甘璧河。走了不上幾百碼，看見迎面一條很寬的大河，攔住去路。莫甘璧認得就是前幾天，戰艇從此經過入海之所。太山很是快樂。同他兩人，循着河向下游走去。果然是流入海中的。離他們上一夜覆舟之所，不上一里。太山估量河流既長，沿河必有土人。陸可夫既將自己放入荒島，要早把

劇克送給土人，必在此間登陸。若能找到土人，或者可以得到些消息。因此同莫甘璧找到戰艇，推入海內，認定方向，望烏甘璧河口駛去。灘流清淺，加上海潮涵涌，時虞傾覆。虧得持以堅忍，居然達到目的。到了河口，那時潮勢正落，進口時非常艱困。直到黃昏時，纔到距離猿虎最近之處，把船停住。揀河邊一株高樹上，繫好纜。折回森林，到了葦塘左近。看見那些巨猿都在樹上採取果品。虎卻不見，當夜也沒有回來。太山以爲他去找他同類，不會再來的了。心中很是依依，像失了個良友似的。次晨，一早領着莫甘璧同猿羣就道。走着還想起虎來，捨不得他。再用平時呼嘯之聲叫他。不料遠遠來了個迴響。半小時後，大眾剛待上船。那虎從林中追來。見了太山把背拱着，口中發出駢聲，挨着太山身子站住。太山教他上船。他乖乖的縱上船頭舊位蹲着。一點數，不見了兩隻巨猿。太山同亞克德叫了一刻多鐘，不見回來。仔細訪問，纔知離島之時，他們本已勉強。在船上受了風濤之險，又鬧得最利害，一定是故意躲開的。太山知道強他們同走，也是無益。只得解纜上駛。走了些時，正午時分，把船停了。上岸獵取食物。給一個甘維禮部落中人，在岸邊深林中瞥見，遠遠望來，太山是個白人。那些巨猿毛髮鬚鬚，像是穿着軍裝的武士。卻沒有見虎。他是個纔受過白種人蹂躪之人。驚弓之鳥，怎不吃驚。也不等仔細考察，掉過身子，閃入林中。像受驚的鹿一般，取問道奔回幾里以外，自己村上去。到了村中，看見

甘維禮會長，坐在自己圓形茅舍前。他上前報告道：「會長！又有一個白人，帶着許多武士，坐着極大戰艇，已在離此地數里以外登岸。一定同那個黑鬚白人一樣，來搶劫殺害我們的。」甘維禮新受一個白人的懲創。心中正在悲憤。聽見這個消息，直跳起來。吩咐立刻敲那戰鼓，召集全村出外行獵的戰士，同田中耕種的農夫。鼓聲一起，村人雲集。備了七隻戰艇，裝着許多開花臉插彩羽的武士。長刀耀日，軍容甚壯，划槳起落，順流而下。這一次出戰，並沒有吹那土人常用的畫角，也沒有舉行登登舞。甘維禮知道白人利害，不敢輕視。所以定下這個襲擊之策。想悄悄下去，殺他個罄盡。不然，白人火槍利害，若是聽見聲響，有了準備，於自己部下，很是不利。他坐的船駛得最快。比那六隻船相差很遠。河流倒瀉，不一回已到轉灣之處。他的船纔轉灣，已經看見那條上駛的船。船首果然有個白人坐着。兩船接近。甘維禮的部下，發一聲喊，直站起來。把手中握着的長刀，直砍過去。那時亞克德部下羣猿，見有人來攻，都從船底站起。十一隻巨猿，向着敵人一陣咆哮。伸過長臂，來奪敵人的軍械。甘維禮見了嚇得魂飛魄散。早知白人的將佐是巨猿。他寧死也不來惹禍了。他的部下，也是吃驚。只是既已接近，不得不強打精神，同巨猿決一勝負。正在亂着。第二號戰船也到，見他們伙伴已在開戰。還以為敵人是白人同些土兵。也趕來助戰。一個個跳上太山艇上。等到看見敵人都是巨猿。嚇得仍舊跳回原船。

趁他們會長攔截住巨猿。沒命的向上游逃去。只丟下一個人。那人還沒有看清對方是何等人物。纔一上船，太山向船底喊了一聲。船底下一聲長嘯，跳出一隻猛虎。亞克德也迴身截住。巨虎發了野性。張牙舞爪，向黑人亂咬亂抓。亞克德也從那邊，一路殺來。撞到的也抓起來，向他喉間一咬，扔入水中。甘維禮正同跳上船來的巨猿拚命決鬪。無暇再顧那些部下。那時他的長刀，已給太山奪去。在部落中雖是一位會長。遇見太山卻同嬰兒一般。眼看着同自己並着肩，同這些野人戰爭的武士。紛紛倒下。也知道自己性命，已在俄頃之間。卻還仗着一身武藝，力戰羣猿。拿定主意，即使戰不過他們，也要把這條性命賣貴些。決不肯賤價出售。他雖有這種壯志，巨耐為環境所迫，同他決鬪的，並非常人。以不多一回，咽喉已給敵人掐住，向後直仰過去，倒入船底。腦筋頓時發亂起來。眼前景物，漸次模糊。呼吸之時，胸口非常之痛。慢慢呼吸緊促起來。一眨眼間，寂然暈去。等蘇醒過來，手足已經給人縛住。知道沒有死，還好奸躺在船底。身邊卻蹲着一隻巨虎。索性把眼睛一閉，靜待巨虎將他吃了，省得零星受苦。不料等了半天，不見虎齒上來。有些不信。從新睜開眼來。卻見巨虎身畔，添了那個同他決鬪的白人。跪在船底盪槳。自己身畔，還綁着許多自己的部下。他們身後，就是幾個巨猿。太山見他醒來。向他道：「我聽見你部下講。你是他們的會長。部落極大。你的名叫甘維禮。」甘維禮道：「正是。」

太山道：「我們並沒有犯你。你無故攻擊，是何道理。」甘維禮道：「三日以前，有個白人來。他也說不相侵犯的。我們送了他不少東西。不料他趁我們沒有提防，向我們開起槍來。殺了我不少人。還擄了許多羊同部落中男婦去。」太山道：「我並不是他那樣的人。若是不來攻擊。我也決不害你。我有一個仇人，從前受過他不少苦，也上這裏來的。講不定就是此人。只不知是他不是。你能夠將他面貌講給我聽嗎？」甘維禮道：「他的面貌，非常可怕。長着一嘴的黑色濃髯。是個最惡的惡人。」太山道：「他帶着一個白種小孩來沒有？」太山問到這句話，一顆心已在那裏突突亂跳。息心靜氣，等他答語。甘維禮道：「沒有。小孩是有一個從此地過去。只不是同那個人走。是同另外一羣人走的。」太山道：「這另外一羣。是何等之人呢？」甘維禮道：「就是那惡人去追的一羣人。那先走的一羣人中。一男一女，都是白人。還有六個木梳瀨土人。他們帶着一個孩子，先走三天，也向上游去。從他們形狀看來，彷彿是從惡人處脫逃出來。」太山聽了，不覺疑惑起來。一男一女一個孩子，那孩子一定是劇克。那一男一女又是誰呢？既是脫逃出來，他們諒來都是陸可夫的黨羽，同在船上，把劇克偷着逃走。若是如此，那就好了。他們的目的，不是想賞銀，就是索贖金。無論如何，他們一定向內地投文明社會去的。若是只有他們向上游去，還可以無需顧慮。所怕是陸可夫不肯釋手。他已經追蹤而上。相差不過

三日，難保不給他追到。並且聽莫甘壁講。烏甘壁河流域，吃人的野蠻部落極多。設或給蠻族將他們拿住，也是無幸。他同甘維禮談話，船已上駛。直向他們部落開去。那時甘維禮的戰艇，有三隻，已經併在太山的船一起走。太山的猿羣，激鬪之時，已死了三個。剩下的，連亞克德還有八個。另外尚有巨虎，莫甘壁，太山。那些划船的人，看着尙是心驚。因為戰艇中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乘客的。最足以使他們心驚的，是這些巨猿。時時以怒目相向。划船時偶爾無意中碰了他們一下，就狂叫起來。要來擒他們過去。虧得太山莫甘壁亞克德時時彈壓，纔不至於實行。到了甘維禮部落中，太山急於首途。並沒有多耽擱。只匆匆吃了些甘維禮送來的食品。還因為划船人少，向甘維禮要他十二個精壯少年，幫着駛船。甘維禮怕太山的猿虎，原也希望他們早走。一口答應下來。不料答應是很容易，實行起來，卻非常爲難。部落中人眼看着舟中都是猿虎。又聽見戰士們回來詳述血戰情況。誰還肯冒這個險。個個都不肯去。沒法想，只得回來報告太山，太山微笑道：「他們都不願去嗎？好！甘維禮！你在此守着。保管不多一回，教他們一個個自己回來。」說着，站起來，召集了猿虎。派莫甘壁伴着甘維禮。自己帶着猿虎入林去。不上半小時，林中猿啼虎嘯之聲，同時並作。中間還夾着太山長嘯之聲，就在那個時候，哭喊之聲起了。

## 第七回 假虎威荒村謁酋長 中毒計狹路遇仇人

甘維禮莫甘壁坐在甘維禮門外。聽了這種聲音，嚇得面面相覷。甘維禮更是吃驚。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莫甘壁道：「猿虎都是跟着太山走的。在那裏幹什麼？我也不知，或者爲了你的部下，不肯同走，躲開了。所以在那裏吃掉他們，也未可定。」甘維禮聽了，不覺目視森林。把雙肩一聳。他一生生長蠻族之中，卻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徵調方法。不多一回，哭喊之聲漸近。足足有二十分鐘光景，聲音愈逼愈近，已經離村柵不遠。甘維禮站起來想走。卻給莫甘壁受着太山密令。將他拖住。只得仍舊坐下。他剛坐下，他的部下，帶着妻子，從林中逃回村來。一個個躲回家去。他們嚇得簡直同受驚的羊一般。背後緊緊跟着太山同他的猿虎。太山到了甘維禮面前，笑吟吟的向甘維禮道：「兄弟，你的部下，全都回來了。請你替我挑選同去打漿的人罷。」甘維禮戰兢兢答應。站起來召集他的部下。他的部下，都躲在屋中，不敢作聲。太山道：「你同他們說，若是再不出來，我可要派我的部下拿他們了。」甘維禮依言傳下令去。果是非常靈驗。令纔出口，全村之人，都已出來。看着村道上來回走着的猿虎，

都是膽戰心驚。甘維禮挑了十二個人，交給太山。他們起初還有些躊躇。後來甘維禮開導他們道：「太山先生的話，是不能違拗的。他要怎樣，只能依他怎樣。好在那些猿虎，都聽他指揮。好好跟着去，決不致傷你們性命。若是不去，惹惱了他，我可能替你們求情。」他們聽了，知道躲避不來，只得快快跟着太山等下船。坐定身軀。盪起槳來。甘維禮站在岸邊，看着他們的船，駛出視線以外。纔如釋重負的，透了口氣回去。太山等拿舟上駛。走了三天。完全是烏甘壁河流域野蠻部落的腹地。三天之內，甘維禮派來十二個人中，溜了三個。虧得猿羣中已有學會打槳的。因此太山也不以為意。他也知道若是從陸路走，比較上要迅速一些。不過不放心猿虎。怕他走散。自己少了助手。從水路走，可以約束一些。在水中走着，每天準定休息兩次。獵取食品。晚上睡覺，不是在水中小島嶼上。一路很是順利。所苦夾岸蠻村中人，見他們近前，早就遠逸。等他們上去訪問劇克陸可夫下落。都只剩下個空村。太山急於要探問消息。沒法想，只得個人單身上陸。讓那些馴獸，從水道跟着上來。臨走之時，先把此事告知莫甘壁。然後吩咐亞克德，一切聽莫甘壁指揮。接着道：「此刻我要上陸去，探聽探聽一個很不好的白人蹤跡。此人就是我此番出來尋找的。幾天之後，我一定回來。我走之後，千萬不可違抗莫甘壁的命令。」亞克德也答應了。停船之時，太山即行登陸。循着大河，向前行走。所恨消息傳

播得很快。先到的幾個村子，都早已得到消息。曉得有一船野獸，往上游駛來。村民早就走了。到傍晚時分，趕到一個有二百多居民的村落。村外一般也樹着長柵。太山縱上樹去，向柵內一望。看見那些村婦，正在預備晚餐。居然還像沒有知道。要下去探問消息，不是見了他就走，就是拚命同他決鬪。他雖不是怯懦之人，現在心中擔着重大心事，決不肯輕啓罅端。後來給他想出一個方法來。四周一望，知道自己藏匿之處，很是隱密。底下的人，決瞧不見。就在樹中作了些虎嘯之聲。村中之人，聽見聲息，都向樹上望着。那時天色漸黑，從下面向上望去，竟看不清什麼。太山趁他們全神注意樹上。又學着虎聲，長嘯一聲。輕輕溜下樹去，落在柵外。飛步趕到村前，敲着村門。用土語叫門。自稱是個投宿友人。太山深識土人情性，知道纔聽見虎聲，現在又有人敲門。一定驚慌失措，不敢來開。故意放高聲音叫道：『村中好友！請你開門，放我上裏面來。我是個白種人，給前幾天過去的白種惡人害了，要去追他。路過此地，天色黑了，想在此地借宿一夜哩。若是你們不知道我是個好人。方纔聽見村中虎嘯，知道你們此地出了虎患。我肯替你們驅逐這頭猛虎，回森林去。省得他跳進村來，騷擾你們。若是你們不肯放我進來，好好款待我。我就不管了。儘他來吞噬你們。』村中起初沒有人出來接談。後來有個老者，走到門邊，答道：『若是你果然是個白種人。是我們的好友。我們也可以放你入內。不過你得先替

我們驅逐那頭猛虎。」太山聽了，飛步仍入樹中。這一次做了許多聲音。上樹之時，聲音很響。同時又做出猛虎發怒，彷彿樹上，確有猛虎藏着。見人上去發怒似的。到了樹頂，一壁喊着，教那虎速走。不然就要殺他了，一壁還學着那虎發威之聲。咆哮之聲。然後重重的縱下樹去。故意把脚跳得山響。口中卻不斷的學着虎嘯。慢慢向森林走去。幾分鐘後，仍到村外。敲着門叫道：「虎是給我逐走了。你們遵照約言，放我進來罷。」叫罷。聽着村民在村內紛紛聚訟。爭論了許久。纔由五六個武士，出來開門。到了門邊，向外先張了一張。大概要先看看這逐虎的壯士，究竟是何等人物。一看是個裸體的白種人，很有些不信。後來太山向他們再三證明，自己是個好人。並且替他們逐去一頭猛虎，足證是他們的好友。他們只纔信了，把門開了，放他進去。太山進了村，等武士們把村門從新關上。一起上酋長住的茅舍來。到了門邊，已經有許多男女候着。見了太山都擁過來觀看。太山向酋長探問陸可夫消息。不料他回答的話，完全同甘維禮的話不同。他說陸可夫在他村中住了一個月。一星期前纔行上駛。頭上已生雙角。同行有一千多個魔鬼。明明知道都是謊話，也懶得點破他。不過因此知道陸可夫確在此地經過。若是追蹤而上。一定可以將他拿住。心中卻暗暗稱慶。問了幾個鐘頭，總問出陸可夫未到之前。果然還有一羣人過去。一羣人中，果然有三個白人。一男一女一個孩子。還有木梳瀨土人，做他

們的侍從。太山見再探問不出別的話來，也不再囉嗦。向會長道：「我的伴侶，是從水路上來。大概明天可到。我打算先走。若是他們到此，請會長不必害怕。好好招待他們。所有伴侶，都有黑人莫甘璧約束着。只要會長好好招待他們。他們決不傷害你一人一物。現在我疲倦已極，要到樹下睡去了。請你吩咐部下不要見擾。」會長聽了，要把自己住的茅舍，讓給太山。太山從前嘗過土人茅舍中風味，寧可幕天席地，住在戶外。並且住在戶外，可以相機行事。因此只推說，恐怕夜中虎要再來，宿在樹下。若是虎來，可以替他驅除。會長聽到這句話，當然是非常樂從。也不再相強。太山同土人交往已久，知道土人性情最是崇拜神鬼。所以同他們相處，最好要做得神出鬼沒。顯出他有超人神技似的。這樣一來，足以使他們尊敬。像村中這種柵欄，原可以從樹上輕輕下來，驀地裏走上村道去，嚇他們一跳，不過在晚上悄悄給他一走，他們村門不開，忽然失了一個投宿的客人，也可以使他們疑神疑鬼。所以等村人深入睡鄉，站起來縱入樹中。跳出柵欄，揚長走了。一入森林，循着長河，向上游走去。他平時最喜在樹頂上往來。有月光照着，風景更幽。在樹頂走，旋風似的，走得很快。不過沒有月色，在黑暗森林中往來，一般也可以游行自在。這也是他從小在森林中往來慣了。在黑暗中看東西，可以同白晝一樣。不比我們生長文明社會，目光反而薄弱。偶逢電燈一熄，在大街上走着，還怕傾跌哩。走到天明，隨

意找些蟲蟻兒果腹。睡了幾小時，從新前進。到正午時分，路上也幾次遇見土人。他們見了太山，不無疑慮。都想躲避。禁不起太山同他們開誠佈公的講。他們也就坦然。向他們探問陸可夫的蹤跡。都說是見過的。知道不錯，很是快樂。走了兩天，還是在烏甘壁河上。迎面有一座大村落。太山進去，那酋長招待得非常周摯。太山見他目露凶光。並且長着一口吃人野蠻的利齒。知道決非善類。不過疲倦已極。想在這村上休息十多小時。現在距離陸可夫愈近。打算要養息些精神出來。好取他的性命。聽這酋長講陸可夫是上一天早晨，纔從本村向上流去。大概不久就可追着。太山問他先走的一羣人。他卻一口回絕。說是不知。太山知道土人最愛的是賄賂。自己孤身到此，既沒有禮物送他，又沒有火器防身。他卻這般恭順，其中必有隱情，很想早離此地。祇因筋力疲倦，知道村中可以供給他的食品，省得自己去找。自己向來又是沒有畏懼之心的，因此也就安心住下吃了一飽，向茅屋後空地上一躺，就睡着了。酋長見他去睡。立刻叫了兩個部下，低低下了一道訓令。那兩個人得令之後，飛步出村。循着大河，向東走去。酋長恐怕驚醒太山，不許村人前去擾他清夢。還不許他們唱歌，同高聲談話。表面上很像是個好客的賢主人。三小時後，有幾隻獨木艇，從上游下來，直到村邊。酋長已在岸邊守着。見了獨木艇，把手中握着的蠻刀，向上一舉。這是他同艇上之人預定的暗號。表明太山已在村中。

他派出去的兩個部下，也在船上。原來會長特地派他們上去送信，帶這些人回來的。幾分鐘後，船已近岸。先是土人上岸。隨後船上五六個白人，也跟着上來。一到岸上，那個爲首一個黑髻的白人問道：『你那使者所說的白人，現在何處？』會長道：『他在村中睡着哩。我已經切囑村人，不許亂嚷。好等你回來，他還睡着。起初我還不知他就是尋你想害你之人。後來他向我探聽你的來蹤去跡，問得太迫切了。纔知道他就是你以爲他還在森林島之人。你若不同我講你同他的交涉。我還不認識他。說不定此刻他已經追上了你。殺了你哩。你不妨先去看看。倘然也是你的朋友，並非仇人。好在我並沒有傷他一些髮膚。若是果然是你的冤家，替你效了許多力，你必得送一支火槍，同些槍彈給我。』黑髻之人道：『你這件事，辦得很好。足見你肯見助。無論他是朋友是仇人。我必定拿一支火槍同子彈送你。』會長道：『我是永久助你的。現在快隨我去看那睡在我村中的人去。』說着，帶了那黑髻之人，走回村中，到太山睡覺之所。果然看見太山還在那裏酣睡。他兩個站在那裏，背後還有二十多個武士走來。會長用食指向上一舉。那些武士就站住了。黑髻之人，看了太山，唇上現出一種冷笑。帶着會長，回屋前來。會長向黑髻之人一看。黑髻之人點了點頭，表明睡着之人，正是他的冤家。會長向那些武士一招手，指一指太山，向他們使一個手勢，教他們上去把太山捆绑起來。那些武士趕上前去

按住太山，將他綁住。等太山醒過來，已經動彈不來了。武士們將他面向着上，扔在地下。太山舉目向人叢中一看。正見陸可夫在內。陸可夫冷笑道：「你真是一隻豬。難道還不知我陸可夫的手段。還想同我廝纏嗎？」說着，走上去，向太山臉上踢了一腳道：「這就是歡迎你。今夜在我這位朋友伊竺伯沒有吃你之先。我還要來向你報告你那妻子二人的現狀，同我替他們預定將來的計劃哩。」

## 第八回 猛虎揚威蠻奴殞命 英雄落魄魔鬼擲擒

鬱鬱葱葱的深林豐草間，有一個蒙茸柔軟的東西，潛步走出。兩隻眼睛被林間的月光所射，炯炯發作黃色。足音很輕。有時昂首而嗅，好像偵伺什麼似的。空林中有很多麋鹿。綠枝跳跟，發出微響。這隻虎聽見了亦或止步。不過所偵伺的東西，好像在東隅。虎於是也向着東行。行程雖然很慢，但也曉得所偵伺的一定不錯。肚子雖然餓着，也不中輟。行了一夜。天明纔攪着了一個小獸果腹。餓得太久了，所以吞嚥頗速。天晚纔到了一個巨村。那虎繞着長柵，在地上嗅着。到柵後同村舍接近處，忽行止步。在地上細細嗅了一回。把頭側着，豎起雙耳，竊聽裏面聲息。森林中生物的聽覺，原比人類來得

敏銳。人類聽不到的聲音，他都聽得見。聽了一回，果然給他聽到一種他所要聽的聲息。把後半截身子，向後一挫。倏地一縱，已經縱入柵內。偷偷的向茅屋後，黑暗小巷中閃去。村中的衆婦，因為夜間有大宴會，紛紛各自向廣場中挑一處地方，種一個火。火上放着水罐。火堆之中，立着一株極粗的短柱。預備綁那受鬻割之人。柱畔立着許多身上用五彩顏料畫着花紋的蠻奴，在那裏談笑。那些蠻奴，因為參預大典，不但身上畫花，連眼，嘴，胸，口，臀部上，都畫得五彩斑斕。頭上用鐵絲紐着許多彩羽。村人在那裏準備大排筵宴。那個預備受他們鬻割的太山，卻一個人給他們綁在靠柵欄的一間茅屋之中。他也想憑自己筋力，掙斷綁他的繩索。幾次給陸可夫進來瞧見，指揮那些蠻奴，將他從新加綁。自知筋力已盡，也不再掙扎，靜待就死。從前他也遇見過不少險境，常常對着死神，含着笑顏。今夜既知已臨絕地，也還不改常態，可以含笑赴難。所恨目前自己已不是個鰥夫。對於自己固無所依戀。卻不能不想到妻子。他想到：「我死之後，不知他們要受苦不要。琴痕呢，現在還在世界上最大一個都城之中。天幸他不知道我今天的死狀。即使見我不回去，心中記憶，卻有許多好朋友勸慰着，也可以減輕他的愁思。所最不放心的，就是劇克那孩子。陸可夫既有那種殘酷的宣言，決不肯輕易放手。一定還想害他。若是我還在世上，還可設法救他。現在我這森林大王太山，像野獸似的，落在陷穽之

中眼看着是沒有希望的了。我一死，那孩子也是準死無疑。這種玉雪可愛的孩子，知道他的前途日就黑暗。怎能使人不悲痛呢。」太山被擒之後。陸可夫常來凌辱太山。用盡種種手段，總不能聽見太山叫一聲痛，告一句饒。沒法想，只得丟手。預備到太山臨時受刑之前，再告訴他琴痕也在他掌握之中，並沒有在倫敦。好讓他臨死之時，多添些苦楚。黃昏時分，太山在茅屋中聽見外面在那裏預備開齣割大宴。野蠻部落這種盛會，太山雖沒有參與過，卻也見過多次。料不到今天輪到他自己綁上那中間柱上去。明知野蠻人的手段高強。把俘虜的肉，一片片割下來，煮着吃。饒是只剩白骨，還不肯讓那俘虜氣絕。景象雖是可慘。太山一些不注意他。他的目的，只要有一絲呼吸存在，還想逃生。並不是有什麼畏死之心，實在想使他們失望。所以一心只在那裏打算脫逃方法。外界一切聲音，付諸不見不聞。正在思索之時，忽然從鼻觀裏嗅到一種氣味。一嗅到這氣味。頓時收束雜念，屏息靜聽。不多一回，聽見茅屋後，似乎有些聲響。趕忙把嘴唇動着，做出一種人類耳中聽不出的聲音。知道屋後站着的东西，一定聽得見。太山嗅覺靈敏，早知屋後是誰。他的嗅覺，同我們白天的視覺一般。只用一嗅，就知道是故友到了。他口中的聲音一發出去。隱隱聽見屋後有個柔軟身子，在那裏用利爪抓那牆壁。不多一回，已經給他抓掉了一根木頭。從窟窿外，鑽進一個極大的東西來。輕輕走到自己身邊。用他

毛茸茸冰冷的鼻子，嗅太山的臉。果然是他故友巨虎來了。那虎把太山周身嗅着，喉中嗚鳴的透出一縷悲聲。太山既不能作虎語，也難於把自己苦楚，同他講。那虎雖然抱着一片愛主熱忱，也問不出一縷悲聲。太山給人家綁得掙扎不來，那虎也看得出來，不過想不出救濟方法。所以太山竭力要那虎替他咬斷腕上綁的繩索。那虎不知就裏，只把舌頭將腕上臂上，舐了一遍。就在那個時候，忽地來了個送死的人。太山同虎都聽見有人走來。那虎低低咆哮一聲，躲入最黑暗的屋角。走來的人，沒有聽見。走進屋來。太山舉目一看，原來是個身材高大的裸體蠻奴，走到太山身畔，用手中握的蠻刀，望太山身上戳了一下。太山被戳，口中發出一種可怖之聲。就在那個聲中，那虎從黑暗中奔出，搶到那周身畫得五彩斑斕的蠻奴身邊。舉起巨爪，向他胸口一掌。利爪透入膚中。張開血盆似的巨口，向他喉間咬了一口。蠻奴狂叫聲中，雜着一聲虎嘯。以後就寂然了。冷靜空氣中，微聞咀嚼之聲。太山聽了，曉得蠻奴已死。屋外之人聽見他們伙伴的呼聲。知道不妙。頓時全村寂然。好久好久，太山在室中聽得他們商議起來。都是驚惶失措的聲音。後來有人在那裏低聲傳令。正是酋長伊竺伯的口音。纔有許多人，脚步雜沓的，向茅屋來。那虎聽見人來，從蠻奴身上站起來。輕輕仍從進來的地方出去。不多一回，柵欄上有些聲響。知道縱出柵外去了。在太山的意思，原希望那虎始終幫助他，替他殺那

敵人萬想不到他一聽見人來，就此走了。起初很有些不快，後來想到那虎的腦筋，本來是簡單的。有時一些不怕，有時卻非常怯懦。他聽見人來，忽然恐怖起來，因此垂尾走了。想到這裏，忽然又想起自己既身入網羅，即使虎不走，也決難相救。他雖是勇猛，敵人既有火槍，一兩顆彈丸，就可以致他死命。何忍見他爲了自己送死呢？若是那虎懂得救援方法，還可以叫他重來。只是言語不通，他既不知用什麼相救。讓他走了也好。想到這裏，來人已到門外。心驚膽戰的把頭先伸進來窺探。見屋中黑沈沈地，沒有聲息。兩個人左手握着火炬，右手挺着蠻刀，由許多人簇擁着走進來。那兩人雖是害怕，一則奉着酋長之命；一則有後面的人擠着，轉動不來。硬着頭皮進來。心底裏都記起方纔聽見伙伴的呼聲，同那一聲虎嘯。看着黑暗中兀是害怕。覺得室中寂靜。比有了聲音，還要可怕。所以在門邊先要偵查一下。究竟室內藏着個什麼危險。一個人先把手中火把，往室中一扔。就着那一刻功夫，室中內容已經看得清楚。他見那個俘虜，還好綁在那裏。同方纔一般。室的中央，躺着一個死屍。咽喉胸口，都血肉狼藉。他見了這個形狀，比見了虎還怕萬倍。因爲室中有虎，至多不過撲上來咬一兩個人。現在虎既不見，死屍卻有一個。不知他藏匿何處？何時出來？先摸何人？這一嚇，嚇得人人自危起來。也顧不得酋長命令，掉過臉，撒腿就跑。後面的人，雖然沒有看見，也知茅屋中必有可怖之事發生。一聲吶喊，

都往村道那邊退去。太山見了，不覺暗笑。聽着他們在村道遠處，烏亂了好久。纔有歌聲起來。這是他們的軍歌。在衆心渙散之時，常常用軍歌鼓動大衆的勇氣。太山曉得他們一定還要來。果然停了一回，先進來兩個手握火炬手槍的白人。這兩人之中，卻沒有陸可夫。陸可夫原是個弱蟲。縱然表面上充着英雄。到了危地，他也要裹足的。太山深知陸可夫情性。他的不進來，一些不足爲異。土人見白人進來沒有事，也跟進來。見了死屍，不覺慄慄畏懼。白人詰問太山那個土人怎樣死的。太山只微笑不答。陸可夫那時也擠進來。見了死屍，嚇得他色如死灰。向伊竺伯道：「酋長！我們快一些去結果這個魔鬼的性命。省得留他在此，等一回又要傷你部下哩。」伊竺伯聽了。傳令教部下把太山擡出場中，綁上柱子去。命令下去，卻沒有人敢動手。後來互相推舉，推出四個少年來。把太山橫拖倒曳，拖出屋外。一到屋外，大家又膽壯起來。走過一二十個壯士，擡的擡，拖的拖，爭着把太山拖到場中，綁上了柱子。陸可夫等他們將太山捆綁停妥，知道太山這一次是再也不能逃走的了。心中一喜，頓時把從前的勇氣，完全恢復過來。向一個蠻奴要了一把刀，大踏步走近太山。先把刀向太山身上戳了一下。看着一縷鮮血，直迸出來。太山一聲不響，只是笑吟吟的。陸可夫見了，氣得破口大罵。握着拳，向太山臉上亂打。用腳向腿上亂踢。太山依然是芙蓉滿面。陸可夫氣極。正想把刀尖向太山心窩上刺去。刀尖

纔到太山胸口，卻給伊竺伯一把拖開。喝道：「住！若是你此刻殺死這個俘虜，不讓我們舉行死舞。我們沒有活俘虜，割，可要拿你替代的。」陸可夫怯懦性成，受了這個呵喝，居然乖乖不敢動。只是仍舊站在一邊。想出種種話來，侮辱太山。他說，等一回太山的心，是他要吃的。還故意鋪張揚厲的，說出許多將來收拾太山兒子劇克的計劃。還說要去收拾琴痕。他道：「你這渾蟲，大概還以為琴痕在倫敦，同社會上貴婦在一起哩。怎知他目前的境遇，還遠不如你。因為他也在非洲，落在一個不知父母何人的好人手中。本來我還想等到最後證據之時，再上森林島來給你送信。現在你既要受白種人從來沒有嘗過的滋味。眼見得死期近了。所以趁他們末了一刀送你歸天之前，先同你講。好讓你等一回受他們鬪割之時，心中多受一些苦楚，以報你從前種種擾亂我計劃之仇。」說着，那些蠻奴的死舞，已經開始。結了個大圓陣。跳着嚷着。陸可夫再想說什麼，給他們震天價鬧着，太山也聽不清，只得罷手。蠻奴們繞着太山跳舞。步伐愈跳愈快。他們身上畫的花紋，給火光一輝，花花綠綠，格外難看。這個景象，太山記得初見達拿，就是如此。不過柱上綁的卻是達拿。太山從蠻奴刀尖下，救了達拿性命。（見野人記）這種地方，出生入死，只有太山有這種勇氣，敢去救人。太山救人，現在誰來救太山呢？在太山心中，也明明知道這些魔鬼，跳舞一完，就要來割他肉吃。這個在別的白種人，

一定要驚個半死。太山在森林中久了，知道弱肉強食，佔勝利的，都可以享吃被戰勝者之肉的權利。一些不以爲意。從前他手殺脫白喇，在登登舞中，得到喀卻克猿族的擁戴，踐登大寶，也是如此。（見野人記）因此不以爲意。他在那裏追念前情之時。跳舞人的步伐，漸漸逼近了。蠻奴的刀尖，一個個都準備脚步一停，前來宰割。太山看那形勢，也曉得是快了。反願意他們早些動手，了此浩劫。就是那個時候，村外森林中，忽然飛來一聲長嘯。蠻奴聽了，不知是什麼東西，在林中號叫，吃了一驚，都一齊站住。太山知道救星已到，也就昂首長嘯了一聲。這一聲，比林中飛來的一聲，更是慘厲。蠻奴更是驚疑不定。陸可夫恐有差池。催着伊竺伯趕快結束死舞。好結果俘虜性命。伊竺伯也贊成這個計劃。提着刀，上前正想動手。刀尖還沒有上太山的身。一聲響亮，從方纔細綁太山的那間茅屋中，跳出一隻青睛黃毛的巨虎來。沖入人叢，逕向太山身畔站住。露出長牙，看着大衆。場中諸人，驚怖不堪。想不到這隻巨虎，是怎樣進來的。卻不道茅屋中還有猛獸跟着出來。全場之人，只有太山看得清楚。

## 第九回 陸可夫喪心蠱淑女 安杜生仗義救嬰兒

著者寫到這裏，暫撇下太山，將琴痕的事，補敘一番。太山從金狗輪船，給卜費肱派人押解上森林島去，琴痕從自己房艙窗內也看見。以後幾天，陸可夫也不來騷擾。每天所見只有金狗船上庖人安杜生一個。琴痕問他送我丈夫登岸所在，是什麼地名？他還是瘋瘋癲癲的答道：「風快起了！風快大了！」琴痕還以為他只會講這兩句英語，也就不再問他。雖是這般，見他送那醜醜不堪的食品進來，還是向他懇懇笑謝。太山登岸後三天，金狗輪船駛近一條大河港口，在港中下了錨。陸可夫進艙來，也斜着眼，向琴痕道：「好孩子！船已到了。我是來給你自由安樂兩項的。見你這般悲苦，我的心也軟了。現在要盡力想一個補救方法。你丈夫呢，原是個畜生。已經將他衣服剝去，送他回鄉。現在他已經赤着身子，在森林中同那些野獸相處三天了。這是他最適宜的地方，可以不必再去想他。我陸可夫同他比較，大大不同。不但生於貴族之家，并且受過高等文明教育，生成一個上等紳士。親愛的琴痕！我願意把受過高等文明教育的愛情給你。使你從今以後，常常同一個上等紳士做伉儷。當初你年紀輕，不識人。把你純潔身軀，許給一個人猿。前幾年跟着他過那野蠻生活，諒來你也苦極了。琴痕！我愛你得很。只问你答應一聲，以後決不使你受絲毫苦楚。就是你的兒子，也可以平平安安還給你。」他在艙中講這些混話，剛好安杜生替琴痕送午膳來。到了門外，聽見艙內有人講話，就立定了。

把他長頸子上綴着的那顆小腦袋一側。那雙促在一起的眼睛，半開半閉。側着耳，哈着腰，在門外竊聽。連嘴上長的金黃色長鬚，都往下掛着。像是很注意似的。陸可夫在艙中把自己心中要說的話說完。靜待琴痕覆音。琴痕聽了，不覺愕然。把玉肩微聳，答道：「陸可夫先生！你今天講的話，真是可駭。難道你想強迫我幹這種歹事嗎？我琴痕既是格萊頓約翰之妻，豈是想苟延殘喘之人。難道聽了你許我不殺，就肯改嫁與你的嗎？你這些話，真聽了出於我理想之外。陸可夫先生！起初我還以為你是個惡奴。到今天纔知道你是愚魯之夫。真也可怪。」陸可夫受了這頓搶白，雙眼微微一闔，臉上居然也會起了些紅暈。湊上一步，低低喝道：「你既叫我愚魯之夫。今天就教你試試我愚魯之夫的手段。你這楊凱人（外國人呼美國人通稱）的軀強，可以斷送自己兒子的性命。要使你知我手段，服從我。我立誓當着你的面，剖出你兒子的心來給你看。好教你知道我陸可夫尼古拉是不能辱罵的。」琴痕聽了神色不動。把頭一掉。答道：「你不必絮煩。啊嗚哩，實行哩。你既想報復，也只能由你。要我改節，卻萬萬不能。我兒子現在年幼，還不能加以評斷。我是他母親，卻可以作一種預言。可以拿得定他。若是有了知識，寧可犧牲自己生命，不願他母親犧牲節操的。我既是愛他之人，豈肯使他負疚終身，到臨死還抱着慚汗呢。」陸可夫見虛聲啊嗚的方法不行。不覺大怒起來。他本想啊嗚着琴痕從他，

好讓他在歐洲去誇口，宣佈灰石爵士夫人是他外室，可以圓滿他復仇計劃。誰知這真烈的琴痕矢志不移，輕輕將他破壞了。趕過去，像野獸一般，撲到琴痕身上。一手攔住他的咽喉，想按倒牀上去。他的手纔救上去，槍門呀的開了。陸可夫把手一鬆，跳起身來一看。進來的卻是安杜生，一進槍門。目光又變成愚蠢。下頷張着。匆匆在槍中小桌子上，替灰石夫人擺那午餐。陸可夫橫着怒目問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爲什麼一聲不響的竄進來？快給我走出去。」安杜生用他水汪汪的藍眼，笑吟吟看着陸可夫道：「風要起了！風要大了！」說着，仍舊忙着把幾個菜碟，在桌上移動着，只是不走。陸可夫叫道：「你快給我離開此地。不走，我要把你扔出槍去了。」說着，奔上去，想抓安杜生。安杜生只是傻笑。一雙手卻見他去摸那把油圍裙上掛的佩刀。陸可夫有些膽怯，不敢去招惹他。向琴痕道：「我答應給你的那件事，你得仔細再思索一下。我明天來聽你回音。若是不肯的話，我先把全船之人，遣上岸去。只留下我同卜費肱兩個。好讓我殺那孩子給你看。」這幾句話，完全是用法國話講的。他以為安杜生一定不懂，所以也不去留意他。說完之後，把槍門砰的一聲關上走了。等他走後，安杜生迴過頭來，看着琴痕。平時那種傻樣，已經消滅。喃喃的說道：「他當我是個傻子。我何嘗傻來。法國話，我也不是不懂的呀。」琴痕愕然道：「這樣說，他方纔講的話，你都懂得的。」安杜生道：「正是。」琴痕道：

「哦！我明白了。大概你是聽見他在這裏同我爲難。纔走來保護我的。」安杜生道：「你待我很慈祥。他卻看我像醜狗一般。夫人！我助你。你等着我。我準定助你。非洲海岸，我是常來的。」琴痕道：「師范人人都同我們反對之時，你怎樣能夠助我呢？」安杜生道：「風要起了！風要大了！」說着，也不再說什麼，開門走了。琴痕雖是不信安杜生有什麼方法幫助他。不過方纔安杜生那麼一來，已經感激激非淺。想不到在仇人之中，還有這般一個好友。在金狗船上，住了許多天。天天都在愁悶之中，今天纔得到一線歡樂。雖然不知道安杜生究竟有無實力。已經把一腔愁緒，減輕了不少。這一天琴痕就沒有再見陸可夫。等安杜生送晚膳來。想再同他談談。不料他舊病復發。又是從前那樣傻頭傻腦的。『風要起了！風要大了！』亂說。不過，來收拾碟子時候，輕輕的道：『夫人！你今夜不要卸妝。把絨毯也捆起來。不久，我就來引夫人出去。』說着，匆匆要走。琴痕拉住他衣袖道：『我的孩子是要同去的。沒有他，我也不走了。』安杜生道：『你聽我的話做去。我完全是助你。你不要這般囉嘯。』琴痕等他走後，坐在牀上一想，這件事很是不解。究竟安杜生可靠不可靠。他的忽然自告奮勇的見助，是禍是福？跟着他走，有無危險？自己飽經患難，恐再有不測，如何是好？仔細一想，安杜生平時雖有些傻氣，今天這種舉動，卻確有上人風度。跟着他走，究竟比守着金狗船，受陸可夫蹂躪的好。不過無論如何，劇

克不來，決計不走。主意已定，不再卸妝。把絨毯也用一條粗索繫起。等到夜半，忽然艙門上有人，輕輕抓了幾下。趕緊過去，把門門撥開。艙門一開，安杜生披着大氅，從外面進來。懷中抱着一捆東西，看去彷彿是幾牀毯子。舉起手，把食指向唇上一按，彷彿教琴痕不要作聲似的。走到身邊，纔輕輕把抱的東西遞給琴痕道：『這是你的孩子。好好抱着，不要見了他做出許多聲音來。』琴痕趕緊把那睡着的孩子接過去，緊緊抱在懷內。他同劇克久別之後，今天纔得相見，快樂已極，忍不住撲簌簌掛下兩行熱淚來。安杜生催道：『不要多耽擱。我們走罷。』說着，向榻上提起琴痕繫好的毯子。他自己的毯子，也在門外。帶着琴痕，走上艙面。船邊已經停着一隻小船，在那裏相候。安杜生教琴痕從軟梯上先下去。恐有失措，接過孩子來，替琴痕抱着。隨後跟着下去。一到船上，再交給琴痕，看他坐好。纔把纜繩割斷。一邊槳徑向烏甘壁河進發。雖在黑暗之中，安杜生卻像認識似的。一些不游移，徑向前面駛去。半小時後，月色從雲中透出來。已經在船的左邊，望得見河口。安杜生迴船，徑進河口。琴痕見了很是奇異，想起安杜生怎會知道路徑。誰知安杜生白天早就定了夜中出走的計劃，借着採辦物品爲名，已經到上游來探過一次道。同小村中酋長，已有約言。所以會這般熟悉。月色雖是皎潔，兩岸老樹參天，把河面上覆得密密的，一些不透月光。樹上垂着許多藤蘿，低拂人面。冷翠濕衣，清風送爽，景色非

常幽靜。水中鱸魚爲槳聲所驚，撲刺作響。河馬浴水，時出窺人，森林之中，鬣狗吠月，梟鳥呼風，獅吼虎嘯以外，還有許多奇響，聽着令人心悸。琴痕抱着孩子，蹲伏船底。雖是到了這種荒寂之地，還覺得母子重逢，喜從天降。只苦於前途的吉凶莫卜。不過覺得以後即使有什麼不幸之事發生，目前這一小時光陰，卻已似登天國。幾次想在黑暗中，看一看這久別重逢的孩子面色，究竟消瘦了些沒有。朦朧中只隱隱看清一個面龐。只得仍舊將他攪入懷中。到三點鐘時候，安杜生將船駛到一個空場邊，隱看見場邊有許多茅屋。屋外圍着短柵。安杜生停了船，喊了許久，纔把村中人叫醒。這個村子，就是他白天來過。同他有過預約的。村人出來，同安杜生問答。黑暗中看不清面貌，聲音非常可怕，安杜生扶着琴痕上岸，把船繫在灌木之中。提起行李，領着琴痕上村中去。到了村門邊，有個女人出來接待。問起纔知道他是會長之妻。白天先送了他禮物，纔出來招待的。依那女人，要讓他們會長屋中睡去。安杜生恐怕琴痕膽小，見了土人害怕，婉言相謝道：「深夜相擾，已經不安，何敢再去擾會長清夢。我們就在這空地上睡一夜便了。」那女人見他執意不肯，只得自去。安杜生等他走後，纔告知琴痕他的用意。並且蟲蟻太多，還不如戶外睡得安寧。說着，先替琴痕鋪好毯子，讓他睡下。自己卻遠遠打開毯子去睡。他是什麼地方都睡慣的。一躺下去，就睡着了。琴痕卻從來沒有嘗過這種風味。在這硬地

上，找不到一個安穩之處。良久良久，纔把孩子勾在臂內，朦朧睡去。等得醒來，天已大亮。環顧四周，圍着二十個土人。大都男人居多。那種奇形奇狀。琴痕雖也知道他們未必加害於他母子，卻也有些心驚，把孩子緊緊摟入懷中。有一個土人拿着一葫蘆的羊乳，送給琴痕喝。琴痕知道他是懷着一番好意，向他笑謝。不過看着那個葫蘆，給煙熏得烏黑。嘴上身上黏着不少乳乾。從外貌看來，就像是從來沒有洗過，不知經過多少人喝過，有些惡心，用手去接。誰知琴痕本是一個美人，在波的磨倫敦都是知名的。他笑時態度，更是可愛。那土人見了，也非常敬愛。竟不肯放手。要他自己握着給琴痕喝。琴痕聞到他身上一股臭味，幾乎吐出來。正在不得開交，虧得安杜生過來解圍。他接過去，喝了一半。拿出一串藍色假珠，連葫蘆一齊交還那人。那時日已上昇，酋長已經出來。見他部下圍着琴痕，把他們喝開。自己站在一邊，同安杜生談天。琴痕又想着那孩子，只苦於他還是睡着。日光過烈，怕驚醒了，他不敢揭開那臉上覆着的毯子來。留心聽安杜生卻在那裏，用土話同酋長談天。暗想安杜生真也古怪。上一天還以為他是個傻子。不料在這二十四小時內，發現出他不但懂得英法兩國語言。居然還會得講非洲土話。從前還以為他是個靠不住的，殘暴之人。這二十四小時的行爲，卻又不像。不過要說他真是個俠義之士，這一次援手絕無歹念。從他外貌上看來，又有些不合。莫非他是深沈不露，還

有別的心腸嗎？正在想着，想去把孩子的毯子揭開。恰好孩子醒了。在毯子中牙牙學語。知道這一回可以仔細端詳自己的孩子了。一手把毯子揭開。剛好安杜生掉過來看他。看見琴痕忽地站起。把孩子舉起，在日光中，仔細端詳那個目光炯炯的胖孩子。忽然長呼一聲，雙膝一軟，倒在地下暈過去了。

## 第十回 困蠻村幸逢莫甘壁 追賊跡巧遇安杜生

那些蠻奴驚魂稍定，見太山身畔站的，是一隻皮毛血肉完全的真虎，膽子又壯起來。知道既是真虎，憑着許多蠻刀，四面圍攻起來，也不怕他。陸可夫也催着伊竺伯，傳令部下，用刀飛過去，戳死那隻擾亂會場的猛虎。伊竺伯答應。剛待啓齒傳佈命令，忽然見太山目視茅舍，似有所見。跟着他目光看去，駭得狂叫一聲。也顧不得酋長的尊嚴，撒開腳向村門邊就跑。場中之人，見酋長那樣驚怖，有些不解。齊齊迴過頭，向茅舍邊一看。也吶一聲喊，跟着跑了。因為從茅舍中有一羣巨猿出來，直奔他們。正是亞克德等。長毛鬚鬚，月色火光中看去，更是可怖。太山見他們逃走，引吭一呼。猿虎聯合一起，咆哮着追去。有幾個膽子大些的，返身拚命。只是人類受驚以後，怎敵得過銳氣方張的猛獸。纔一交手，

已經肝膽塗地。猿虎等得勝之後，又去截殺那些跑不了的人。太山等村中人跑的跑了，死的死了，不剩一個，纔把他們叫回。他想教巨猿替他鬆綁。誰知猿類腦筋過於簡單，就是亞克德比別的聰明，也不明白。太山很是着急。因為儘是綁在柱上，有許多危險。一則蠻奴們膽氣稍壯，難保不來設法恢復這座村落。一則有白種人在內，難保不潛升樹杪，用火槍來殺猿虎。就使這種危險都沒有，自己永久綁着，也要餓死。那隻虎的知識，更不如巨猿。不過他尊敬太山之心，卻非常深厚。連太山也覺得瞧着納罕。自從戰勝蠻奴以後，他很高興，在柱子邊四圍繞着走。像人家養的貓一樣，把身子擦着太山，喉中打着鼾聲。大概要報告太山，他的猿侶，是他想到了，去找來的。太山知道他的用意，覺得他這隻馴虎，足稱獸中至寶。太山只沒有見莫甘壁到來，很是懸心。怕的是猿虎趁他不在，把莫甘壁吃了。問起亞克德。亞克德也說不出來。只用前爪，指着他們來的森林。一夜過去，太山還在柱上綁着。天纔亮，從柵欄縫中看出去，森林邊黑影憧憧，大概是蠻奴們回來了。果然蠻奴們的膽子，天明之後，又恢復些過來。深恨大眾沒有壯氣，給幾個畜生，驅逐出自己生長的村落。若是聯合起來，鼓上勇氣。上去一陣刀箭標槍。看這些畜生還能發凶不能。商議了一回，分頭準備。到準備停妥，結了大隊，擁出森林。在村前廣場上，搖着標槍，跳舞起來。愈跳愈高。等衆心一齊，蜂擁而來。太山知道他們拿定主意，想圖恢

復。一次不成，還有兩次三次。自己既不能脫身，猿虎雖勇，終歸失敗。雖是如此，在還有機會之時，尚思抵抗。所以趁他們心志未定時，纔到半路，發出一聲長嘯。他們上次在村中受創已深。一聽嘯聲，不知主何朕兆。喊一聲，仍舊退回去了。到了林中，叫着喊着，重整軍容。半小時後，又向村中殺來。這一次，差不多給他們搶到村邊。猿虎冲出去一擾，又散開走了。從新在林邊跳舞吶喊。太山曉得，這一次是最後一次的攻撲，捨命而來。縱有重大犧牲，在所不顧。看來猿虎等雖經救援，這一次必歸泡影。他們雖不懂語言，不能替自己解圍，已經盡忠竭力。說不定，還肯始終爲自己捐軀。所以不但不怨他們的愚蠢，還感激他們的忠義。再看那些蠻奴，已經準備向村邊進行。有幾個已到廣場中心，招呼後隊前進。後隊頓了頓，也蜂擁而來。太山希望已絕，想起妻子，不覺黯然。蠻奴纔到半路，忽然一個巨猿，呆呆看着後邊茅舍。太山心知有異，跟着他一看，不覺喜出望外。原來是莫甘璧從茅舍中出來。大概從遠道而來，有些氣喘吁吁。一眼看見太山被綁柱上，吃驚不小。飛步上去，用刀將太山綁的繩子割斷。等蠻奴們趕到門邊，太山已從柱邊站起。拾起村中上一夜被殺之人拋下的軍器，同莫甘璧帶着猿虎，上前迎敵。這一次血戰，真是蠻族中未有的奇景。太山同莫甘璧雖只有兩人，有猿虎相助，殺得這幾百個蠻奴，七零八落，流血被野，伏屍遍地。餘剩的都一閃而散。太山因爲不見陸可夫等，捉了一個人來。

許他只要說出陸可夫等所在之處，可以放他。他纔仔細報告出來，原來陸可夫於上一夜受驚過度，不敢再來。早晨伊竺伯遜他，帶着火槍，同圖恢復。他執意不肯。但不肯同回，還匆匆向河邊去了。到了河邊，奪了許多村人藏着的獨木艇，押着甘維禮村中劫來的土人，打着槳，向上游去了。太山得到這個消息，同莫甘璧帶着猿虎，向上游追去。那時太山的馴猿，在村中混戰之時，又死了三個，兵力卻還不弱。亞克德外，還有四個巨猿。那虎也一些沒有受傷。在荒山中走了幾天，一些沒有蹤跡。纔知道走錯了路了，重新折回來。那時一路探問起來，纔知道有一男一女帶着一個孩子在陸可夫之前逃走，不久就失了蹤跡。那一男一女於太山既無關係，也不去管他。那個孩子，既是劇克，忽地不見，太山怎樣不急。後來一想，知道陸可夫也在那裏追趕他們。只用追到了他，就可以救劇克出來。匆匆回到失卻陸可夫蹤跡之處，仔細偵察。纔知道他們棄舟登陸之後，是向北走的，卻還沒有找到先走三個人的蹤跡。一路進去，知道同猿虎在一起走，是問不出信來的。所以都是先行一步。有一次，遇見一個土人躲在樹上，用標槍想刺殺一個倒在道傍灌木叢中的受傷白人。太山想將那土人攆掉。遠遠看那個白人，卻彷彿有些認識。他那促在一起的眼睛，可憎的相貌，金黃色的長鬚。深印太山腦中。知道他是陸可夫黨羽。不過跟着陸可夫上村中去的白人裏，卻沒有此人。既沒有同在一起，一定是先走

人中那個男子。這樣看來，陸可夫說的並非謊言。先走的女子，一定是琴痕了。想到這裏，看着那可憐的白人，不覺色如死灰。顧門上小時彼同喀卻克爭奪王位，給喀卻克撕去一塊皮肉。雖因此得以雄長森林。卻留下一個大疤。平時看不很出。到盛怒之時，卻要現出紫色。這一天他的疤又作了紫色了。他想這個白人，相貌醜惡，既同琴痕先走，路上琴痕一定受他蹂躪。既如此，他是應由我來收拾的，豈容這黑奴前來爭奪。輕輕縱上樹去，繞到土人身後。將他握標槍之手，打了一下。標槍已經脫手。土人急了，拔出刀來刺太山。太山因為樹上不易用力，縱下樹去。土人也跟着下來。兩個人扭在一起廝打。灌木叢中的白人，聽見聲息。見是一個裸着半身的白人，同一個裸着半身的黑人，在那裏動手。起初都是用土人的軍器。後來軍器脫手，索性同野獸似的，用起爪牙來。乍一看，還認不出這白人是誰。看了半天，纔認出他就是監禁金狗船中的英國貴族。原來這受傷的白人，就是安杜生。安杜生在金狗船上。同別的水手一樣，還不知道太山是誰。直到救了琴痕。琴痕在烏甘壁河上告訴他。他方纔知道。現在無意中見他，不覺又驚又喜。看着他們打着。土人只是不退。惹得太山性起，將他殺死。殺死之後，還把一隻腳踹住土人給他振斷的頸上，仰天長嘯。安杜生聽着嘯聲，很是膽寒。太山嘯畢，低下頭來，目吐凶光，冷冷的問道：『我的妻子現在何處？』安杜生正待啓齒。忽地起了一陣狂嘯。他胸口中了。

支箭一嗽之後，口鼻之中，都冒出鮮血來。太山靜靜站着看他，顏色非常鎮定。遠遠望去，彷彿是一座紫銅鑄的銅像。他的意思，想先問口供。問完之後，再行殺他。好一回，安杜生的嗽纔止了。那時又想啓齒，氣息很弱。太山跪下去問道：「我的妻子呢？你把他們送上何處去了？」安杜生向北指着。氣息微弱的答道：「給那個俄人拿去了。」太山道：「你爲什麼不同陸可夫在一處？卻倒在此地？」安杜生道：「我們給他追上了。打起來，我中了這支箭。手下的人也散了。陸可夫將我扔在此地，喂那山中的鬣狗。這種收拾我，比殺我還要殘酷。你那妻子，都給他搶去了。」太山見他說話聲音。一回弱似一回。後邊幾句，幾乎聽不清楚。趕緊想趁他未死之前，問出口供。好報那仇。湊上前去，惡狠狠的問道：「你將我妻子怎樣？打算帶他們上那處去？一路上怎樣凌辱他們？快說！不然，我立刻就要殺你了。快說出來，是怎樣凌辱他們的？不然，我可以憑着這雙赤手，一口利齒，可以將你撕個粉碎。方纔我收拾那個土人的形狀，諒來你也看見的？」安杜生聽了。駭然道：「怎樣你說出這種話來？我何曾凌辱他們。我是從那個俄人手中將他救出的。我救他母子，因爲在金狗船上，你夫人待我非常和氣，又常常聽見那孩子的哭聲。我有一妻一子在家，忍見你夫人母子，爲陸可夫拆開。只纔救他們出來。你只用看我這支箭，就明白了。」說着，虛怯怯的把胸口一指。太山見他臉上只有駭怪之色，並沒有絲毫恐怖。他

既知道受傷已重，性命已在呼吸之間，若有隱情，也會供認出來。纔知道自己錯怨了他，頓時轉過顏色，跪下去向安杜生道歉。接着道：「你也難怪我。我總以為同陸可夫在一起，是沒有好人的。現在纔知道是我錯疑了你了。抱歉得很，請你恕我無知。你傷勢甚重，我想送你上一個安穩地方，好好調養起來，助我一臂。」安杜生微微一笑，搖頭道：「你還是趕快找你妻子去罷。我是差不多是個死人了。不過……」頓了一頓，接着道：「我很不願躺在此地，給鬻狗吞噬。若是你可憐我，請你早些結果了我，省得在此受苦。我就感激不盡了。」太山聽了，不覺打了個寒噤。這個人方纔本打算將他殺死。現在卻當他一個好朋友。怎能下這個毒手呢。過去輕輕將他的頭扶起，用手臂給他枕着。身子也替他放平穩了。不多一回，又狂嗽了一陣，口鼻中又沁出不少血來。等嗽聲一住，血也止了，雙眸已經緊閉，太山以為他是死了。忽然又睜開眼來，望着太山一歎，氣息微弱的道：「風要起了！風要大了！」說完，就嚥氣了。

## 第十一回 埋俠骨豪士酬深恩 卻寢宮蠻奴漏機密

太山於安杜生死後，因爲他外貌雖是荒儉，胸襟中却抱着俠義肝膽。爲着救他妻子，送了性命，很是感激他。替安杜生揀一處隱僻地方，挖了個坑，將安杜生遺骸，好好抱着，放下去。放得四平八穩，然後用鬆土輕輕覆上，做了個墳。一切停妥，纔照着安杜生指點方向，追下陸可夫去。現在已經知道前面走的女子，確是琴痕。並且又落入陸可夫掌握之中。急於想救琴痕。雖是想快一些前進。叵耐一路上歧路很多，來往的人又多。陸可夫等足印，早就給土人等走過，將他紊亂，一時分別不清。還虧得太山嗅覺異於常人，雖屬模糊，還可以分別得出。不過一到晚上，又模糊起來。也知道他的猿虎，一定會隨後追來。怕他們迷失道路。在經過之處，樹木藤蘿上，把身子多擦幾下。好讓他們一嗅，就會知道自己的去處。誰知天又下起大雨來。雨勢很大，不能前進。只得揀一株大樹歇下。誰知天明以後，雨還不止。等到雨止，天上陰雲四塞，不見日光。不但陸可夫蹤跡，已經給兩天的雨洗去。連土人都不見一個。自己的猿虎，也不見追來。恐怕他們也受了苦雨的影響，尋找不着。還有一件苦處，足下所走之處，都是生路。沒有了日月星辰作準。連方向都不明白。直到第七天午後，太陽纔從雲中出來。太山自有生以來，竟第一次迷了路了。只知妻子在這左近。要去救他們，不知從何入手。還不知這七天之內，他們還在世間沒有。陸可夫既有報復之心，琴痕既逃走過一次。又知道自己一定追蹤而來。趁還在掌

撥之時，一定要實行蹂躪的宣言。要去救援，已難再緩。只是方向不明，蹤跡又給大雨沖去。究竟他是進內地去，還仍返烏甘壁河流域，也屬茫然。記得前幾天看見的烏甘壁河河流淺窄，就用獨木艇也難航行。不過陸可夫不走河邊。又是上何處的呢？從安杜生預計的路程看來，大約他預備上善集壩去。那條路很危險，陸可夫似乎沒有這個膽量敢走。後來想去，或者他怕猿虎追趕，竟走那邊。因此拿定主意，向東北追去，徑赴德領東非洲。路上遇見土人，或者可以得些消息。次日，居然在路上經過一處村落。太山進去一看，居民都已走了，心中非常懷喪。四處搜尋，給他找到一個少年。那個少年見了太山，嚇得不得了，不敢再事抵抗，扔下軍械，伏在地上，睜大了眼睛直嚷。太山用溫語再三撫慰他。問起他驚怖的理由。纔知道前幾天有一隊白種人，在他們村落中過去。說是有一個白種魔鬼，在後面追來。警告大眾，要求村中安寧，必得設法堵截纔好。他們還把太山的面貌裝束，告知大眾。所以少年一見太山，就認識他是那個白種魔鬼。據那些白種人說，後面還有不少裝着猿虎的魔鬼跟着。太山一聽，就知道這是陸可夫的狡計，故意造出這種謠言，好讓土人出來妨礙太山的進行，好讓他脫逃。據少年說，陸可夫還懸了重賞，教土人截殺太山。他們也想得這種賞銀。只可惜見了太山，以為他真是魔鬼，連血都嚇得冰冷，那裏還敢動手。現在見太山待他好好的，一些沒有傷害他之心，神纔定了。

太山教他帶着回去，一路上還教他招集流亡。同他們講，只要好好回來，問幾句話。白鬼答應決不傷害他們。那些土人聽了，一個個溜回來。雖是回來，因為腦筋中還含着陸可夫的話，有些心驚膽戰。會長也跟着回村。太山很想向他探問陸可夫的下落。會長是個矮胖漢子，相貌非常猥瑣，生着一雙猿臂。從外貌看來，是一個欺詐小人。他這部落，本是個吃人部落。還虧得有了陸可夫先入之言，怕太山真是一個魔鬼，森林還伏着他侍從在那裏，聽他使令，纔不敢動手。不然早就帶着部下，把太山拿下去了。他的名字是關威然。太山問過少年，胸中早有成見。細細再問他一遍，據他說起陸可夫確是非常驚怖，是投東部去的。他的僕人，逃亡的很多。在這個村中，因為覺察又有五個人想逃，就在本村宣佈他們死刑。一個個都用繩子勒死了。他們僕人，沒有人不怕他的。跟了他走，也是沒法。他們口中雖不講。從關威然看來，不久必有重大變化。他那些扛東西的人，同廚子，侍者，擡槍之人，一齊要走。扔下那些白種人，讓他們嘗森林中慘境。太山向他探聽琴痕消息。他只說不知。據他說那些白種人之中，並沒有婦孺在內。太山聽了知道他是撒謊。用種種方法，繞着大灣問他。這個吃人的野蠻，煞是機警，只是一口咬定沒有婦孺。太山問他要東西吃。他遲疑了許久，纔吩咐備餐。吃飯之時，太山向別的人探問。他們礙着會長在座，也不敢說。察言觀色，知道他們一定知道的。爲着要借此探訪琴痕等消

息，打算宿在村中。向會長一說，會長欣然答應，把一切遲疑態度，全都消除，竟殷勤起來，想把村中最好的屋子，給太山住。這一所屋子，向來是會長同他大夫人住的。想把大夫人送到二夫人屋中去住，自己却想住小夫人處，好讓太山。會長這種殷勤，太山也不明白。他已經忘記那少年告訴他，陸可夫要懸賞殺他的話。原來會長想候他睡熟，派人將他殺死，好向陸可夫去請賞。急於成功，儘催着太山去睡去。說是你疲乏不堪，請你上我宮內睡去罷。太山雖不願上茅舍去睡。因為想找一個少年談談，探聽探聽心中記着的事，想等火光就熄之時着手。會長教他去睡，他也答應；不過願意同少年將佐同住，萬不肯佔據大夫人寢宮，使大夫人出去受寒。會長的大夫人，在一邊聽着，很是感激太山。會長聽見他肯同少年將佐住，更是贊成。因為這一來，可以堂堂皇皇派他同住的人殺他。立刻允許，教部下把太山領進靠村門的一間茅屋去。那夜剛好有獵人從外面遊獵回來。村中人開一個跳舞會歡迎他們。所有少年人，一概到席。闕威然等太山進屋之後，挑了幾個驍悍少年，叫到面前教他們去同太山同睡，夜中乘機行刺。那些少年都有些害怕，要想推諉，又怕闕威然不快，說他們違抗會長命令，不肯執行職守。只得靜聽指揮。闕威然輕輕的授與密計。他在那裏授計，却不道給一個奸細，從頭至尾，聽得清清楚楚。這個人就是他的太山。這位大夫人，因為太山不搶他的寢宮去，非常感激太山。

知道會長留賓，必含叵測。因此裝作到種的火邊添柴，留心竊聽。果然給他聽見。太山到了屋中，納頭便睡，外面熱鬧，他也不要。足足睡了兩小時。忽然朦朧中，彷彿室中有些很可疑的聲息。睜開眼來，看見這間臭氣熏人屋中，所種的火，已經就滅。火光已小，昏沉沉看不清什麼。不過從經驗上覺察，黑暗中似乎有一樣東西，向他睡的地方，慢慢爬來。側耳一聽，村中舞聲鼓聲，尙未斷絕。以爲是室中同睡之人回來。只不懂爲什麼把脚步走得如此之輕。不多一回，已經將近到他身邊。疑心起來，從地上輕輕起來，向對面一縱，揸着標槍問道：『你是誰？爲什麼像餓獅似的，在黑暗中跑到人猿太山身邊來？』黑暗中一個老婦口音的人，低聲道：『先生！你不要作聲，我是譚菩薩，就是先生方纔不肯住他寢宮，趕他出外之人。』太山問道：『譚菩薩！爲什麼來找人猿太山？』譚菩薩道：『我現在是個背時之人。先生那樣待我，我感到激。』太山道：『你報什麼信？』譚菩薩道：『闕威然已經選定同你同住的少年。他們低低講話之時，我恰在左近，聽見闕威然交代那些人，到夜半回屋中來。若是先生醒來，他們只說是進來睡覺的。若是睡着，就立刻動手，將先生殺死。若是先生還沒有睡，教他們在先生左近裝睡。等先生一入睡鄉，就一擁而上，刺死先生。總之那先過去幾個白人，懸着重賞。闕威然貪這筆賞銀，立定主意，要幹這件事的。』太山恍然道：『不錯。陸可夫懸着賞要殺我，我怎

會忘了呢。」接着問道：「奇了。闕威然既不知同我有仇的那個白人去向，就是殺了我，他向什麼地方去取賞銀呢？」譚菩薩道：「那人去得不遠，走得很慢。闕威然是知道他所取的路程，只用派人去追，就追上了。」太山道：「他們現在何處呢？」譚菩薩道：「你去找他們嗎？」太山點頭。譚菩薩道：「我說不清那個地點。說了，你也找不到。我帶你去便了。他們在那裏講話，不提防有條小小黑影，閃進來，爬在地下，聽得清楚，又閃將出去。書中交代，這樣黑影，是個小孩，名喚濮鸞，是會長小夫人所出。性情刁鑽，同譚菩薩結下深仇，常思報復。見他閃進太山屋中，知道必有事故，所以趕來竊聽，好上會長處去搬弄是非。譚菩薩怎會知道，輕輕的道：『既如此，我們快走罷。』這兩句話，濮鸞一句沒有聽見，飛也似跑去找會長。會長看跳舞，看得出神，並沒有覺得濮鸞在一邊叫他。後來太山譚菩薩悄悄閃出村門，走入林中。不多一回，村中又有兩個人追出來。方向雖同，走的却是間道。太山等走到離村稍遠，可以講話之處。太山問起譚菩薩，那些白人中有沒有一個女子，一個小孩。譚菩薩道：『有的。確是有一個女子，同他們一起走。那個孩子，彷彿是個小黑奴。在此地犯了熱病死了。他們就把他埋在本村。』」

## 第十二回 安杜生輕生酬知己 陸可夫蓄志復深仇

琴痕醒來，見安杜生抱着那孩子，站在他身畔。臉上頓時現出一種悲慘恐怖之色。安杜生問道：「夫人你爲什麼莫非病了嗎？」琴痕不睬，詰問道：「我的孩子呢？」安杜生把手中抱着的那個肥胖孩子，遞給他。他搖着頭道：「這不是我的，諒來你也知道。難道你同那俄人似的，也是個魔鬼嗎？」安杜生失聲道：「這不是你的？你不是告訴我說金狗船上的孩子，是你的嗎？」琴痕慘然道：「不是這個，是另外一個。那另外一個上何處去了？船上一定有兩個哩。這個，我是不認識的。」安杜生道：「船上並沒有別個孩子。所以我以爲他是你的兒子。這樣說，我真是抱歉得很了。」說着，頓時跣促不安起來。琴痕知道他並不認識劇克，所以有此錯誤。他說的話，也是實情。又見那個孩子牙牙學語，在安杜生手中，跳着迸着。一迴過頭來，見了琴痕，低下身，張着兩臂，要琴痕。琴痕見了，不忍拒絕。低低悲呼了一聲，縱身起來，接過那孩子，緊緊抱入懷中，垂了一回淚，把臉埋入那小孩穿的很醜陋衣服之中。起初他見這孩子，並非是他心愛的劇克，很是失望。現在却又生出希望來，疑心陸可夫的金狗

輪船，在英倫出發之前，有人仗義將劇克竊去，換上這個牙牙學語，零丁孤苦，沒人疼惜的孩子。在這蠻族之中，若是我疼他，就是個死。看他那樣，不覺動了慈愛之心。不過自己那失望之心，還不能罷然去掉。問安杜生道：「你猜得出他是誰的孩子嗎？」安杜生搖頭道：「我實在不知。若是他不是我的，我也不知他是誰的。陸可夫他說是你的哩。這樣看來，他也不過理想而已。現在你打算將他怎樣呢？若要我回金狗船，是一定要給他槍斃的。你却不妨回去。若是要去，我送你上海邊。託此地一個土人，送你回船。你看好不好？」琴痕叫道：「我是寧死不願再入他的網羅。還是帶着這可憐的小孩，往前走罷。若得上天垂佑，或者我們都可以逃出這個虎口，也未可定。」主意已定，就在那個村上，進了內地。安杜生從金狗船上，帶來的帳幕食品等物，却雇了六個木梳瀨人扛着。曉夜趲行，走的都是荒林古道。登山涉水。起初還記着日子，後來連日子都忘了。究竟走了幾天，還是幾年，琴痕也說不出。流離顛沛之中，還虧得有那個孩子，伴他寂寥。雖是還丟不開紀念劇克之心。不過懷中有了這個孩子，偃着，覺得心有所寄，可以排遣一些，所以把他越發鍾愛起來。明知種族不同，決不能補他的損失，却也慰情勝無。有時還閉着雙眸，自己哄騙自己，把孩子攬得緊緊的，當他是劇克。起初他們走得很慢，因為沿路遇見從海邊行獵回來的土人，安杜生向他們探聽海邊消息，都沒有提起什麼特殊新

聞。知道陸可夫還沒有尋到蹤跡。就爲這個緣由，不願琴痕過分辛苦，所以天天都是走的時候少，休息之時多。上路來，安杜生總抱過孩子去，還用種種方法，使琴痕忘却行旅之苦。他因爲沒有留心，誤帶了這個孩子。講到此事，還時時引咎。起初琴痕不知他的爲人，也是由他。後來慢慢熟了，知道他是個熱血男兒，也就勸他不必如此。他的對於琴痕伺候得很周摯。每到薄暮尖宿之時，總揀一處很安穩所在，替琴痕支搭帳幕。還督着木梳瀨人，在琴痕幕外，密層層撒上蒺藜，以禦林中猛獸。琴痕的食品，也是挑上好的。帶來的不夠，安杜生憑着手中火槍，獵那可口的野獸來烹調。琴痕見他對於自己，只有尊敬之心，一些沒有輕慢神色。一顆提着的心，慢慢放將下來。詳細體察，覺得安杜生外貌雖是猥瑣，胸中却抱着俠義心腸，很足以使人心敬。走了幾天，忽然消息傳來，後面有白人相逐。安杜生知道是陸可夫追來了。取問道，仍回烏甘壁河流域。在河畔村落中，向酋長買了一只獨木艇，溯河上駛。在河中行駛之時，却沒有聽見陸可夫消息。匆匆上去，到河流淺窄，不能再事航行，方纔棄舟登陸。這一處道路更形崎嶇。他們很嘗了不少艱困。次日，那孩子又病了，一起頭就是發燒。安杜生知道這孩子的性命，是很危險。平時見琴痕愛他同自己孩子一般，恐怕同他一說，他要心裏難受，不敢啓齒。後來孩子的病，一天重似一天。安杜生找一個隱僻處所，在一條溪之側，結了一個茅屋，給琴痕

居住，讓他小心看護那孩子。不料他們劫運來了。纔住了幾天，木梳瀨人出外行獵，回來報告，說是陸可夫等，已在數里以外，結下帳幕。安杜生曉得他們蹤跡，已給陸可夫尋着。此間雖是隱僻，也難安住。此時逃命要緊，也不能再顧那孩子的病體。同琴痕一說，琴痕也是贊成。因為深知陸可夫性情。若是給他追到，必定先把這個孩子搶去。這個孩子一沒有人看護，必定是死。所以跟着安杜生倉皇就道，想避陸可夫等耳目。走的都是深篁密箐，人跡不到之所。就在那個時候，木梳瀨人一個個溜了。這些人在平常無事之時，原也是很忠心，很肯受指揮的。只因平時閑談之中，常聽見安杜生說陸可夫是個慘無人道的獸類。一到他手，決難活命。現在既已追來，不由得膽寒起來。他們性情和順，怎肯爲人冒險。因此也顧不得主人，悄悄走了。安杜生等沒法，只得認真方向，仍舊努力前進。到藤蘿阻道，荆棘叢生之所。安杜生把孩子交琴痕抱着，自己奮勇上前開路。雖是鬧得臉上手上，都是鮮血，衣服扯得粉碎，一些沒有怨言。整整走了半天。到了午後，忽然後面起了人聲。仔細一聽，正是陸可夫等。方纔安杜生走時因爲一路上剪除荆棘，進行極遲。現在路已開通，陸可夫等，倒可以通行無阻。這條路相距既近，追兵轉瞬必來。安杜生到了此時，知道幾天的辛苦，已付流水。咬一咬牙齒，想出一條絕計來。把琴痕同那孩子，藏在一株大樹之後，用藤蘿覆上。向琴痕道：『我上一天聽見木梳瀨人說，離此地一

里以外，有一座村落，方向是在此地東北。我去把那俄人引別條路去。我走之後，你可以照準方向，投奔那會長去。我聽見木梳瀨人說，那會長待白人很好。雖是究竟如何，也不知道。目前事急，也只能如此。到了村中，你可以教會長，派人送你徑赴木梳瀨。那邊離海甚近，在烏甘璧河流域。天幸有船從河口往來，你就可以取道返國。夫人！我祝你此去前途安寧。我不能再侍候你了。」琴痕失聲道：「師范！你上那裏去？爲什麼不一起藏起來，好一起向海邊去呢？」安杜生獰笑道：「我想見見陸可夫，在他面前撒個謊，說是你已經去世，省得他再來找你。」琴痕道：「你同他講話之後，不是還可以追來的嗎？」安杜生搖頭道：「我同他講過之後，未必再能同人類往來。」琴痕失聲道：「難道你料定他要殺你的嗎？」說着，仔細一想，安杜生的話，不爲無理。陸可夫一聽見自己身死，一定要將安杜生殺死，以懲他竊負而逃之罪。見安杜生不語。正待再問，安杜生把來時之路一指。琴痕低聲道：「我的死生，早已置諸度外，苟可設法，決不願使我爲我犧牲。你把手槍給我，我是會得用槍的，不妨同你一起抵抗追兵，再圖遠逸。」安杜生道：「夫人不可固執，抗拒是沒用的了。若是給他們追上，我們兩個都得准死，於我毫無益處。你得爲這孩子計算計算，若是我們都死了，還有誰去看護他。爲他分上，你得聽我的話。我把火槍子彈，全交給你，或者你將來有用着他的地方。」說着，把手中握着的火槍，同肩

圍着的彈囊，扔在琴痕身畔，頭也不迴的走了。他走的是來時舊路。知道他是迎上陸可夫等去的。拐一個灣，已經望不見了。琴痕起初很想帶着火槍追去，一則可以幫助安杜生，二則一個人在這種荒僻所在，沒有一個朋友相伴，委實有些害怕。正想把孩子藏在懷中爬出樹前。纔把孩子抱起，見他臉色緋紅，知道不好。把自己的左頰去一偎，熱得同烈火一般。驚呼一聲，站將起來，走出樹前。頓時把安杜生的危險，陸可夫的逼近，都忘懷了。一顆心，只在那一個可憐的小孩身上，一心一意，想找一個已有孩子的婦人來，商量救濟之方。後來記起安杜生同他講的，一里以外，那個村子來。因為孩子病勢鄭重，不敢再行耽擱，也忘記安杜生給他那支火槍，抱着孩子，直向東北方逃去。走了一回，聽見後面人聲嘈雜，緊跟着一陣槍聲，隨後又寂然了。知道安杜生已經遇害，趕緊趨行。半小時後，跟跟踉踉走進一個村落去。村中男婦，見他那種形狀，圍着亂問。琴痕聽了，一句不懂，只淚眼模糊的指着懷中抱着的，那個悲啼宛轉病孩，叫道：「熱病！熱病！熱病！」村人雖不懂琴痕的話，却看出他的痛苦來。有個少婦，扶他走進一間茅舍去。同幾個婦人，盡方救活那孩子。又有人找了村巫來，替他調治。村巫進來，在孩子身邊，種了個火。取過一個小小瓦罐來，放上火。又在身邊取出一包末藥，放入罐中。攪上火去煮着。自己蹲在一邊，口中喃喃唱着單音的歌，用手儘在罐上畫符。等水開了，懷中掏出一根斑駁

尾巴來，在罐中醮了些水，向孩子臉上亂洒。他的義務，就算盡力的了。室中諸婦，等他一走，一個個坐在那裏，唏噓悲歎起來。琴痕雖是知道他們都是爲好，純粹抱着一片好心，雖不忍抱怨，看着把他幾乎急瘋了。覺得這種景象，完全同噩夢一般。暗暗禱告上蒼，使他速醒。到了夜半，聽見村中起了一陣騷亂。土人們有爭辯之聲。因爲不懂他們語言，也懶得去問訊。隔不多一回，隱隱聽得有些足音，上他茅舍來。那時琴痕坐在火前，把孩子放在衣兜之內。看那孩子哭聲已止，靜靜躺着，雙眼微微睜着，看着琴痕。琴痕看着，心中很是着慌。這個雖然不是他的孩子，見了他病已垂危，也非常疼惜。此時幾乎忘記他不是劇克，覺得從金狗船上岸以後，形影相依。現在看看他奄奄一息，很是悲慟。看他那種苦楚，明知自己捨不得他死。爲他安寧計，却希望他早些嚙氣，省得受苦。他在那裏悲傷。門外走來的人，到了門邊，忽然止步，低聲同人講了幾句話。會長闕威然已經進來。琴痕入村以後，不多一回，就到此屋。沒有多同闕威然見面。現在從火光中看去，覺得闕威然長得非常猙獰可怕。從他相貌看去，決非善類。依他身段，十成中有九成像是野獸。他一進來，咕咕呱呱，講了不少話。見琴痕不懂，向門外叫進一個土人。那人相貌與闕威然完全不同，彷彿是另外一個部落中人。闕威然教他翻釋，問了琴痕許多話。琴痕一聽，就知道他抱着叵測之心，想刺探他行藏的。只不明白他爲什麼對於自己此後行程，

也探問起來？暗想，事已如此，也無庸再事隱瞞，索性原原本本，把自己已往的歷史，同未來的希望，說了出來。闕威然問道：「你希望到了地頭，可以遇見你丈夫嗎？」琴痕搖了搖頭。闕威然道：「我方纔聽見從大水（蠻語指海）邊來的人說，你的丈夫，循着烏甘璧河上來追你，走了幾天，不知怎樣同土人打起來，給土人殺死了。因此我給你送個信，若是你想去同你丈夫相見，勞而無功，大可不必，勸你還是取原道回去的好。」琴痕茹苦含辛，已經多日，神經深受刺戟，反覺得世間悲痛之事，都不足動他愁思。所以聽了闕威然的話，只謝了一聲，仍舊低着頭，看那懷中睡着的孩子。闕威然見琴痕不睬他，便快快走了。又隔了一回，隱隱又有足音走來，昏暗中彷彿又有個人進來。琴痕以為還是闕威然，也懶得擡頭。那時坐在他對面的婦人，見火光垂滅，取過一捆木柴，加在火上。木柴乾燥，一燃即着。火光熊熊，照得一屋之中，通明雪亮。從火光中一看孩子的臉色，纔知道早就死了。究竟什麼時候死的，琴痕也說不上來。看着這死孩子的臉色，覺得喉間一個冰塊，直擁上來。把頭低下去，偎住抱着的那個小包，泣不可仰。那些村婦見了這種慘狀，也跟着號啕大哭起來。門口站的人，也走過琴痕身邊來，叫着他的名字，琴痕聽見聲音，不覺吃了一驚。擡起頭來一看，身邊站着的，正是那個魔鬼陸可夫尼古拉。

第十三回 荒村月上負土埋兒 野幕燈昏揮槍擊敵

陸可夫很冷酷的，看着琴痕；看了一回，目光又移到那孩子身上去。琴痕怕他知道孩子已死，故意把那毯子扯上去，蒙住臉，作爲孩子還好好睡在那裏。陸可夫並不疑心，冷冷的道：「你又何必這般忙，一個人抱着這孩子上此地來呢？只要答應了我的話，我自己就會將他抱來還你；既可以省受許多苦，還可以省跑許多路。現在你將他帶來也好；省得我將他送來，一路中無故要添許多困難。你代我這個勞，我還得向你道謝哩。我當初的主張，原也想送他上此地來，送給闕威然，託他代我訓練這個孩子。好讓這孩子長大起來，成個吃人野蠻。將來你能夠重返故鄉，在珠圍翠繞之中，記起野蠻部落中親生兒子來，也可以使你受些苦楚。你自己將他送來，省了我許多苦痛，真是感激不盡。現在請你遞給我，好讓我將他交給他義父母去。」說着，伸手過來，唇上露出一派冷酷的冷笑。他以為琴痕必定不肯。誰知琴痕一些不抵抗，站起來，把那孩子遞給陸可夫道：「孩子在此，謹謝上蒼，你即使要想傷害他，也是不能的了。」陸可夫聽見琴痕這般說，很是疑心，用手把孩子臉上覆着的毯子

揭開，臉上露出恐怖之色。琴痕天天懷着疑團，不知陸可夫究竟知道這孩子不是劇克不知？故意試他一試，暗中却留心他的面色。只見陸可夫見孩子已死，把他預定復仇妙計，在成熟時期，竟根本取銷了。這一氣，氣得他目瞪口呆，把那孩子向琴痕懷中一扔，在茅舍中來回亂跑。握着拳頭，向空中亂打。口中喃喃的咒罵。後來忽然搶到琴痕身邊，把臉低下來，湊着琴痕，狂叫道：「你嗤笑我，以爲我失敗了，是不是？你想抵抗我陸可夫尼古拉，真是妄想。我自方法收拾你，使你知道我的手段。你叫他丈夫的那個混帳猴子，已經領略過我的手段。現在輪到你了。我總使不能把你兒子送給會長做義子，却還可以把這死孩子的母親，等同我的交涉辦完之後，送給野蠻酋長做次妻。」他這幾句話講出來，以爲總可以使琴痕聽了失驚悲泣。誰知琴痕腦筋，上文裏已經表過，麻木不仁。聽了，反唇上露出微笑來。他的微笑，並非爲着別的，因爲深幸死的不是劇克，並且陸可夫還不知此事內容，所以微笑起來。他很想宣佈出來，奚落陸可夫一場。却又有些不敢。因爲陸可夫只要不疑心，他決不會再去找劇克。劇克無論在什麼地方，總比在他手中，來得平安。想起劇克，不覺又提起他心事。究竟劇克是死是生？現在何處？陸可夫當日竊取劇克，一定不是親身。那受他委託之人，不直他所爲，纔弄這個狡獪。不然，就是貪得賞銀之故。總之若是生存，一定還在倫敦。倫敦警署早已懸賞購求。自己夫婦雖不

在倫敦，那邊至好戚友尚多，只要一有消息，人人都肯替灰石爵士贖回這個愛子來。說不定現在他父母雖還在流離，他已安居爵邸，也未可定。從前初見這個孩子，還以為是陸可夫的鬼計，很起了不少疑慮。現在却可以安心了。陸可夫既尚在夢中，自己又何苦去提醒他呢？不過劇克的問題是解決了，目前太山安杜生兩人都已遭難。非洲這一隅，已無援手之人。陸可夫既有這種復仇的決心，宣佈出來；他那種殘酷之人，說得到，一定幹得到。自己的處境，却非常危險。好在胸中從聽見太山遭難之後，早就抱着一個必死之心。早死一天，也可以少一天的悲悼。若有不測，不等陸可夫動手，先覓一條死路，也就可以躲過。想着又自己喚醒自己道：『且慢！目前就自殺，似乎太暴躁一些。不如延宕些時候，仔細思索思索，再行動手不遲。並且自殺也是個莫大的罪過，苟其有生路可以逃將出去，也不妨稍緩數刻。到實在沒有路走，再事實行。不然苟有機緣，脫身回去，也可以見見劇克。』方寸中想到此處，分出兩條路來。向陸可夫道：『你走罷，讓我同這死孩子安靜一回。目前你這般收拾我，已經使我够苦的了。我有什麼地方開罪於你？你還是這般巴巴的想給我苦受！』陸可夫道：『你的受苦，就為事理不明，寧可跟那只猴子，不願受我上等紳士陸可夫尼古拉的戀愛，你受的苦：一半是那猴子給你的，一半是你自找的。現在也不必再談。孩子已死，我們不妨將他埋在此地。現在你跟我上我的帳

幕去。明天再帶你回來，將你交給你新丈夫關威然。我們走罷！」說着，伸手來抱那死孩子。琴痕已經站起，向邊頭一躲，道：「這孩子由我埋去。請你派幾個人，在村外挖土去。」陸可夫很想把這件事了結之後，帶琴痕回帳幕去。也知道琴痕已沒有抵抗之力，欣然走出門外，招呼琴痕出去。帶着部下，護送琴痕出村。在一株大樹下，教部下挖了一個淺坑。琴痕把那孩子，用毯子包好，抱着走下坑去，輕輕放平。走上來，不忍見陸可夫的部下把土覆上去，把頭掉開。等墳築好，還喃喃替他祈禱，祝他早生極樂。這也是這無名小黑奴的嘉運，身死之後，有這英國貴族夫人，爲他落淚，替他祈禱。葬事已畢，拭乾了淚，站起來，跟着陸可夫在黑暗中，經過關威然村外森林，到魔鬼陸可夫帳中去。迴顧身後，林深枝茂，把月色完全遮住。林中飢獅出獵，時作狂吼。那些陸可夫的部下，恐爲野獸所襲，燃起火炬來晃着。陸可夫只催快走。琴痕聽見他聲音發抖，知道他恐怖已極。從林中野獸呼嘯之聲，想起從前在森林同太山在一處，即使聽了這種聲音，有太山在側，一些沒有恐懼之心。琴痕那時，可憐還不知太山在那裏找他；以爲太山是死的了。想不到這種英雄，死於土人之手。若是這個死信，是陸可夫講出來，他還不肯信。他知道關威然同太山素無仇怨。既是關威然說，一定是真的。又誰知關威然的話，就是陸可夫教他的呢？到了陸可夫帳邊，看見許多人在那裏亂嚷。琴痕起初不知他們嚷的是什麼，後來看

見陸可夫大怒起來；仔細一聽，原來他部下跑了幾個，還拐了不少食品同軍械子彈去。陸可夫鬧了一回，走回來，一把抓住琴痕的膀子，想拖他上帳中去。琴痕掙扎着想躲開去。有兩個船上水手，一般也是白人，見了不但不可憐琴痕，反哈哈大笑起來。陸可夫的爲人，向來是殘酷的；愛怎樣就要怎樣，若是些微不從，他就要動蠻。看見琴痕同他反抗，揚起手來，把琴痕打暈地下。等他醒來，已在帳中地下躺着。陸可夫站在一邊守着。見他醒來，低下來，想抱他上帳邊一只小榻去。他見陸可夫腰帶上挂着一柄很沈的手槍，很想去拔。裝作又暈過去的樣子，雙眸微闔，靜待時機。陸可夫將他抱上牀去時候，帳門邊忽然有些聲響。陸可夫掉過頭去。琴痕看見手槍的柄，離他的手，不上一寸。掣電似的抓住手槍柄，只一拔。等陸可夫覺着，手槍已入琴痕手中。琴痕雖是得到手槍，恐怕那些部下聽見，却不敢放。知道陸可夫一死，自己還不能脫身。從方纔那兩個白種水手的行爲上看來，若是落到他們手中，比陸可夫還要不妙。不過此時已給陸可夫看見，若不從速動手，那就壞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趁他迴頭過來，舉起手槍柄，照準眉心，用力打去。陸可夫哼都沒有哼一聲，倒下地去了。琴痕站起來，又聽見帳外有些聲音。究竟是什麼聲音，琴痕也聽不出來。怕給陸可夫的僕人進來，看出帳中的慘劇來，一口把燈吹滅。在這昏暗之中，計算逃走的方法。知道自己現在處的是敵人帳幕。幕外是黑沈沈的森林，

林中往來的都是野獸。不過比較起來，林中的野獸，比人羣中的野獸，還慈善一些。明知一入林中，危險極多。不過以前幾天的經歷，也不可算不險。自己還是安然無恙，一些沒有受傷。並且還想起北方遠遠有個孩子，說不定此刻在那裏喊娘哩。這樣一想，決計奮勇穿過這非洲恐怖大陸，直走海濱。知道到了文明區域，一定可遇援手之人。記得進帳之前，曾經看過形勢。這座帳幕，位置正中。四周圍着幾處小帳幕，用最單純的蔭蔽處，分住他的部下。知道從這些地方走，非常危險。但是與其仍留帳中，束手待斃，還不如出去冒一冒險。主意已定，輕輕走到帳後，偷偷想從帳後出去。不料並無出口。匆匆回到陸可夫身邊，在他腰帶上一摸，摸到一把長刀，走回去，把帳上劃了個窟窿。出去一看，叫聲慚愧。原來各帳中人，都入睡鄉。就是守着一撮待燼之火的守望，也靠着一顆樹，坐在那裏打盹。琴痕順着帳幕溜出去，將要入林，聽着林中獅吼虎嘯，不覺頓了一頓，有些膽怯。後來又記起劇克，把頭一仰，勇氣驟增。知道面前還撤着許多蒺藜，俯身下去，撥將開來。等到撥完走入林中，手上臂上，已經刺傷了幾處。知道再事勾留，生不如死的命運將來。往前去，死也死得乾淨。毅然決然，投入深林。不上幾分鐘，已經進了神祕之處。

## 第十四回 就歸途深林得火器 爭利涉野水奪輕舟

譚菩薩帶着太山上陸可夫帳中去。在那屈曲古道上走着，因為年老又有風疾，進行極其遲緩。所以還是關威然派來報告陸可夫，說是「那個追他的白人，已到村中，會長定計當夜殺死。」之人先到。一到那裏，看見帳中非常騷亂。向陸可夫僕人探問，纔知陸可夫給人行刺，打暈帳中。等他醒來，纔知行刺之人，就是村中帶來的女子。女子行刺之後，走得不知去向。現在他生起氣來，握着火槍要打死那些守望。罵他們都合在一起欺他，私放那個女子。虧得那些白人，出來攔住。說是偷逃之人已多，若再打死幾個，他們更要逃了。把他的火槍奪下，只纔罷手。關威然派來的人，進來報告。陸可夫聽了，又高起興來。正想帶着人上村中來，看殺太山。不料第二個使者又到。這一次報告的，却是個不好消息。說是太山已經脫逃，有人引着來此地的。這幾句話傳開來，陸可夫部下之人，都慌張起來。他們都嘗過太山的辣手的。知道太山後面還有一隊猿虎。若給他們一追來，完全都得死，也不再說什麼。揀湊手的東西，挑好的拿。拿着一闌而散。連關威然派來的人，也乘亂瓜分着些。所以一個很熱鬧的

團體，不上幾分鐘，只剩下八個白人了。還虧得這八個白人之中，七個都是船上的水手，還可以供陸可夫的叱罵。果然陸可夫見大夥一散，只剩下他們幾個，又生起氣來，痛罵那些水手。那些水手跟了他來，一些好處沒有得到，反受了許多驚恐。正在沒好氣，給他一罵，也大怒起來，有一個竟拔出手槍來打陸可夫。還虧得他準頭不佳，沒有打到。雖是沒有打到，却把陸可夫嚇得躲進帳去。進帳之時，無意中從蒺藜叢中，望到林邊去，看見一件東西，嚇得把那七個水手向他背後放槍，他都沒有覺得。原來他所見的是個裸着半身的高大白人。陸可夫跑進帳中，不再遲疑，一直向琴痕劃開的窟窿中鑽出去。像受驚的野兔一般，還是從琴痕撥開的蒺藜出去，直奔林中。太山從前面進蒺藜，陸可夫剛從後面出去。太山同譚菩薩進來，那七個水手認得是太山，四散奔走。太山見沒有陸可夫在內，也不去追趕。他本來只同陸可夫有仇，這些水手，好在多是詭惡之徒，讓他們逃命，也決計逃不出森林去。一入森林，自有森林中生物，收拾他們。眼看着只有入林，沒有出林之目的了。目前只有找陸可夫最是要緊。誰知陸可夫不在帳中。正想上林中找去。譚菩薩道：「先生！要找這個白人，我看或者接到關威然報告，說先生已到我們村中，因此上我們村中去了。先生要找，何妨同我一起回去呢？」太山一聽，倒也言之有理。也不再事搜尋陸可夫蹤跡，徑上村去。不耐煩再同譚菩薩走，讓他一個人慢慢的走，

自己先行就道。他以為琴痕同陸可夫還在一起。若是真的，一小時左右，他想從陸可夫手中搶過來。只是最可慮的，是闕威然。想從他村中去捉陸可夫，很是不易。所惜猿虎等不在左右，不然就是踏平這個村子，也是容易。旋風似的回到村中，遍地一找，却不但琴痕不見，連陸可夫都沒有。因為不信闕威然，在村中各處訪問，都說沒有回來。太山回來得這般快，問過之後，一眨眼已經走得無影無蹤，村人都非常驚駭。闕威然也不能攔阻。太山蹤上林杪，仍回陸可夫帳中。知道要尋他們，還是從此處搜尋去跡。進了蒺藜園子，仔細向四面一看，給他找到一個缺口。缺口間泥上，似有新近走出去的人。向蒺藜上一嗅，果然是他們兩個的蹤跡。跟着蹤跡，直追下去。他在此地追。琴痕却在相離很遠的一條小徑中，向前逃走。時時怕撞着林中猛獸。只希望找到那條烏甘壁河。走了一回。走到一處，道傍一株高樹之下，堆着不少藤蘿。認識就是安杜生藏匿他的所在；就是安杜生為救他，給陸可夫打死所在。這個地方，琴痕是永遠不會忘記的。見了這株樹，忽然記起安杜生臨死之前，給他的那支火槍同子彈來。雖是手中還握着那支從陸可夫帶上拔來的手槍，只是中間裝着至多不過六顆子彈。一路上海邊去，要憑他防身，同獵取食品，倘然不敷。因此很想找到這支遺忘此地的火槍來。平心靜氣去。向藤蘿找，以為萬找不到。不料把手伸進去一摸，居然給他摸到這支火槍，連那挂子彈囊，都在那裏。拖

將出來，先將彈囊挂上肩去。握到火槍，覺得精神驟長，似乎前途危險，都像藉這支槍解除了。仍舊繼續前進。那晚是宿在一個樹杈之中，這是因為從前常聽見太山在森林往來，都是在樹杈中過夜，以防野蠻侵略。次晨，匆匆就道。午後剛要從林中走出一個空曠處去，忽見對面林中走出個巨猿來，吃了一驚。知道自己正在上風，恐怕給他嗅到，慌忙走到下風一面去，把身子藏進一簇大灌木叢裏，按槍而待。看着那個巨猿，走入空場，伏在地上，細細的各處嗅着，像是在那裏找尋什麼蹤跡似的，慢慢向對面走來。走不到十多步，他的後面又陸續走出四個來。琴痕見場上有了五個巨猿，更是吃驚。他們到了場中，就止了步，擠在一起，齊齊望着他們走來的林中，似有所待。琴痕見了，以為他們還在那裏等候同類。怕天上風頭一轉，從自己身邊向前吹去，給他們嗅到。很希望他們早走。因為自己只有一支火槍，要同時同五個巨猿爭持，實非易易。澄澄的看着他們注意之處。不多一回，林中又走出一頭黃毛潤澤的巨虎來。纔知道他們已經覺得有虎追來，所以站在一起，預備同虎開仗的。看着那虎，悄沒聲兒，直向巨猿們站的地方奔來。那些巨猿已經看見，一些不作準備。那虎到了他們身邊，也沒有什麼動作，擠進巨猿之中蹲下。閉閉的用舌頭，舐自己腿上胸口的毛片。琴痕常常聽見太山談起森林之中，猿虎是個世仇，見了面，沒有不爭鬪的。不料這五個巨猿，同那只猛虎，却這般親密。還以為

不是自己神經紊亂；就是這些都是森林中的幻象，不知主何朕兆。心中很是吃驚。正在遲疑，忽見林中，又來了一個蠻族中的武士，身材很高，筋力很是強壯，出了森林，也向猿虎走去。琴痕一見，暗暗替那武士擔心。知道他不久就要給猿虎們扯個粉身碎骨。自己雖也在危險之中，照人猿互助公例，不能不事救援。站起來，把火槍舉起，瞄準猿頭。預備猿虎們如有動作，立即向他們射擊。誰知武士走到猿虎身邊，喃喃講了些話，彷彿傳佈什麼命令似的。猿虎等聽了，都站起來，向琴痕的來路走去。武士跟在後面督促着。不多一回，已經不見了。琴痕叫聲僥倖，站將起來，飛也似向猿虎等的來路一條小徑中走了。陸可夫也向這條路上來，同琴痕相距，不上半里。也同猿虎撞見，遠遠望到，認識是太山的同伴。恐被覺察，趕忙躲了起來。心驚膽戰的，怕給他們看見。還虧得猿虎們一心只在追上太山，並沒有知道太山的敵人，就在咫尺。所以在陸可夫藏匿之處走過，一些沒有睬他。却把陸可夫嚇得魂飛天外。等他們過去，趕忙向前面逃走。他只想躲開猿虎。誰知所走的路，正在琴痕剛纔走過之處。所以琴痕趕到烏甘壁上遊，想入海去的方法。陸可夫也走到相距不遠地方。琴痕到了河邊，看見一只極大的獨木艇，半只拖上淺灘，用纜繩緊緊栓住。見了不覺大喜。知道濟川有具，可以直達海邊了。上去把纜繩解開，用肩抗住船頭，用力想把他推下水去。不料船身過沈，陷在灘上泥淖中，休想動他分毫。

推不動他，正想丟手，忽然想起一個方法。他去找些石塊，放入船尾，好讓他增加些吃水重量。再把船頭上下晃盪着，或者可望下去。不料找了半天，找不到石塊。一眼看見灘邊給河水激上來的樹木，很是不少。將他搬入艇中，重量雖不如石塊，却也有些力量。一株株加上去，那艇尾受壓，艇首漸漸從泥潭中昂起來，船身慢慢向水中瀉下去。琴痕見有些效驗，在兩端來回奔着。一回推艇首，一回搖艇尾，幫着他入水去。每用一次力，艇身下去幾寸。眼看着成功是在目前了。他正在全神貫注着前面，沒有看見森林中出來的陸可夫。陸可夫正愁沒有現成船只可以入海，現在既見琴痕，又得到船隻，真是喜從天降。知道琴痕還沒有見他，一心推那只船入水，並且很有成效。他就樂得袖手傍觀。以爲這一次琴痕是跑不了的了。打算等他上船，再行趕去，也來得及。琴痕一心只在艇子上，怎會知道。他見艇子只剩一小部份還在泥中，看見艇底有槳，探身進去，取一支出來。預備將他插入水底，慢慢把艇子撥入水中。纔把槳插下去，無意中擡起頭來，看見林邊站着一個陸可夫，不覺失聲驚呼。陸可夫看見已經給琴痕瞧見，飛也似跑來。口中吆喝着，教琴痕等他一等。不然，他可要開槍了。琴痕不知他是空言啊喝，也不曉得自已逃走出外以後，他所遇見的種種不幸。還以爲帶着部下，一齊追來。真是心驚。不過拿定主意，一息尙存，寧死不願再行入他掌握。知道只要再隔一刻，船就可以入水。到了水中，

附近沒有別的船隻，也不怕他了。若是別人呢，還拿不穩；說不定想要鼻水追趕，至於他却未必有此膽量。水中鱷魚極多，照他那種膽量，怎敢入水呢？至於陸可夫那時的心理，却是逃命之心，勝似復仇。若是琴痕已在中流，爲救死計，他儘肯折口氣，向琴痕哀求。只要肯帶着他逃生，無論琴痕要求什麼條件，他都可以允許。不過現在艇子尙未全入水，估計追上去，在他未下水以前，很可以趕到艇邊。因此只用威嚇手段。他並不是個正人君子，答應的條件，原也可以隨時廢棄。他的心還記着宿仇，苟有法想，決不向上夜打他的女子求情。知道勝利已在目前。方寸中已在打算，到了艇上，怎樣日夜蹂躪琴痕的主意。琴痕用盡力氣，居然達到目的。等陸可夫跑到灘邊，伸手來扳艇首，艇子已經入水。相差只有五六寸光景。琴痕筋力疲乏不堪，天幸已脫虎口，倒在船舷上，暗暗叩謝上蒼的垂佑。正在快心。看見陸可夫忽然又高興起來，俯身下去，把蜿蜒泥淖中的一條東西，緊緊抓住。琴痕仔細一看，扶着船舷，又發起抖來。原來他抓住的，正是船上的那條纜繩。

第十五回 遭槩擊太山落煙波 奮槍威琴痕守海船

太山從闕威然村邊上烏甘壁河來，半路上遇到莫甘壁同他的猿虎，很是快慰。同莫甘壁談起追趕琴痕陸可夫兩人。莫甘壁聽了，很是有些不信。他的腦筋簡單，想起若是果然從這條路來，猿虎嗅覺利害，怎會不知，放他們過去。亞克德也是不信。後來給太山指出琴痕等的足印。大家跟着足印追蹤而往，纔查出他們藏匿之所，同猿虎等已過的蹤跡。太山在這藏匿之所，研究起來。始知琴痕先走，陸可夫是隨後追來，初非同行。並且兩個人先距離很遠。後來却一步步逼近去。這個蹤跡，是從足印上研究出來的。太山看出地上先有琴痕向前走的足印。那個足印上，蓋着猿虎等向後的足印。猿虎足印上，纔有陸可夫的向前的足印。從這個看來，很可以分出琴痕陸可夫兩人過去的先後了。再向前去，人獸足印漸次分離。到將近河邊，看出兩人足印，相距不過幾百碼。以爲他們還在前面。撈下猿虎，匆匆上了林杪，直追下去。追到琴痕拿舟離岸，陸可夫追來之處。在岸邊灘上看見琴痕等足印，人同船却不知去向。從灘邊遺下的蹤跡看去，他們兩個都是坐着一只獨木艇走的。向河面上遠遠望去，從樹蔭低罩處，看見將要拐灣地方，有一條船直瀉下去，船尾上隱隱坐着一個男子。猿虎等隨後趕到河邊，剛剛看見太山在河流拐角處小阜上，縱着飛也似向下游去。他們要跟下去，猿身沉重，虎亦畏水，只能繞大灣走。莫甘壁要督率他們，也只得跟着同走。太山從河流拐角處追下去，在卑

濕之處，整整走了半小時，纔見那條船從足底過去。船中只有陸可夫一人，巍然坐在船尾上。琴痕却沒有蹤跡。他一見陸可夫，額上的創疤又現了紫色，喉中發出很可怖的一種長嘯。陸可夫聽見嘯聲，一看太山已經縱到水邊。這一嚇，嚇得他魂不附體。覺得天地間最可怕之人，就是太山。伏在船底，只是打戰。雖在河中不怕他來，還是不能放心，擡起頭來偷看。只見太山已入水中，奮勇向船邊覓來。陸可夫急極，抓着支槳，爬起來拼命划着，想催那只船速進。就在那個時候，對面水邊，微微起了一個漩渦，有件東西慢慢向太山游來。兩個人都沒有看見。太山已經追到船尾，伸上手來，攫住船舷。陸可夫驚怖已極，坐在船邊呆看着，一時動彈不來。忽地看見太山身處水中，起了一種騷動。看了水面漩渦，早知緣由。同時太山覺自己右腿，給一種東西咬住。臂上一用力，想從船舷上去，脫離那件東西。陸可夫看得清楚，知道給他一縱上船，自己的命要沒有了。不能再事遲延，也顧不得心中害怕，曉得讓他上來不得。撈起那支巨槳，奔向船尾。照準太山的頭，用力打去。太山手一鬆，落下水去。在水面上又掙扎了一回。水波山立，起了一個絕大漩渦。太山已經不見，水面上起了一陣水泡，眼看着這一位森林大王人猿太山，是葬身烏甘壁河底的了。陸可夫驚怖已極，倒入船底，只是發喘。起初天良發現，覺得自己不應把人送入鱷魚口中，頗有些惻惻。後來一想，這個真是自己的嘉運。到這緊急之時，居然有

這湊趣的鱷魚，出來相助。不但解了他的圍，還替他報了個切齒之仇。不覺唇上露出一派殘酷的笑容，很是慶幸。誰知他的慶幸，爲期很短。正想打着槳，把船向下游駛去，追上琴痕，早達他的目的，好了結復仇公案。不料附近岸邊，忽然起了一陣騷亂。擡頭向那聲音發出來的地方看去，只見岸上站着一只猙獰可怖的猛虎，用嫉視的目光看着他。虎邊圍着五個巨猿，一個蠻族中的武士。那武士見他掉過頭去，向他戟手痛罵。急得他，趕忙把船撐開。虧得河水迅疾，船身直瀉下去。他雖是走得快，猿虎等也在岸上日夜追趕。有時不見了幾小時；不過幾小時後，又從新追來。這種日夜不寧的恐怖，生生把一個很強壯的俄人，幾天以內，受了飢餓恐怖的環境逼迫，成了個瘦骨盈把的白頭老者。在烏甘壁河流域中各村經過，常常有些土人，想出來截刦他。虧得岸上猿虎趕來，將他們攆跑。一路上下來，想找琴痕却找不到。他末一次見琴痕就在上游水次，給他抓住琴痕艇上纜繩。那時還以爲可以把琴痕捉住了。不料琴痕從船底拿出一支火槍來，向他瞄着。他只得放手。眼看着琴痕的船順流而下。他心不死，向上流隱僻所在，找到了土人藏在那裏的一只獨木艇，推入水中，向下游追去，纔遇見了太山同他的猿虎。現在太山已沉入河底了，猿虎却還追着，琴痕却不見了。仔細思索，琴痕經過各小村時，難保不給土人刦去。現在自己給猿虎等追得這般形狀，心中也不免有些後悔，深悔自己不該

同太山等尋仇。那時若有方法，使年光倒流，他很願意不幹這些歹事，省得後來受這種苦楚。他見了最怕的，就是那只目光炯炯，相貌猙獰的猛虎。白天見了他，總是泚着劍一般的長牙。晚上昏黑之中，就是兩只綠色帶黃的眼睛。到了烏甘壁河口，知道口外大海中金狗輪船停在那邊相候，不覺起了一種新希望。臨上岸託卜費胘管理一切，先上鄰近海港上煤，再行回來相接。現在見他在原處停着，很是滿意，把船向金狗輪船駛去。一路上叫着喊着，知道艙面上必有守望之人，聽見海面有人叫喊，一定要來詰問。不料饒是拚命的叫喊，艙面上一些沒有聲響。岸上猿虎，却已追來。齊齊站在灘上，向他咆哮。他想若是船上不出來用火槍救應，這些猿虎，有那個土人帶領着，一定還要追來。船上這般岑寂，船上的人都跑何處去了呢？卜費胘呢？難道一個個都逃走了嗎？若是如此，自己這幾天日夜所保存的這一條性命，到這末了一天，要保不住了。想到這裏，彷彿死神已在那裏用手捉他，不覺打了個寒慄。他心中雖是驚怖，那支槳却還拚命划着。總算到筋力疲敝之時，居然到了船邊軟梯之下。正待上去，忽然艙面上有人喝聲：「住着！」陸可夫吃了一驚，抬起頭來，看見有支火槍口正向着他。按下不表。琴痕自從在烏甘壁河上游，用火槍嚇退陸可夫，把艇子開出河中。一到河中，他是個划船慣家，在家鄉常自練習，識得水性。把住槳，把艇子歸入河水最急的一條線上。趁着那般急流，一直南下。

晝夜隨行，沿路採了些棕葉。日中最炎熱之時，知道沒有危險，就用棕葉覆着，伏在船底，休息一回。他有休息時候，走的又是河流最急之處。不比陸可夫怕着猿虎，緊靠着隔河岸邊走，來得遲緩。所以陸可夫船入水，不過比琴痕的船，遲了十多分鐘。琴痕却比他早到海邊兩小時。一到河口，看見有一條輪船，拋着錨，停在口外。欣喜萬狀，謝了聲天，把船直向那條輪船駛去。到距離稍近，一看是金狗輪船，不覺吃了一驚。正想退回去，不料正值潮落，幾次想把船向岸邊駛去，幾次給潮水裹向船邊去。此時的境地，自知非常危險，不是趁他們沒有瞧見駛回去，就是上船去聽他們處分；再不然，向大海中逃去。只是即使到了岸上，既不知木梳瀨人住的村落，也很是危險。不如趁陸可夫不在船中，走上船去，好好許那些水手一注重賞，論不定還可以湊手。明知是冒險，到了目前也顧不得了。好在潮流極順，主意一定，只輕輕用了些力，已到船邊。到了船邊，仔細一聽，竟聽不見艙面上有足音人語。也不聽見有人詰問。叫了幾聲，也不見有人答應。只聽得海岸一邊有些野獸在那裏呼嘯。潮流湏洞，把船漸漸向船頭沖去，恐有蹉失。趕忙一伸手，撈住船上拋錨的鍊子，定一定神。看見相距不遠，就是船上的軟梯。想丟了鍊子去抓那架軟梯，又怕抓不到，跌下海去。正是爲難。忽然一眼看見獨木艇上的纜繩。一手抓住鍊子，俯身下去，把纜繩拾起，將他緊緊縛在鍊子上。然後慢慢將船移過去，到了梯下，背上火

槍，從梯上徑上艙面。四面一看，却不見一個人影。想到艙中搜尋一下。卸下火槍，握在手中以防不測。下去一看，纔知兩個水手都喝醉了，在自己艙中睡得很濃。打了個寒噤，仍舊回到艙面，把他們的艙門闔上，上了栓。第二步就去找食堂。胡亂取些食品，飽餐一頓。回到艙面，按槍以待。預備憑着這支火槍，抵抗那些要上來的人。要他們答應了他的條件，纔准他們上船。整整候了一小時，海面上一些沒有可以使他驚怖之事發生。隨後見烏甘璧河口，駛出一條獨木船來，船上只坐着一個人。起初看不清是誰，後來距離漸近，纔看出那人是陸可夫，早作準備。所以陸可夫剛想上梯，給他用火槍逼住。陸可夫聽出聲音，知道是琴痕，在梯下痛罵起來。用種種的話，威嚇琴痕。後來見琴痕不怕，沒法想只得軟求琴痕。說了許多哀求的話，還說只要放他上船，什麼事都可以答應。琴痕只是不許他，說道：「他所在的船上，是不許陸可夫上來的。若是不聽命令，硬要上來，那可對不住，要實行開槍了。」陸可夫本來是個懦夫，怎敢輕事嘗試。沒法想，只得把自己的船挪開來。怕猿虎殺他，遠遠的駛向他們站的地方對河去。琴痕知道他這回走了，沒有人助他，是不會再來的，也不去注意他。不過見了海岸上站的猿虎同蠻族中的武士。很有些驚詫。彷彿就是在森林中遇見之物。不然，決不會有這般同樣的。却不懂他們爲什麼又趕上海邊來這般咆哮。因爲不知底蘊，也不再看他們，到傍晚時分，聽見陸可夫

在他登岸之處嘶叫。留心一看，看見烏甘壁河口，開出一隻船來。正是船上的划子，上邊坐的都是手。

## 第十六回 入穴揮刀英雄誅鱷 移船就岸魑魅弄人

太山給鱷魚拖入水底。在平常人遇到這種同樣的危險，早就束手待斃。他却怎肯就此甘休。所以在水面掙扎之時，早就作了準備。既入鱷吻，知道一定要給他拖入水中。所以在未離水面以前，早已飽飽吸了一口空氣，纔同他奮鬪。只苦於鱷魚甲堅力猛，不但無從下手，反給他拖入水底。太山一到水底，既難呼吸，所有在陸地上的勇氣，完全舒展不來。看看自己性命，已在呼吸。想趁未死以前，先洩洩胸中憤氣。拔出那把刀，向鱷魚脊下用刀刺去。刺雖給太山刺着，鱷魚負痛，啣住太山向自己巢穴中逃去。太山無從掙扎，只得儘他拖入泥淖之中。起初還有些光亮，後來簡直黑得同入了墓道一般。正在難受，忽然覺得自己鼻孔，已出水面。趁勢吸些空氣進去。覺得這吸進去的空氣，帶着一股腥穢之氣。身子躺的地方，彷彿底下都是巨石。知道是鱷魚的巢穴。一條腿還在鱷魚口中，轉動不來，躺

在石上，覺得鱷魚鱗甲張動，彷彿也在那裏呼吸。幾分鐘後，鱷魚忽然一陣抽搐，一陣震動，鱗甲不動，咬住他腿的口也鬆了。太山慢慢把腿縮出，仔細將鱷魚一看，已經死了。大概太山的石刃進去，已中心窩，竟把鱗甲堅硬的鱷魚刺死。站起身來，四周一摸，纔知此穴面積極大，至少可容拖他進來這般大的鱷魚十二三條。知道這個巢穴，一定就在河岸之下。既是方纔給鱷魚啣住可以進來，一定有條出路。那時太山既邀天之幸，逃出鱷吻。腦筋中第一個思想，當然是逃出穴外。不過進來時節，路徑似乎非常曲折，究竟能否覓路跑出河面，不致再入歧途，却是一個難問題。能否不再遇見別條鱷魚，也是一個問題。出去之後，從穴外上水面。從水面上岸去，危險也是不少。不過想起陸可夫還是逍遙法外，琴痕又在危險之中，自己也不願困守此間，坐以待斃。有了這三個重大理由，不肯再事遷延。因在此穴中深深吸了些空氣，重入水中。用手腳幫着忙，尋出路，向穴外去。那條給鱷吻啣住的腿，受傷很重。筋骨雖是沒有損傷，却有些痛澈心骨。還虧得他是常受痛楚，只要筋骨未傷，縱有些痛楚，也不去理會。匆匆向外游去。此穴起初向下斜去，到了下面，從新向上，直到河底離岸不遠之處。將到穴口，漸次光明，欣然游出穴口，冒上水面。不料相離咫尺，又遇到兩條巨鱷，見了太山，都張大了嘴，向他追來。在這危急之時，剛好看見水面上斜亘着一個巨枝。太山向上一擡，居然上了那株巨枝。等巨鱷的

嘴闔下來，太山已到安全之處。相差不到一秒鐘。到了樹上休息片刻。把目光向下游望去，陸可夫的船，早已不見。休息一回，把受傷的腿包裹一下，仍舊向南追去。環顧河流，纔知自己已在下水處的對岸。好在所追之人，是在河中，也是一樣。只是受傷的那條腿，傷勢很重，對於他的進行，很生障礙。在樹上走怕重墜河中；有了方纔的經驗，有些不願。在地下走着，却非常艱苦。想起譚菩薩的話，方寸中很懷些疑團。據他說那孩子死後，琴痕雖是悲泣，因為譚菩薩懂得幾句英語，琴痕暗中同他說過，那死的孩子，並非自己的親生。從這句話看來，裏面很有許多疑點。若是那女子果是琴痕決不會自己承認是琴痕，也決不會不認親生之子。要解決這個疑問，恐怕這女子並非琴痕，不過是個白種女子。他幫着安杜生救劇克也不過是完全出於俠義而已。心中一橫了這個念頭，覺得越想越真，以為死的孩子，準是劇克。琴痕還在倫敦，不知這個慘耗哩。這樣一想，自己對於陸可夫懷着深恨，疑心妻子都遭他的毒手，是錯怪了他。不過劇克是自己的長子，好好在倫敦，給他弄到此地，以致流離道路，渴葬蠻邦。想像當時死狀，就是從來心硬的太山，也覺得慘然。就是這個仇，陸可夫也決難聽他漏網。腿雖是作痛，起了復仇之心，也顧不得許多，支撐着追下陸可夫去。因為發了洪怒，額上疤痕，永成紫色。一路下去，撞到那些不識風頭的野獸，想來吃他，都給他喝開。還有兩次給土人擋住前面，不許他

前進，給他引吭長嘯，直沖過去。也把那些土人，嚇得向樹林深處，四散奔逸，幾天不敢出來。他的進行從他復仇心急的目看來，覺得很慢。其實他追到海邊，不過比琴痕陸可夫略遲一步。他到海邊，剛好天黑。那天剛值天上密佈着濃雲，四圍黑暗，幾步以前，已經分不清什麼。他還在沿海一帶尋覓陸可夫等蹤跡。百碼以外，停着金狗輪船，他一些不知。因為船上沒有燈火，太山望不見有什麼船隻。正想開始尋覓，忽然從黑暗中聽見隔河離海岸不遠之處，有划槳撥水之聲。站在那裏，側耳而聽。那聲音又沒有了。隔不多時，那有槳聲處，隱隱又起了一種異響，彷彿輪船上軟梯振盪着的聲音。他聽了很是生疑。正是遲疑，對面水面上起了一陣槍聲，彷彿有人在那裏交戰。緊跟又起了一聲長呼。這種聲音，明明是從女子口中發出來的。太山雖負着傷，在河中雖受了絕大懲創，給這個聲音一激，絕不膽顧，縱身躍入水中。按下不表。琴痕所見從河口出來的那條船，陸可夫同莫甘璧都已看見。陸可夫一叫，船中水手看見，當然迴船向他駛去。到了跟前，陸可夫上了船，吩咐仍向金狗船開去。到半路上，金狗船上槍聲起處，船頭上坐的一個水手，已經中槍落水。船中起了一陣騷亂，進行就遲了。不多一回，又給琴痕打死了一個。大家知道不能前進，只得仍行退回海邊隔岸。猿虎看得清楚，他們都是獸類，也不以為意。只有他們的領袖莫甘璧雖是個蠻族，却也是個人類。他主人的仇敵，友人，却看得出

來。若能跑上船去，就可以處分這些仇敵。爲主人復仇。所恨就是中間隔着這水。平時聽見太山的言論，知道他是給仇敵逼脅着上森林島的。並且還知道太山的妻子，都給這個仇敵竊去。到了此地，雖然倖脫虎口，逃入腹地，這個殘酷的仇敵，還不肯放手，追蹤而往。預備把太山的一妻一子，置諸死地。太山的帶着他同猿虎上烏甘壁河上游去，也爲着要營救妻子。莫甘壁雖是野蠻，也具人心。他對於太山非常敬愛。這個向來桀驁不馴的酋長，（莫甘壁爲韋甘壁部落酋長見上文）向來不肯屈服於人的，却一心一意，把太山當作主人看待。眼看着主人是給這個萬惡白人打入水中，給鱷魚啣去。那野蠻胸中，想把他拿住，連他黨羽，一齊殺死，喂那猿虎，以報此仇。所以他見陸可夫坐着船向金狗船去。同金狗船上的人打起來。也不管他們誰勝誰負。帶着猿虎，返身跑入林中，去找獨木艇。想轉運猿虎，也上金狗船去。琴痕在船上用槍擊退陸可夫卜費法等。見他們退去，把環境仔細觀察一過，他也是個聰明人，也知道目前的勝利，很靠不住，還不如趁此把船開入大洋。雖是冒險，却可以逃出陸可夫的虎口。抱了這個目的，徑向水手艙去，同那兩個給他關着的水手，開一個談判。逼着他們承認他的條件。還說明如有反抗情事發生，卽行槍斃。在天黑時，將他們放將出來。臨出來之時，琴痕恐有不測，用手槍逼着他們，一個個舉起手來搜檢一過。把他們武裝悉行解除。然後督着他們起錨。也

知道不懂駕駛，一入大洋，也有危險。不過無論如何，比墜入陸可夫掌握之中，來得強些。並且海洋中必有來往商輪，一經瞥見，就可得他們的援助。風暴之期，也已過去。船中食品淡水很足。只要避開陸可夫，前途很有希望。那時天色已黑，彤雲低壓，岸上森林，海中波浪，全都不可見。只西方水平線上，微微還有些亮光。在這個時候，正配勾當目前這件事體。因為有了黑暗的帷幕遮着，一則可以使敵人望不見船的移動，二則可以瞞却船行的方向。趁此南風起來，開出大洋。不到天明，可以進斑鳩漱（譯音）給拉在葡領西非洲北有昂拉）海流。琴痕的唯一目的，在陸可夫未經覺察之前，離開烏甘壁的河口，站在一邊，眼看着水手，將錨收起。不覺暗暗稱賀。本想把水手們仍舊用火槍逼着，闖入艙中。經不起水手們再三申說，情願一切聽他指揮，指天畫日的講得非常誠懇。又知道錨雖起來，艙面上，還有一切事得有人幫助，也答應了。金狗船錨一起來，受着潮流推送，進行極速。不料不多一回，船身一震，給一條攔港沙阻住了。停不多久，給一個水手去把舵輕輕一撥，船頭一動，又向岸邊開去。琴痕只覺得船又動了。還在那裏暗謝上天垂佑，怎會知道水手們有不測舉動呢？就在船頭向岸之時，忽然聽見對面黑暗中，有婦人長號之聲，聲音中夾着許多恐怖色彩。水手們聽了，知道是他們主人來了。本來不願受琴痕指揮。現在聽見這個聲音，聚在一起，低低商議。要想拿住琴痕招陸可夫等上船。

也是琴痕災星未退，他靠着鐵欄，從黑暗中想看看究竟是誰在那裏哭喊。沒有提防水手們看出破綻，直撲上去。琴痕聽見足音，知道不妙。迴過身來，剛待迎敵，已經給他們將他按下艙面。他跌下去的時候，隱隱看見有個人從船舷上爬上來，拚命同兩個水手掙扎。後來力氣不加，嚶嚶一聲，倒在艙面不動了。

## 第十七回 莽酋長竊舟救難女 惡間諜失勢喂山君

莫甘璧帶着猿虎上森林去。上文表過，他的唯一目的，是找一只獨木艇來，好把猿虎們運上金狗船去，替太山復仇。有了這個決心，居然給他在烏甘璧一條小支河中，找到了一只停在河邊的船。他在理想上推測着，在此地一定找得到的。現在找到了，自是喜歡。那時已鄰薄暮，也不管什麼，先教猿虎上去，自己也跳入艇內，匆匆開船，直向大河中駛去。他本是個蠻族，向來是粗心的。又因報仇心切，忙着開船，天又黑了，一些不曉得船底還有一個女人，睡在那裏。纔出大河，忽然聽見船中前面的巨猿，在那裏咆哮發怒，吃了一驚。擡起頭來，從黑暗中向前一看，只見面前平空添了一個人出來，那

人俯着身，只是發抖。仔細看去，竟是一個本地婦人。趕忙鎮住那個巨猿，向那女人一問。原來他父母逼着他去嫁一個他瞧不起的老者，潛逃出來，躲入艇中。不料鬼使神差，竟睡着了。等他給巨猿蹣醒，船已離岸。身邊坐的又是長毛鬚鬚的巨猿，嚇得他魂飛魄散起來。莫甘璧很不願帶這女人上那邊船上，使他受險。却又沒有功夫，停船送他上岸。沒法想只得帶着他走。他們的船出去，他也不曉得船在何處。正在憂疑，忽然隱隱前面水上似乎有只船在那裏行動，也像出口的。正想督促巨猿用力划槳，追上前去。河流迅疾，船已前進。兩船相距，不到三碼。前面的船，雖也覺得後面有船跟來，却看不清船中坐的都是猿虎。到兩船將近相並之時，前船船頭上坐着的人，厲聲詰問。那虎聽見聲音，狂嘯了一聲。那詰問的人，正是陸可夫。聽見虎嘯，猛吃一驚。向後一看，正同那虎打了個照面。那虎見了陸可夫，直站起來，用前爪扶住船舷，想往陸可夫船上跳去。陸可夫嚇得魂飛天外，吩咐部下趕快放槍。雖是沒有命中，却把本地女子嚇得狂叫起來。這就是太山琴痕所聽見的女子呼聲。陸可夫等見沒有打中，趕忙把船拚命駛開，向金狗船駛去。莫甘璧也催着巨猿划着槳，跟蹤而往。太山在海中游泳，不知船在何處，後來隱隱聽見槳聲，只纔依了槳聲游去。波濤之下，常常覺得有什麼東西，在那裏想咬他的腿。想起烏甘壁上游之事，很有些戒心。等他來咬，幾次給太山避開。正在危急，眼前隱隱有件

黑魃魃的東西，阻往去路。用手一摸，却是一只輪船的船沿。隱隱還有一架軟梯垂着。探出手去，抓住軟梯，輕輕上去。纔到闌邊，聽見黑暗中有人在艙面上打架。跳上艙面。那時天上的雲雖未吹開，月亮却已上來。艙面上已不如方纔昏黑。朦朧中看見那邊有兩個男子，按住一個女子在那裏廝打。太山此時已看出這條輪船，是金狗。知道這女子一定是同安杜生逃入內地，纔從內地回來之人，也不管他是誰。看見那個水手揪住他打，不覺激起他的俠氣，趕上去救。水手們聽見足音，剛待迴身，他們的肩膀，已經給太山一手一個，緊緊抓住，直扳起來。低聲喝道：「這算什麼？」他們還沒有作答。琴痕在底下已經聽得清楚，縱身起來，歡呼道：「謹謝上蒼，太山你沒有遇害嗎？」太山認得是琴痕，也不再開口，一手抓住一個水手，向傍邊一扔，不再問他們死生，過來歡呼了一聲，將琴痕緊緊摟入懷中。他們還沒有認清楚面目，陸可夫卜費肱帶着五六個水手，剛好趕到，從軟梯上來。那時雲破月來，陸可夫第一個看見太山已到船上。嚇得不得了。高聲吩咐水手，向太山琴痕開槍。太山聽見，認得仇人來了。把琴痕推入一間房艙後面藏着。自己縱身過來，捉拿陸可夫。那些水手，只有兩個向太山開了一槍。却沒有打到其餘的人，聽見軟梯上有什麼東西上來。迴頭一看，只見梯上先上來五個方領獠牙的巨猿，緊跟着是一個身材高大，握着標槍的蠻族武士。武士之後，還跟着一只猓獍巨虎，目光炯炯，

泚着長牙，見了大衆，狂嘯起來。陸可夫見太山搶來，已經躲到兩個水手後面去。現在又見猿虎上來，也不等他們撲上前來，大叫一聲，飛也似躲入水手槍中去了。太山因爲面前還站着兩個人，沒有功夫去追他。猿虎一到槍面，等不到莫甘璧指揮，早已分頭狂噬起來。受他們狂噬的，不止一個。只逃出四個水手，躲回自己槍中去了。他們的意思，原只想把槍門堵住，嚴防猿虎。不料一進槍去，撞到陸可夫。一則恨他的平時虐待他們，一則恨他今天丟開大衆，躲入槍內。現在遇到這個機會，也不再商議。同心同意，想報復一下。趕上去將他擒住，扔上槍面。饒是陸可夫苦苦哀求，他們只是不睬。太山遠遠望見陸可夫給水手們扔出來。知道復仇之機已到。不料那巨虎也看見了，不知他還是因爲陸可夫是太山的仇人呢？還是也爲着有什麼仇怨？見陸可夫出來，把嘴張大，慢慢向那邊走去。陸可夫一見，知道是來找他的，喉中掙出一種呼援之聲。沒等那虎上前，雙膝已經發抖，脚都移不開了。太山的腦中，滿貯着復仇之心。以爲這一次可以報那殺子之仇，同以前種種仇怨。搶步上去，想抓陸可夫。琴痕雖也深恨陸可夫，却不願見太山殺人。從前曾經阻止過他。這一次太山積憤已深，也不肯再受別人勸阻。不料纔走一步，忽然見那陸可夫兩只賊眼，直勾勾看着自己身後，已經在那裏發抖。迴頭一看，見那虎的形狀。知道他要從自己手中，搶劫這個仇人，厲聲喝住那虎。這一喝，反將陸可夫喝醒，一聲

狂叫，直向艦橋（艦橋即高架艦中最高處爲艦長等發號施令之所）上逃去。那虎也不復受太山指揮，直追上去。太山剛待也上艦橋，忽然覺得有人將他右臂輕輕拉住。迴頭一看，琴痕已在肘下，輕輕的道：「你不要離開我，我害怕呢？」太山向琴痕後面看去，見那些巨猿，都在那裏看琴痕。有幾個還涎着長牙走來。纔知道自己粗心，意忘却他們都是獸類，不認識誰是仇敵，誰是友朋。並且血戰之後，野性已起，凡是非同伴的肉，都可以供他們咀嚼，是他們應享的權利。所以對於琴痕不知他是太山的配偶，也存了吞噬之心。太山摟住琴痕向他們說明原委，禁止他們輕舉妄動，只纔將他們約束住。他一心記挂着陸可夫，還希冀沒有給那虎殺死，好讓他親手去殺他。向艦橋上一看，纔知已經絕望。見陸可夫驚怖得兩眼發直，向艦橋盡頭處直退過去。那虎却故意嚇他，喉中嗚嗚的發出一種很陰慘的聲音，把腹貼着地，向他慢慢爬過去，把陸可夫果然嚇得目瞪口呆，冷汗直流。向下一望，艙面上都是巨猿。還有一個巨猿，見他站在那裏，扳住艦橋邊鐵闌，想縱上來。前面那虎又在那裏蹲着候他。既無逃避之所，兩膝抖得支撐不住狂號了幾聲，雙膝一軟，直挫下去。一聲悲鳴，縮作一團。那虎見已將他嚇倒，向前一撲，用巨爪將他打倒。縱上胸口，張開大嘴，向陸可夫喉間胸口咬去。琴痕不忍見那慘狀，把頭掉開。太山見了却非常快心。大仇已復，憤氣漸平。額上疤痕的紫色，也漸漸隱却。陸可夫

身爲貴族，陰鷲性成。平時陷害無辜，不知多少。現在惡貫滿盈，身膏虎吻，也足以使世上一般不逞之徒，所知戒懼。琴痕見他已被那虎殺死，同太山商量，想把他的遺骸，看同爲人類分上，從虎口下拖出來，把他海葬。太山雖是答應，想向虎口去拖去。那虎大概也深恨陸可夫不是個善類。太山雖是他心愛的主人，替他在烏甘壁河流域，上上下下的奔走，不無微勞。現在見太山要將口中的惡人搶去，他怎肯釋口，竟咆哮起來。太山知道要同那虎爭持，除非將虎殺死。這虎是自己至好之友，患難相共，何忍下此毒手，只得罷了。那虎整整把陸可夫吃了一夜，吃得艦橋上遍地血污。巨猿們在艙面上，也把水手尸首吃光。等次晨日出，太山的敵人，成了一堆白骨了。陸可夫的部下，除去已死之人，同卜費怯脫逃外，尚給太山莫甘壁拿住四名俘虜。俘虜之中，有一名是本船大副。太山原打算立刻起旋，展輪護送猿虎等回森林島去。不料火纜生足，海面上西風大作，金狗船上水手，只剩三名，不敷分配。不敢冒險，只得把牠從新避入河口。直到夜中，風纔漸漸減小。口外既有攔港沙橫亘，恐有錯失，不敢冒險，決計等待明日再走。猿虎們經太山莫甘壁分頭教訓，已不敢再同那些俘虜爲難。所以白天仍舊任憑他們在艙面上，自由往來。一到晚上，怕他們失足墜海，關了起來。太山聽琴痕說死在闕威然村中的孩子，並非劇克，非常欣慰。只是究竟這個孩子是誰的？劇克現在何處？陸可夫已死，卜費怯又逃，也

無從究問。既還沒有知道劇克死的確耗，夫婦二人還有極大希望。琴痕記起安杜生同他講過，舟中一起手就只有這個孩子。並無別個。從這句話推想，劇克是沒有上船。

## 第十八回 劫小艇水次刺蠻奴 洩大憤宵深炸金狗

太山琴痕在艙面上，互相訴說別後的遭遇。不提防岸上森林中，有人窺探。那人腦中像紡車似的，在那裏想暗算太山夫婦，想阻止他們回國。這個人就是從金狗船上脫逃的卜費肱。他是個陰險之人，腦筋中滿貯着陰謀詭計。只是想來想去，想不出一個最好的計劃來。總覺得太山同他們反對他們所做之事，完全沒有錯。太山不應橫加干涉，侵犯他們自由。現在還將他黨魁殺死，黨羽也剪除一個淨盡，將他一個人扔在非洲。這種仇恨，更不能不報。想了幾條計策，總覺得中間隔着一條河面，不能上去實行。要渡水上去，非船不行。要我船，相離最近的村子是木梳瀨。想上木梳瀨去取船，又怕給金狗船跑了。只是仔細思索，也實在沒有別的方法。復仇心切，主意一定，望着艙面上兩個仇人，暗罵了一聲，掉身入林。那時一心只在報仇之上，在獸跡縱橫的荒林走着，一些沒有恐怖之心。也不管

他同陸可夫所作的，都是傷天害理之事。陸可夫的死，也是咎由自取。他却怨天恨地的，恨那上天不加垂佑，事事使他失敗。一壁走着，一壁還是在那裏決定收拾太山夫婦的妙策。想着想着，居然給他想到一個最安全的計劃。打算弄到了船，乘夜上了金狗船，去找那些沒有被殺之人。同他們商量，把這條船，仍舊從太山同那些畜生手中奪回來。他們受驚已深，諒來可以得他們的贊同。船中槍械子彈甚多，在他房艙一張桌子抽屜中，藏着一具小小的機器。這具機器，還是以前卜費肱投身虛無黨中，得到黨中的信任，給他圖樣，教他仿製的。製雖製就，當時貪着政府中特赦，同購捕黨人的金錢；竟把黨中一人一網打盡，向官中出首。這具機器，却没有獻出。後來黨人受捕時，雖在未上絞架以前，曾經給一兩個黨人指斥過。官中人因為他是個已邀特赦之人，未予深究。以前他見了這具機器，想起當時險狀，時時有些內疚。現在却用得着他了。虧得上船之時，把他裝入一只小小硬木匣中，藏入他的抽屜內。只要能够將他再拿到手中，擺佈一下，在半秒鐘時間以內，可以將全船之人炸死。想在此處，用舌尖舐了嘴唇，一陣竦笑。雖是兩條腿疲乏已極，仍舊竭力飛跑，向木梳瀨找那目前最需要的小船，趕出河口，省得給金狗船跑了。午後趕到木梳瀨。會長一見面，認識他就是與陸可夫同來之人。從前辦過交涉，很受了這兩人的許多欺騙。見他一個人又來，很是嫌惡。卜費肱不識時務，張嘴就向他

索船。激得會長生氣來，罵了他一頓，趕他出村。村中武士們也都趕來，握着標槍，將他圍住，聲勢洶洶。那時只要會長一個口令，立刻可以將他殺死。虧得會長很是謹慎，不肯過作惡人。只派十二個人，押他離境。臨走時候，還告誡他，教他不許再入境內。如若不遵命令，下一次來，可就要得罪了。卜費肱寡不敵衆，只得忍氣吞聲，退入林中。等出了他們視線以外，又站住了，側耳而聽。聽着他們談笑着回村去了。躡着脚，四處一看，見鄰近地方，並無守望。輕輕從灌木叢中，窺到河邊，還想偷一只船。他想到金狗船之心，一些沒有消滅。也知道留在非洲，從方纔那會長對待的形狀看來，準是個死。若能得到水手們的援助，也並不想炸燬他。既懷着救死復仇兩種觀念，所以就是有大險當前，他也不能再顧。一到河邊，伏在草叢中，等候有船過去，即行刼取。等不多時，遠遠看見來了一只本村的船。船中只有一個十多歲的村童，嫵嫵的從村邊，盪着槳駛進大河來，神氣非常蕭閑。看他神色是往下游去的。卜費肱大喜，從叢莽中，暗暗跟着。到離村一里多路，村童把槳向水中一撥，船頭直向灘邊駛來。正在卜費肱跟着走的一邊。卜費肱慢慢爬過去，從草叢中向外張望。迎面看見是一條小港，流水漸漸，槳聲拍拍，看着他駛進港口，跳上了岸，把船拖到一株樹下停着。一切停妥，卜費肱總以為他可以走了。不料他在船舷上爬着，儘是流連着不走。卜費肱看看天色向晚，急得要死。打算出去，將他打倒，硬奪那

船。想到這裏，目光中透出兇狡來。暗暗罵那村童不識趣。只見他打一個呵欠，伸一伸嬾腰，把箭囊中的箭，一支支取出來看過。又把弓卸下來，扳了一扳。把腰間佩的獵刀，也拔出來拂拭一下。又伸了個嬾腰，打一個呵欠，向前面森林中一望，打個寒噤。知道要去出獵，爲時尚早，跳入船中，向船底一歪，就睡着了。卜費肱慢慢過去，向船中一看，見那村童雙眸緊閉，已經睡熟。胸口一起一伏的，胸聲大作。知道時機已到，向前又湊上了一步。脚下蹣着一個枯枝，響了一聲。村童一驚，身軀動了一動，似有醒意。卜費肱吃了一驚。掏出手槍，向着村童，靜待變化。不多一回，呼吸調勻。又睡着了。卜費肱輕輕向前逼近去，不敢誤擊。到船舷邊，把槍尖慢慢望村童胸口指去，到離心房幾寸地方停下，用手指去撥那槍機。明知這一撥動，村童的命是沒有的了。看那村童皮膚雖黑，褐色雙頰上，隱隱也有些紅暈，唇上一般也露着笑容。看了這快樂青年，在稍有人心之人，決不願下此毒手，做這妄殺無辜的勾當。然而卜費肱卻是不然，看着一些沒有憐憫之心，唇上現出瘳笑。食指將槍機一撥，槍聲一響，村童心房上早現出一個窟窿，四周皮膚都給火藥燒焦。村童直坐起來，方纔綴着微笑的唇上，微微震動，彷彿在那裏訴說心中苦楚。也沒有發出聲來，向後一倒，就是這般大睡不醒了。這個殺人兇手，縱身躍入船中，用手抓住村童死尸，舉起來，放在船舷，向水中一推。剛一下去，水紋一動，來了一條鱷魚，把死尸拖去。

了。這只獨木艇子完全給這個殘酷勝似野蠻人的卜費肱佔領了。解了纜，舉起划槳，與會淋漓，像戰勝了強敵似的，把船直向大河中駛去。出大河時，天已黑了。看不清楚河口，只是把那血污船底的獨木艇，向前划去。一路划着，一路着急，怕太山膽壯，已將金狗船冒着風，開出大洋。若是如此，自己單身留滯此地，前途煞是危險。飛着槳，駛出去。河中黑暗，彷彿已到白天金狗船停泊之所，很是吃驚。再往前進，纔見黑暗裏，透出一點燈光。隱約看去，彷彿是船上桅燈。這一喜，喜得他狂叫起來。金狗船既沒有走，他的復仇救死兩種目的，都可以達了。頓了一頓，打算一回入手的方法，然後輕輕把船駛出去。河流迅疾，時時用槳撥着，怕給潮流捲出海去。不多一回，朦朧中已經看見金狗船的船身。慢慢划去，已到船邊。側耳而聽，空氣中除却自己艇子船聲，微微在金狗船舢舨撞着，有些響聲外。船面絕無聲息，知道沒有守望。緊急時期已到，最後勝利就在幾分鐘內，可以揭曉，心中反有些忐忑起來。恐怕上去，中了埋伏。停了槳，思索一回。鼓着勇氣，把纜繩繫在軟梯底下，輕輕走上梯去。到了艙面，怕那些猙獰的猿虎，還在暗中伏着。想起以前的經驗，覺得一股冷氣，直襲上來，兩條腿有些挪不開來。後來仔細一想，自己的生命，都在此一舉，咬一咬牙齒，趁着猿虎等不在左近，偷偷的向水手艙走去。看見艙門開着，側着耳朵一聽，覺得艙中靜蕩蕩的，一些沒有聲響。低下頭去一看，看見一個水手，湊着上面挂

着的燈，在那裏靜靜的看書。認得這個人，也是一個著名刺客。自己胸中抱着的計劃，同他商量，一定可以得他贊助的。毫不遲疑，輕輕從梯上下船，徑向那人走去。恐怕給他聽見聲息，抬起頭來，黑暗中看不清人，叫喚起來，不當穩便。因此脚下走着，目光却不離那人面上，預備如有不測，好警告他。不料那人全神都在書上，一些沒有聽見。直到卜費肱走到身畔，輕輕叫那人的名字。那人吃了一驚，目光纔從書上擡起來。起初看見身畔平空添了一個人，很有些驚愕。後來認清是陸可夫助手卜費肱，面上頓時換了一種不悅之色。失聲叫道：「魔鬼！你從那裏來的？我們都以爲你是早就應當死了。還以爲你是死的了，怎樣還活在世上？你來得正好，灰石爺爺，諒來很願意見你哩。」卜費肱聽了一些不生氣。笑吟吟地，同久別重逢的好友一般，伸過手，想同那水手握手。那水手只當沒有看見，臉上也沒笑容。卜費肱見他那種模樣，有些着忙。趕忙道：「你不要誤會。我是特地趕來幫助你們的。幫助你們除掉這英國人，同那些獸類的。除掉之後，大家纔可以安全回文明國土去。趁他們睡着，可以進去，把灰石夫婦，同那黑奴刺死。至於那些畜生，很容易剪除，幾排槍打去，就可以剪除個罄淨。只不知他們都在那裏。」水手道：「都在艙中。但是，卜費肱！我同你講，我們同那個英人毫無仇怨。你無論怎樣煽誘，我們決不聽你。你同那個已死的畜生，向來待我們像狗一樣。老實講，對於你們兩個，真是一些好

感都沒有。因為受你們的虐待也夠了，不願再同你共事。那個畜生惡貫滿盈，已經身死。我看你也差不多了，勸你還是省事些罷。」卜費肱失驚道：「難道你也反對起我來了嗎？」水手點了點頭。頓纔道：「若是你肯犧牲一些金錢，孝敬孝敬我，使我得些實惠，我也可以趁那英國人沒有知道，放你自由。」卜費肱道：「若是要我上森林去，一星期就得身死，難道你存心要我死嗎？」水手道：「到了那裏，或者還可以希望有個機會；儘在此地魔着，老實說一些希望沒有。只用把這兩個伙伴喊醒了，怕他們不挖出你的心來。天幸你撞到的是我，若是撞到別個，你此刻早就死了。」卜費肱叫道：「這個英國人把你們哄到他們法律所及之地。你們一個個逃不了上絞架去。儘聽着他話，不受友人忠告，你莫不是瘋了？」水手道：「我們一些不怕。英國人說：一切歹事，都是陸可夫同你的主謀。我們不過是你們兩人的爪牙。所以只同你們爲難，與我們毫無關係。」卜費肱料不到那人這般執拗，又半勸半嚇的，辯了半小時。有時雙淚盈眶，有時怨氣冲天。那水手只是不答應。說到後來，索性實說出來。楞着眼叫道：「卜費肱我勸你省事些。目前只有兩條路可以給你走：一條是立刻跟我上灰石爵爺處去；一條是把你身上同艙中一切金錢，同貴重物品繳出來好好離開金狗船，上岸去。這兩條路，你究竟願意走那一條。你得從速決定，我要睡了。究竟去見爵爺，還是速返林中。你說！」卜費肱喃喃的

道：「你照這種樣子，將來一定要後悔的呢。」水手喝道：「住口！你若再是這般胡說，我可要改變方法，將你徑行扣留在此地了。」卜費肱聽了，很是着忙。明知森林中非常危險，但是那種危險，說不定還可以避得掉。若是落到太山手中，一定是個死。可以避，還是避的爲是。問道：「我房艙中，有人睡沒有？」水手搖頭道：「沒有。灰石爵爺同夫人，是住在艦長房內。大副是住在自己艙中。你艙中還空着哩。」卜費肱道：「既如此，我替你拿東西去。」水手道：「你這廝很靠不住，不要冤我，我陪你一起去。」說着，也不再說什麼，押着卜費肱上了艙面。到卜費肱艙門前站住。放他進去收拾。一到裏面，匆匆揀了幾件東西，預備送給水手。好買自己性命。攔在桌上。尋思還是就此丟手，還是捨命復仇。思潮一經激動，又記起那一只小小黑木匣子中，那具機器來。這具機器，就藏在現在自己扶着的這張桌子之下，一個祕密抽屜中。只用把桌面上一塊板一按，就可以現出來。不覺喜形於色。就照樣把那塊板一按，現出抽屜。輕輕捧出那只匣子。進門之時，早就點上挂燈，預備收拾東西。現在就着燈光，把蓋上扣子一按，蓋就開了。匣中分作兩部份，一個裏面，是一具像小時鐘般的一具機器，同一個雙乾電池的電槽。有一條電線，從機器上通過電槽中兩個電池，直達木匣的那一部份。那一部份中，有些什麼，外面也看不出來。因爲上面另外有個蓋子，用土瀝青封着口。從這一部份中，也裝着一條直達機器的電

線。機器下面，放着一枚小小鑰匙。將他取出，裝上一個小柱上去。用條毯子，摺疊起蓋在上面，用手扭住鑰匙，把機器上法條旋足。旋法條之時，怕水手等撞進來，撞破他的機密。時時留心，側着耳，聽外面聲音。等法條旋足，把鐘面上的指針，撥到次日的一個一定鐘點上。仍舊把蓋闔好，放入桌中。桌面也恢復了原狀。笑吟吟捧着收拾出來的東西，走出艙外，一齊交給那個水手道：『這些東西，全數是送給你的。現在諒來可以放我走了。』水手攔住道：『你衣袋中還得給我搜檢一下。或者中間還有你在森林中用不着的東西，遺忘在內。你雖用不着，我窮水手們，一到倫敦或者還有用處。』說着，用手向下費肱衣袋中一摸。在裏面袋中，摸出一大捲鈔票來。笑道：『何如，果不出我所料。』卜費肱知道爭也無益。並且還知道這個水手，雖是拿去，幾小時後，也要與這只金狗船，同歸於盡，也不再同他爭持，只心中暗罵了幾句。起初很想用話譏諷他幾句，教他不要這般快樂，幾點鐘後，還有極大快樂在後面哩。繼而一想，恐怕給那廝疑心起來，一經搜索，全功盡棄，反為不美。匆匆下了軟梯，到獨木艇中，解開纜繩，打着槳，向岸邊駛去。一兩分鐘後，已在黑暗之中。若是卜費肱此時早知以後幾年的日子，過得比死還難受，此時早已蹈海死了。水手靠着鐵闌，看着卜費肱的船駛遠。知道他未必敢再來。仍回艙中，把所有掠來的東西，完全藏起。上牀睡了，那時卜費肱艙中黑匣裏的機器，却在那裏機聲的

的地，一小時一小時過去。大概過一小時，這一條已經宣佈死刑的金狗船命運，短促一小時。船上人誰知道呢？

## 第十九回 海洋初涉破釜沈舟 荒島重來放猿歸虎

天一黎明，太山已到艙面。調查天氣。見風已減小，天上已無浮雲。看起來儘可啓槳，上森林島去。放猿歸虎，了却非洲這段公案，好作歸計。叫起大副，吩咐從速啓槳。那些水手，因為得了太山赦罪保證，知道不致受陸可夫株連，一個個都踴躍從公。就是一個人做幾個人的工作，也是願意。猿虎們也從艙底放出，都上艙面來散步。水手們前天見他們那種兇猛，知道現在苟其稍有同他們接觸之處，他們吃過伙伴們的肉，難保不見了他們在身邊走過，有些垂涎。所以見了都覺得有些毛髮森然。虧得有太山莫甘壁在旁監視，猿虎們纔不敢有所動作。金狗船從烏甘壁河口外，出了攔港沙。太山琴痕都在艙面，看着非洲青綠色草岸，在船進大西洋時，從船邊掠過。若在平時，太山或者還有去國之感。現在有琴痕在艙面，已沒有這種感想。並且記起劇克此時死生未卜，正想趕緊回英，從事偵查，反

覺得舟行過遲。從太山夫婦目看上去，簡直像沒有移動，停在海中一般。舟行甚疾，不久，森林島中山，已在西邊水平線上，透出長空。卜費舫艙中黑匣裏的機器，仍舊不斷的走着。鐘面上的一枚長針，也一秒一秒的，向上面停着的一枚短針移去。等兩枚針移在一處時節，世界上就要沒有這具機器。機器以外的東西，也要同歸於盡了。太山琴痕都在艦橋上站着，向西望那森林島中林影山色。水手們也在船頭上向西眺望。那些猿虎，却在小船蔭下蹲臥。全船之上，除去機器聲外，萬籟悉寂。忽然一聲爆裂，艙頂已飛入海中。聲音之響，石破天驚，全船震動。船上頓時騷亂起來。巨猿們驚得咆哮着，往來亂奔。那虎也亂叫亂跳。水手們不明真相，也恐怖不堪。連莫甘璧都打戰起來。只有太山琴痕兩人，還是鎮靜得很。震動還沒有完，太山已經走到猿虎之中，撫慰他們。靜靜的撫摩着他們，教他們不要害怕。哄他們說：所有危險，已經過去。等他們平靖下去，纔去調查形勢。方知船已着火，火勢極猛，在炸倒艙中，透出火燄，延燒別處，已經不能施救。還虧得人獸一概沒有受傷。那艙怎會炸倒，大家都是茫然。只有一個水手，雖是知道，却不敢啓齒。這個人就是看見卜費舫在船上，還親見他到自己艙中去的。不過他是全船的公敵，自己不小心，讓他一個人進艙去，安放這個炸彈。弄得全船之人，現在都在危險之中。若是自己一說出口，爵爺可憐我，或者不致見責，同事未必肯見恕。所以決計不說。太山見

那火傳燒甚速，督着水手們用水澆去，反致蔓延。知道這顆炸彈之中，一定合着別種引火之物。僅僅十五分鐘，黑煙已從船身冒起，機器房已燒着，機器已停，海水已從燒毀處侵入。眼見得不特無從施救，連此船命運，已在俄頃之間。太山向大副道：「船上已不能再居，說不定別處還有炸彈藏着，隨時可以爆發出來。既不能施救，目前最安全之策，是速下小船。好趁第二次沒有爆發之先，速行登岸。」水手見自己的船，還沒有毀掉，匆匆下去，收拾了些行李，分裝兩條小船之中，放下海去。人獸陸續下去，虧得海上無風，波平似鏡，直到森林島前。猿虎等嗅到氣味，知道已到故鄉。船纜到岸，沒等上灘，已經一個個自己縱上海岸，頭也不回，跑入森林去了。太山見他們散去，有些慘然，唇上却還有些苦笑，喃喃道：「好友們！我們再見罷！你們都是我至好至忠實的伴侶。這次別後，恐難再見。願你們平安。我就是重返英倫，也忘不了你們的。」琴痕問道：「親愛的！他們走了，還會回來嗎？」太山道：「來不來不能一定。他們蕭洒慣了，要他同許多人類接洽，很是不安。就對於我同莫甘壁，知道我們兩人，一半還是人類，還有些隔膜。你同這些水手，究竟太文明了些。同他們性情不同，他們有些害怕。怕的是有這種美味在他們身邊一時不小心吃了一個，不是玩的，還不如早些跑開的好。所以他們這次逃避，完全為的是你們。」琴痕聽了，大笑道：「那有這種話。我知道的，他們逃走，完全為着避你。你常常喜

歡妨礙他們的自由，打斷他們的高興。他們同小孩一般，有些不知輕重。在他們以為可以隨便的地方，你常常像嚴父似的約束他們。現在遇到這個良機，毅然決然，脫離你嚴父般的羈絆。不過若能回來，我希望他們不要在夜間回來纔好。」太山笑道：「餓着回來，也是不好的。」太山等登陸之後，還呆呆看着金狗船。果然兩小時後，隱隱又起來一聲炸裂。船身一側，幾分鐘後，已沈入海中。這第二次炸裂，明明是鍋爐炸破。那第一次炸裂，究竟是怎樣炸的。大家除那個水手外，竟一個都猜度不來。誰還知道那陰狠的卜費肱會偷上船來。並且若不是那水手不信任他，那夜還要發生流血慘劇。怎能夠安安全全，都站在這森林島上開眺呢。

## 第二十回 葛師德陰謀劫穀麗 史鏗圖慕色掠琴痕

遇難人中，最感痛苦的是琴痕。他從陸可夫等手中脫逃，雖已遇到太山。望夫之心，縱已滅除。思子之心，却更濃厚。有了金狗船可以涉海，有了太山保護着，滿望早返英倫，打聽打聽劇克的消息。爲人母的兒子不見了，並且知道命運在不可知之數，當然都向悲觀方面着想。琴痕總怕這一就誤，歸

期難定。少則數月，多或數年。就這數月數年之中，劇克蹤跡，或致模糊，欲事追尋，更難着手。所以凄切不堪。太山知道這個，却也難於勸解。大眾心理，也知道留滯此島，爲時必久。登陸以後，第一步當然是尋覓飲料。這個太山是住過島中的，知道泉流所在。引着大眾，到一個近海水甘之處，得到飲料。第二步就想到食品居室兩項。水手們擔任建築幾個可蔽風雨的廬舍，同簡單的用具。太山就擔任出外獵取食品。不過他對於這一個大副，三個水手，很不信任。自己出外，不免是些內顧之憂。平時深知莫甘壁忠實可靠。那個他救來的木梳瀨女子，也很忠心。就派他們兩個，伺候琴痕。整整過了兩個星期，都是各司其事，一些沒有可記之事。在鄰近臨海的一座峭壁上，設下一個守望所。自晨至暮，派人輪流守視。守望所前一株枯樹上，縛着大副穿的一件紅色汗衫，作爲乞援的信號，好讓海中船隻，從鄰近海面經過，見了這個信號，可以前來救助。又預備下一堆枯枝，以便晚上應用。只苦於延佇了十多天，守望之人，望穿了眼，也望不到一絲帆影，一縷烟痕。沒法想，太山纔同大眾商議。構造船舶，渡回大陸去。造船器具，太山可以指揮着，先行構造。大眾急於返國，都全體贊成，立刻動工。只是畏難苟安之心，是人類免不了的。這一夥水手，尤其難於駕馭。起初還好，後來日子一久，漸漸露將出來，慢慢生出怨望，同爭競來，終日的打架。太山疑心一起，越發不敢把琴痕丟在這些形跡可疑的水手之中。不過

獵取食品一事，非他親去不可。有時莫甘璧自告奮勇，進去採取。他的標槍，遠不如太山的長繩短刃準確，常常徒手而歸。那些水手，日子一久，竟丟下工作，自由入林行獵。住了多日，只見猿虎等重來。太山行獵之時，在林中雖也常見他們，只見他們隨來。同時島上又添了一種新恐怖。這種恐怖，在南岸的許多人，一些不知。原來北岸又添了一個廬舍。鄰近石穴下，停着一只名叫穀麗的小帆船。幾天以前，因為水手中不幸有了葛師德、莫摩雷、常凱這三個人，厄運到了。船中職員，同那些忠義之士，全教這三個歹人殺死。他們三個之外，原還有十多人，都是南方海港中土着。渾渾噩噩，沒有這三個人奸刁。他們三個，暗中商議，想用武力劫取舟中珠寶。因為這只本來是採辦珍珠之船，貨已收齊，準備返國，纔釀出這場大禍。商議已畢，分頭動手。船主是常凱趁他睡熟，在艙中刺死的，其餘的人，也是莫摩雷，常凱兩個帶了人殺死。葛師德最爲刁滑，殺人一事，要他出主意則可，要他動手，却從來不肯。並非他對於人類有什麼不忍之心，不過他腦筋非常清楚，知道殺人之人，決無善果。即使避掉了法律上的制裁，也免不了臨死時的苦楚。爲避免這種苦楚計，那天會議時候，很受了那兩人的責備。事成之後，他是個瑞典人，航海智識，比莫摩雷，常凱來得優良。知道他們少他不了，就自居船主。把刺殺的船主所有衣飾物品，一概承襲過來。大模大樣的指揮那兩個同黨。常凱是做船上廚役的，向來雖

也是受慣職員們的指揮，不過新立下大功，也想揚眉吐氣一下，不願再供人使役。所以見了葛師德那種龐然自大，非常厭惡。已經種下剪除葛師德的決心。不過爲了船中載着珍珠，要把船駛向開普珠市上去銷售。向來知道開普珠商，只要有貨，不問來源。上那裏去銷，非常安全。船中同黨，只有他懂得航線。纔隱忍着，沒有動手。船到森林島北，隱隱望見海面上有些煙影，用望遠鏡一看，原來是只兵輪。剛好島邊濃綠叢中，有個小港。葛師德把船駛入，停在一個石穴邊。海邊上既有兵輪，不敢前進。這個舉動，常凱很不贊成。他說：『我們既見兵輪，安知兵輪沒有見我們呢？在海面上走的船也多，兵輪也未必逐條檢查，既未必檢查，也未必知道船上發生什麼變故。藏了起來，或者反致招疑。』他這般抗議，葛師德只付諸一笑，執意不聽。原來他也有他的意見。他的上島中來，是完全想獨吞這筆鉅款，早就定下一條毒計，想把常凱等扔在這荒島之中，自己一個人駛船南下。別人辦不到，萬惡的葛師德却有這種膽量。主意已定，只等常凱等出外行獵，立刻實行。幾次提議要大衆出去行獵。常凱機警，要他也同去，纔無形延期下去。有一天，常凱把他懷疑之點，告知莫摩雷，還說了許多憤激之語。莫摩雷氣極，要把佩刀立刻去殺葛師德。常凱苦於自己沒有航海知識，目前最重要的是向開普去。要上開普，却非葛師德不可。所以又攔住莫摩雷，教他千萬不可動粗，最好用武力逼他就道。莫摩雷受着

常凱調教，立刻去找葛師德。葛師德聽了，還是不肯。只推說海上兵輪，一定還在那裏守候，一出去，必遭不幸。莫摩雷勃然道：「我們船上的事，又沒有人知道，怕什麼呢？」葛師德叫道：「啊！這就是看錯了。虧得有我這種有學問的人，做你們的船主，指點着。不然，可就糟了。莫摩雷！你真是個可憐的黑奴，一些不知道無線電的利害。」莫摩雷聽見葛師德叫他黑奴，不覺怒從心起，縱身起來，按住佩刀，叫道：「我怎樣是黑奴？」葛師德恐有不測，趕忙解釋道：「我同你鬧了玩，我們都是故交，在常凱那廝設法想劫我們珠寶之時，我們萬萬不可自相殘殺。還虧得海上有兵輪守着，不然他早就扔掉我們，把船開走。就是今天你的要求，我也知道你是受他的愚。他想早離此島，好設法剪除我們。」莫摩雷道：「你說什麼無線電！無線電，同我們株守荒島，有什麼關係？」葛師德搔着頭想。怕自己的謊話，說出來莫摩雷不肯信。很是危險。口中却毫不思索的答道：「有什麼沒有關係，並且關係還非常之大。你也見過兵輪上都裝着無線電。憑着無線電，可以同幾百里外的船上講話，還可以偵探別的船上的談話，同一切聲響。你們前幾天起事之時，很作出不少聲響。穀麗船上的槍聲人語，難保不給兵輪無線電中聽見。雖沒有知道船名，海面上有只船上發生慘劇，却會聽見，一定準備逐船搜檢起來。此時已在鄰近守着，也未可定。」他說這些話，神氣做得非常懇摯。莫摩雷靜靜聽着。思索一回，站起

來道：『你真會撒謊。你的話，我完全不信。若是你明天不把船開出去，恐怕縱有謊語，也不能說了。船上的人，在那裏起了怨言。若是你再把他們留在此處，自有人來同你爲難。那時你的性命，就保不住了。』葛師德道：『我一些沒有騙你，你若不信，不妨問常凱去。究竟兵輪上有沒有無線電這種東西？是不是可以用着他，同別的船上講話的？全船之上，只有我懂得駕駛。沒有我，大家休想南行。他們不愛南行，喜歡留在這荒島上，請你同他們講，儘不妨來殺我。』莫摩雷聽了，跑去問常凱。常凱也說是有。莫摩雷雖也有些害怕，想離開這個森林島之心，却一些沒有減少，寧可到大洋中去冒一冒險，不願株守此間。同常凱說起，常凱說：『只要有人肯擔任駕駛，我們不妨將他扔下。』那天午後，莫摩雷帶着兩個滿利（新西蘭之原民）同鄉水手，上內地去行獵。走到一處，聽見林中有入語之聲。他們三個，知道同船中沒有人先來。這島又是個荒島，驟然空林中來了入語，還以爲是穀麗船上那些被害的職員們，顯起魂來。大驚失色，要想逃走。莫摩雷起事之時，是個領袖，更是着忙，急於想走。招呼着那兩個水手，伏下地去，悄悄在林中向原路爬回去。後來又改變宗旨，想探一探，究竟那講話的，人是鬼。爬到附近，向前面一個小小的空曠之處一看，原來是好好的兩個人，坐在一株倒撲地下的樹上，很密切的談心。書中交代，這兩個入，一個是金狗船的大副，史鏗圖。一個是水手史鏗彌。史鏗圖

道：『史鏗彌！我看，我們是辦得到的。一隻好好的獨木舟，造起來也不難。造成之後，遇着順風，三個人划着槳，一天就可以到大陸。何必聽他的話，一定要造大船，把全體的人，一齊運去呢？現在大家整日忙得同奴隸一般，勞而無功，何苦來呢？並且那個英國人，我們也沒有負着應行援助的義務，讓一個人在此等着便了。』說着，頓了頓，目視史鏗彌閑閑的道：『那個女子，却要帶去。這種美貌之人，扔在這荒涼寂寞之處，未免可惜。』史鏗彌聽了，看着史鏗圖獰笑道：『哦！原來你爲的是他，爲什麼不早說呢？不過，我幫着你幹這件事，試問於我有什麼好處？』史鏗圖道：『放心！只要好好護送他上文明國土去，他一定肯重賞我們。得到那筆賞銀，我就同幫我動手之人瓜分。我只要一半，那一半可以由一同幹事之人，自由分配。我見了這個海島，實在厭惡極了。早離此地，早舒服一天。你的意見以爲如何？』史鏗彌道：『可以！我對於上大陸去的方向，一些不知。舟中之人，也只有你一人知道。你上大陸，我準定跟你去便了。』莫摩雷側着耳，聽得清清楚楚。在海船上當了多年水手，各國的話，都懂得一些。在英國船上，年代更久，所以他們的話，完全明白。站起來，走將出去，史鏗圖等見他出來，也以爲是鬼，吃了一驚。史鏗圖用手去掏手槍。莫摩雷舉起手止住他道：『我是一個朋友，並非敵人。你們的話，我全都聽見，也決不洩漏隻字。只要你肯助我，我也可以助你。你是長於駕駛，却沒有船；我們有了

船，却沒人駕駛。只要你不問什麼，先把我們送上一處，這一處的地名，隨後奉告。我們儘可以把那只船奉贈。你若是要帶那個方纔所說的女子走，也儘可以，我們也決不向你追問什麼。你看這個條件怎樣？」史鏗圖又問了幾句。莫摩雷揀可以告訴的，約略說了幾句。要史鏗圖等去同常凱談話。史鏗圖等也答應了，跟着莫摩雷等回到他們廬舍邊。莫摩雷將他們兩人，藏入林中。恐怕他們改變宗旨跑了，派那兩個同鄉水手監視着，自己去找常凱。史鏗圖等無形中做了俘虜，他們一些沒有覺得。莫摩雷找到常凱，先把大概情形，講了一遍。帶着他回去，同史鏗圖等一談。起初常凱很有些懷疑，後來纔看出史鏗圖也非善類。不過存着遠離此地的決心，暗想只要他肯擔任駕駛，一上了船，就有方法收拾他，使他服從命令。史鏗圖等於談判終了之後，走回自己廬舍去，也深幸天賜機緣，得以找到這只可任風濤的帆船，可以隨時駛出海去，很不必建造什麼獨木舟。知道製造不得其法，不但不能渡海，還有性命之虞哩。有了這條船，還可把琴痕同那木梳瀨女子劫去。木梳瀨女子，是莫摩雷聽見了，指名要的。要求安全，只能將他帶去。常凱等回去，知道葛師德已同贅旒，直向他住的地方跑去。本來他們都可以住在船上，船上究竟要舒服一些。不過兵輪近在咫尺，要求安寧，還是在陸地住着的好。所以他們大眾都住在島上。穀麗船中主腦，雖只他們三人，誰都不信任誰。深恐一個登岸，給那些人

扔下，把船開了。吃了苦，無處申訴，恐怕提議上島中居住，別人不贊同。把船中十多個人，悉數搬了上來。要上船去，只准一兩個人，多了，就全體跟上去。莫摩雷等去找葛師德，那時他在新推舉的廚子帳幕中，相距不過數步。葛師德在幕中看着他們上他帳中去，雖然不明白他們用意，却留心他們走路的形狀，有些形跡可疑。並且進帳之時，隱隱見莫摩雷藏在身後的艙中，握着明晃晃一柄長刀，看着不覺毛髮森如，顏色也頓時灰白起來。雖然不明白他們的意見，却也知道他們聯合着，有圖謀自己之意。從前不怕他們，爲的是深知他們沒有駕駛之才。現在既有這種現象，一定內幕中，發生了重大變化。再不走，這條性命就要保不住了。趁他們還沒有出來，飛也似走出帳幕，從海邊躲進森林去。森林中異響孔多，林後是何景象，也涉神秘。平時葛師德是死也不敢去的。今天見莫摩雷，常凱既經存心同他爲難，他同這兩人共事已久，知道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惡漢，還親見他們殺過人來。莫摩雷的鋼刀，同常凱的一條長索，一經給他們拿住，無論是誰，都難逃命。與其遭他們毒手，還不如避入森林之中，還可以苟延殘喘。

## 第二十一回 奪穀麗虎猿爭效命 返倫敦骨肉慶重圓

在太山一邊，一壁威脅着，一壁懸着重賞，居然已將一只大船的船殼造成。這種功程，還大部份是太山同莫甘壁二人，供給食品以外做的。史鏗圖常常怨天恨地的，後來索性帶着史鏗彌上森林去了，說是要休息幾天。太山本來把我們看不上眼，他們要休息，也讓他們休息去，省得把他們截留下來，添許多絮聒。不料他們上森林中去了一天，次晨起來，變了態度。史鏗圖自己承認不是。一心一意的幫着收拾那只造成的船殼。史鏗彌也是如此。太山本來是個坦白之人，一些沒有疑心他們有什麼詭計。還以為他們天良發現，知道同在患難之中，應當盡自己的力，完成這件功程，好早登彼岸，很是欣幸，心中為之一寬。因為幾天沒有出外行獵，又聽見史鏗圖說，他同史鏗彌在林中散步，撞到一隊小鹿，在西南邊森林中。太山問清楚方向，想去拿幾頭鹿來好供大眾食品，就上森林中去了。他走不多時，北部林中，來了五六個相貌猙獰之人。放輕脚步，向太山廬舍邊走去。他們以為一定是沒有人看見。不料他們纔從帳中出來，已經給葛師德在林中看見，不明白常凱莫摩雷等，為什麼輕輕

向南走去，南方有什麼東西在那裏？很是懷疑。把雙眉低壓的頭搖着，只猜不出來。後來拿定主意跟去探看，若是有什麼不好的舉動，就破壞了他，好報自己的私仇。懷着這報仇雪恨目的，直追下來。起初還以為是來找他的，後來纔想起決計不是。他們既要找他，昨天何必定要將他逐出。至於要追着將他殺死，又有些不像。莫摩雷等殺人，除非有利可圖，纔肯動手。既是他們知道他衣袋中沒有錢財，決不致幹殺人勾當。如此看來，島中一定還有他人，所以結着隊來截劫的。不多一回，見他們停住步，一個個伏進路傍叢草中去。葛師德想明白他們用意，躲入他們身後一株大樹上面，用樹葉隱着身體，靜靜守着。不多一回，從南方走來一個面生的白人。見他走來，常凱、莫摩雷從草叢中出來，同他談天。談的什麼，葛師德相距太遠，聽不清楚。那白人仍舊回原路去了。這個白人，書中交代，就是史鏗圖。因為太山已經給他賺出，來約會他們的。回去將近廬舍，故意繞道，從南方直奔回去，裝作氣急敗壞樣子，向莫甘壁叫道：『不好了！史鏗圖給你們的巨猿拿去，快去救去，只有你可以喝得住他們，遲了可來不及了。你若要人幫助，不妨把江四、帥理聞都帶去。快一些罷，再遲，可來不及了。那條路是百獸往來通道，從此地向南，不上一里。我跑得之極了，要休息一下，不能再走。就在此地，替你保護夫人便了。』說着，倒在地下，喘息不已。莫甘壁呆了一呆，他奉着太山命令，在此保護琴痕等的。聽了這個消

息，非常躊躇。琴痕聽見這個消息，也走來幫着史鏗圖催他道：「你不必遲疑，史鏗圖先生在此，我們可以無憂，快去救那個可憐人去。」史鏗圖伏在蘆舍後草中，聽着琴痕的話，暗暗好笑。莫甘壁雖是懷疑，很不願離開職守。只是見琴痕這般說，沒法推託，只得帶着江四、帥理聞向南方趕去。他們纔走不遠，史鏗圖從草中起來，向北跑去，招呼莫摩雷等。幾分鐘後，莫摩雷等已到林邊，探出頭來，史鏗圖向他們使了一個手勢。他們知道左近已無別人，一窩蜂趕來。琴痕同那木梳瀨女子都在蘆舍前坐地，背向着森林，沒有看見他們走來，直到他們給莫摩雷等圍住纔知道。常凱催他們趕快跟着走。琴痕不知就是史鏗圖引來的，縱身起來，還想找他。不料一眼看去，見他臉上露着瘳笑，就站他們背後，史鏗圖也在一邊。只纔明白中了他的奸計，厲聲詰問史鏗圖道：「這算什麼？」史鏗圖道：「沒有什麼，我們找到了一條船，立刻可以離開此島。」琴痕道：「既如此，你爲什麼又把莫甘壁等遣開呢？」史鏗圖道：「我打算只見你同這木梳瀨女子去，用不着他們，所以特地將他們遣開。」常凱握着琴痕手腕，拖着就走。那邊水手，也將那女子的手臂拖住，跟着向北去了。莫甘壁受了史鏗圖的騙，帶着江四等順着獸跡，追下一里多路，想救那史鏗圖，却不見蹤跡，也沒有遇見巨猿。舉着太山叫巨猿的聲音，叫了半天，也沒有得到迴響。又追了半里多路，一壁尋，一壁叫，還是不見蹤跡。只纔悟到中了計

了，飛也似折回去。到了廬舍邊一看，果然不但琴痕同木梳瀨女子不見，連史鏗圖都走了。江四帥理聞隨後趕到。莫甘璧不明真相，還以為他們也是同謀，抓住他們，幾乎把他們宰了。虧得他們再三申說，方纔放了。三個人聚在一起，猜想史鏗圖爲什麼將琴痕等刦去？同刦上那裏去的？正在亂着，太山從樹上下來，見他們慌張之色，早就猜到出了岔了。後來訪問清楚，氣得他雙眉緊鎖，目吐凶光。知道史鏗圖並非是個愚人，敢在這小島上刦人，不怕太山追趕，一定有什麼方法，離開本島，纔敢下這個毒手。就是連那木梳瀨女子帶去，一定有要這女子之人回來。想到此處，向莫甘璧道：「趁他們蹤跡不遠，我們快去追去。」話纔出口，北方森林中，走出一個身材高大，相貌粗俗的生人，直向他們走來。這個人，書中交代，就是葛師德。一見面就提到正文道：「你們是否不見了兩個女子？倘若想找，快跟我追去。遲一步，恐怕追到海邊，穀麗船已經開了。」太山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怎會知道我內人同一個女子，給奸人刦去？」葛師德道：「我聽見常凱，莫摩雷同你們這裏兩個人，商量這件刦人之計。給他們覺察，將我逐出，幾乎將我殺了。現在我想報這個仇，快跟我去。」太山等不再遊移，跟着葛師德投北方追去。不料恰恰遲了一步，等他們趕上北海邊，那條穀麗船正在張帆出口。太山受了這個打擊，氣得他臉都青了。明明知道港口船中載着琴痕，向恐怖境地上駛去。前途的命運，一定慘不可言。自

已站在海邊，一籌莫展，正是可傷。慢慢向東駛去，到拐角上一個海岬邊，一拐灣，就不見了。蹲下身去，把手握住臉，好半晌纔站起來五個人仍回東岸，到了廬舍，已經天黑。那天晚上，非常炎熱，一些風都沒有。萬木無聲，波平似鏡，海灘上只有些細浪拍拍作響。太山在海邊也住得久，大西洋中這般安靖，還是初見。站在海邊，望着大陸一邊，呆呆看着，異常悲痛。正在百無聊賴，忽然身後森林中，來了一聲虎嘯。那個聲音，聽去似乎很熟。太山掉過頭去，應了一聲。不多一回，林中跑出一頭猿虎，直向太山站的地方跑來。天上雖無明月，星光卻很燦爛。從星光中看去，正是從前舊侶。雖經闊別，見了太山喉中發出野聲，知道那虎還認識他。伸手下去，撫摩他。他也走近身邊，緊緊靠住太山站着。太山撫着虎頭，替他爬搔，兩目却望着大海。忽然吃了一驚。那時那四個人，都裹着毯子，坐在自己廬舍中吸煙。太山叫了他們一聲，他們都向海邊趕來。葛師德見太山身邊站着一隻巨虎，不敢上前。太山指着海上，向大眾道：「你們看見燈光沒有？這是一隻桅燈，一定是穀麗船。沒有風，他們動不來了。」說着，想起一個絕着，叫道：「有了。我們這個手造的新船，很足載我們趕上去。」葛師德不肯道：「不成，他們十多個人都有軍器。我們只五個人，怎樣上得去，打得過他們。」太山指着那虎道：「我們有六個哩，半小時我還可以找些來。以這虎而論，足當二十個人。我再招些來，足當百人。兵力就足，你還沒見過哩。」

說着，把身子掉過，向着森林，昂起頭來，用巨猿呼援之聲，聯珠般發了幾十聲長嘯。不多一回，林中起了許多迴響。葛師德目所未觀，耳所未聞。不知太山究竟是人是獸。若是常凱等處於他的地位，見了這手撫虎頭的白種偉人，不知作何感想。現在既到此地，不能退縮。跟着太山等把那隻巨艇，擲入海中。等亞克德等從林中趕到海邊，船已入海。太山登岸時，從金狗船上放下來兩隻小船，登岸之後，早給風浪捲去，划槳却還留着，現在正可應用。太山等上船，猿虎也乖乖跟着上船去。葛師德見了猿虎怕，躲着不去。太山等打起槳來。巨猿們見了，也來幫忙。不多一回，這一隻形狀很難看的船，裝着人同猿虎，上了海面，直向穀麗船駛去。穀麗船艙面上那個守望，正在打盹。史鏗圖在關琴痕的艙中，來回走着，同琴痕辯駁。原來琴痕一到船上，就給他們連那個木梳瀨女子，一齊關入這個艙中。無意之中，在一隻抽屜內，給琴痕找到一支實彈手槍。史鏗圖不知高低，走來想行無禮，給琴痕用槍禁住。木梳瀨女子，嚇得往琴痕背後躲去，跪在地下，只是打戰。史鏗圖口中只是帶嚇帶哄的敷衍，正想覓便奪去那支手槍。忽然艙面上來了一種報警之聲，緊接着槍聲一響。琴痕冷不防吃了一驚，疑眸向艙上通艙面的玻璃窗中一望。史鏗圖覷便，搶上前來。按下不表。且說艙面上的守望，正在夢中。忽然給一種聲音驚醒，睜開睡眼，向船邊一看。剛看見船邊上有人上來，頭同肩膀，已經透出艙面。縱身起來，狂

叫一聲，用手槍向那上來的人打去。琴痕所聞，就是這個。槍聲過去，鎗面上頓時騷亂起來。等水手們聽見聲響，帶着刀槍，趕上鎗面抵敵，已經無及。太山等帶着猿虎，已經上了鎗面。那些水手見了猿虎，早就着忙，有手槍的胡亂放了兩槍，早就躲開。有的躲入帆索之中。不料巨猿上這種地方去，真是容易。不多一回，已經從高處將他們抓下。太山去找琴痕，無人約束，他們更是凶猛。凡是給他們抓到的，竟沒有一個活命。那虎也抓到一個，先將他咬死。然後高踞尸上，細細將他咀嚼。無意中見常凱溜下鎗去，扔下死尸，長嘯一聲，向後追去。常凱見虎追來，心膽俱裂。狂叫一聲，躲進一個鎗去。正想關門，不料已經遲了。那虎趕到鎗前，用力一冲。把門冲開，走入鎗內。常凱躲入上層榻上，色色亂抖。那虎搶上去，張開大口，將他啣下。踹住胸口，向他咽喉上一口，把這作惡多端的常凱生生咬死。琴痕鎗中，史鏗圖纔趁琴痕失於檢點，把手槍奪下。房門開處，走進太山來。走到他的身後，一手將他咽喉握住。他不知是誰在那裏攻擊他。掉過頭來，同太山正打一個照面。那時太山已將他咽喉握緊。他雖想呼號，想想哀懇，聲音早已塞住，竭力掙扎着想逃命，只掙扎不開。琴痕握住太山的手，想將他拉開。太山搖着頭道：『你不必再勸，從前我准許這班惡魔活命，爲着動了慈悲心，你我都吃了不少苦。這一次，這一個惡魔決不能讓他再活，省得他活在世間，再害別人，再害我們。』說着，用手腕只輕輕一振，只聽見

響了一聲，頸骨早斷，史鏗圖全身發軟，已經死了。太山扔下死尸，帶着琴痕同那木梳瀨女子上艙面來。艙面上血戰已畢，全船之人，除去史鏗圖，莫摩雷同還有兩個水手，躲入水手艙中，還活着外，其餘都遭慘殺。這也是他們積惡已多，纔罹此惡報。天色漸明，太山吩咐將四個人提出來，只許他們不立即殺死，吩咐他們隨同那三個人作工。日纔東升，微風乍起，張起帆來，先到森林島去。一則去接取葛師德，一則知道猿虎等深愛天然界生活，再送他們回去。果然到了島邊，一個個跳躍着回森林去了。只有亞克德比大衆玲瓏些，知道要同太山長別，很有些依依不捨的。太山本是坐着小船，親送他們上岸。等他們上岸，立即回去。亞克德只是不走，站在水邊望着，神色很是有些淒其。穀麗開行，太山琴痕都站在艙面，靠着鐵欄，向島中望着，隱隱還看見亞克德獨立海邊，向穀麗望着。到船轉灣過去，還隱隱見他那長毛鬚鬚的孤影，彷彿一座雕像似的，矗立海濱，誰說獸類不通人性呢？三天以後，穀麗撞倒英國一隻小軍艦礙水號。太山借用他的無線電，同倫敦通信，總知劇克已返灰石爵邸。夫婦二人，得到這個消息，真是快樂不過。還不知道詳情，後來直到夫婦們回到倫敦，方纔曉得詳細情形。原來陸可夫派人刦到劇克，白天不敢送上金狗船去，以防洩漏。那人暫行將他寄入一個私生子收養所，預備晚上，再行送入船中。後來卜費怯忽懷二心。他本是陸可夫的爪牙，平時受了他許多訓育。忽

然想起這個孩子，系出名門。若是將他藏匿起來，將來好好送回爵邸，可以博取巨額贖金。所以私自去把劇克父母姓氏，告知那個女所長。並且向女所長要了一個不知誰何的孩子，來冒充劇克。明知陸可夫知道底蘊，一定要同他爲難。爲了有大利可圖，他也不能再事瞻顧。女所長也答應下費胙，好好將護劇克，等他回英同去領賞。不料強中還有強中手，女所長等他走了幾天，竟向灰石爵士的律師，告奮勇，覓取劇克。不多幾天，就把劇克繳去。那時太山夫婦已經先後出門，沒有人作證。還虧得那個乳母，從美國重返倫敦。他出頭認明，確是劇克。律師纔把這一筆鉅款付出。劇克一些沒有損傷，安返爵邸。陸可夫這臨末一次的惡事，不特一起手就受了他老朋友的愚弄，還因此送了自己性命，反足以太山夫婦目覩這個惡魔身死，從今以後，可以不必再事提防。至於卜費胙，他們也知道流落森林之中，未必再能生還文明國土去了。這兩個太山的仇人已去，太山從此可以不怕他心愛之人，受人暗算了。灰石爵士夫婦坐着磯水號小軍艦，重返英倫，爵邸中舉行骨肉重圓的慶典，真是熱鬧。回到爵邸中的，還有兩個人，一個是烏甘壁河流域韋甘壁部落酋長莫甘壁，一個是莫甘壁在木梳瀨左近，獨木艇中救來的那個女子。那個女子，受莫甘壁的救援之恩，也就以身相許，不再回去。太山允許他們，在非洲自己領土內，撥房子給他們居住，還答應立刻送他們上非洲去。若是我們上太山

采地上去遊覽，或者還可以在土人之中，遇到這位會長同他夫人哩。

猿虎記勘誤表

頁數	行數	誤	正	頁數	行數	誤	正
一	七	吃他	「給」他	一一	一〇	「滲」	「慘」
一二	八	傻頭傻腦	「傻」頭「傻」腦	三四	一二	要吃	要「被」
三五	五	莫甘壁	「莫」甘「壁」	三七	三	於今	「如」今
三八	五	快樂	「快」樂	三九	二	嚮導	嚮「道」
四〇	一二	鬻弓	「鬻」弓	四四	一	烏甘壁	烏甘「壁」
五四	九	鼻觀	鼻「管」	五七	一三	芙蓉	「笑」容
五九	一〇	不道	不「知」	六〇	四	旛價	旛「價」
六四	一二	一次道	一次道「路」	六五	五	揆入	「裏」入
七一	二	顛門	「顛」門	七四	六	模糊	「模」糊
八六	一二	翻譯	翻「譯」	八七	五	刺戟	刺「激」
八七	一一	號啕	號「啕」	九〇	七	暴燥	暴「躁」

一四〇	四 我們	「他」們	一四五	一二 戲復	「觀過」
一三九	七 不往	不「住」	一三九	八 也涉	也「極」
一一九	二 起手	起「首」	一三七	七 瓜分	「瓜」分
九三	一〇 腎上	「臂」上	一〇〇	九 腕縫	腕「縫」

# 野 人 記

第一篇	猿 人 記	定價肆角
第二篇	還 鄉 記	定價肆角
第三篇	猿 虎 記	定價肆角
第四篇	弱 歲 投 荒 錄	定價肆角
第五篇	古 城 得 寶 錄	定價肆角
第六篇	獸 王 豪 傑 錄	定價肆角
第七篇	覆 巢 記	定價伍角伍分
第八篇	重 圓 記	定價伍角伍分
第九篇	寶 窟 生 還 記	定價伍角伍分
第十篇	倭 城 歷 險 記	定價伍角伍分

全 部 裝 壹 匣 定 價 肆 元 陸 角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國難後第三版

(3428.6)

野人記 虎記 一册  
第三篇 猿

The Basis of Tarzan

每册定價大洋肆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 H. R. Burroughs

\*\*\*\*\*  
版 翻  
權 印  
所 必  
有 究  
\*\*\*\*\*

譯述者 俞 天 游

發行兼 印刷者 商 務 印 書 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 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王君發)

三八四〇上

張

